

駱太史澹

然齋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澹然齋文集序

武康有四先生一為梁

沈休文先生一為唐蓋

東野先生一為我

明沈蘭軒先生又一為



駱兩溪先生蓋四先生
者弘獎風流增益標勝
咸彬之質有其文後之
好古多雅尚者嘉其出
川略其世代緝其遺文

丙崇而號之曰武康四
先生集以故四先生至
今傳不衰厥後以一世
鸞鳳為海內冠冕繼四
先生而起則莫不稱吾

師駱宗伯乾沙先生或
又有稱者曰駱世有太
史皆賓王才前兩溪後
乾沙先生云先生翱翔
天祿石渠間以斧藻鴻

業介節熱腸卓然取古
人自命誠幸得親出門
下一官徇羊吳越間時
與函丈相望竊嘗師先
生之人於議論筆墨由

外先生亦似以誠為可
教時以古人積業過相
期翹誠遂若時之從四
先生遊真歐陽公所謂
將諸身施諸事不必見

諸言者誠師先生之

不敢以詩人文人待之
今幸屬校次稍嘗一嘗
則又不敢不以詩人文
人待之也先生詩文以

自得為宗自然為趣若
入清廟必見無非法物
若驟廣陌必踐無非坦
途省兼村故能賈其餘
勇恣漁獵於千秋有禁

心故練川楮陸之平與
鷹宕龍門之怪可以互
現筆端有山川都會暢
其游覽鴻寶神冊佐其
丹鉛名公鉅卿雋流開

士歸其齒牙故能沖苞
骨立吐納如意有奇筆
而無剩字不與世俗同
噫觀止矣先生之詩文
宛肖其人者誠既不

不以詩人文人待之乃
先生之人落之然散寄
於心手毫楮間者誠終
不敢僅以詩人文人待
之也抑先生之序四友

生集也謂邑多聞人其
或觴於文墨或偏於獨
行者寘之止論惟彬之
質有其文者咏歌論議
不遇好古有文之夫子

摛摠表章往之湮沒不
無可惜吾師乎吾師乎
蓋自嘆也誠恐不遇不
如四夫子也今先生詩
第文摛摠具在紹聞德

宣張皇昭厥未嘗無人
至表章流傳附四先生
遺編崇而號之曰武康
五先生集是以望於好
古有文之夫子已

崇禎丁丑夏日豫章門
生陳以誠頓首拜撰



澹然齋存稿叙

天下有真人品而後有真
文章夫品何以辨其偽與
真曰濃與澹而已澹則泊
然無所營舉功名富貴不

足動其衷濃則馳騫於外
而患得患失之念生晚節
而改移者多矣繇此而觀
其文又焉有能庾乎

大宗伯乾沙駱公以明進

士入詞林橐筆侍從者二
十有七年其間館試代言
衡文緝史種々偉篡業已
傳播海內獨不獲秉鈞當
軸一展其蘊抱識者猶有

憾焉夷攷其故公禊躬簡
約與物樸誠而於世故則
落々率素而行委運自然
徊翔翰苑可晉躋九列可
否則拂衣去耳丘園長嘯

文酒自適焉往而不可哉
盖公生平惟於澹處得力
無所覬於世而世不深忌
之無所炫於人而人亦不
深知之故權璫煽虐公受

禍不阿已為

聖天子深鑒至於

新政起廢公僅及常格則
澹之以也公之品至是發
而為文其道術足以緯聖

真其經濟足以維世運清
貴絕倫典型斯世豈彫蟲
小技已哉余嘗訪公親造
其廬倚巖面湖烟雲滿目
翛然有塵外之致徘徊焉

不忝別公毓於斯顯於斯
投老於斯不知所得於山
川之助者若何胸次有不
悠然升沉尚足芥蒂耶在
昔兩溪先生以詞臣而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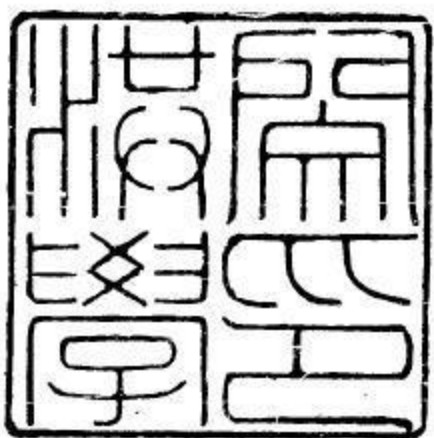
掛冠近象先公以直諫而
為名御史公厯事

四朝精忠大節至今凜々
有生氣蘇子所謂一時之
屈萬世之信非公而誰武

康夙稱文獻之邑而百年
之內萃於一門恐六朝以
來四賢不得專媿於前矣
公以澹然名其齋洵有味
乎其澹也嗣君輯其詩若

文而劇之曰澹然齋存稿
遵公志也可謂不忘先德
也已是为序

崇禎丁丑夏日烏程年家
眷弟閔洪學頓首拜撰



叙

夫人之品有他人極意形容
而不得其概往於咏譎論
謨間自為逗漏而不自知其
逼真故文章一事關乎神明

未可膚相也。端人之文必去
靡縟而追渾璞。如鼎彝在前
使人欽其寶而不可擬議。何
者無浮薄之根器也。真人之
文必洞胸達臆。開卷了然不

墮離跂鬼趣。何者其生平從
未習於險譎也。偉人之文體
裁必峻潔矜貴。以出無沓拖
紕陋之憾。何者其中無齷齪
俗腸也。余嘗持此以上下千

古百不失一也余邑文獻自
昔彬々稱盛梁唐以來二千
餘年間湮沒固自不少屈指
其人與文俱傳者亦已得四
先生如隱侯以洽聞博物擅

帷幄之贊襄貞曜以揭德振
華窮胃腎之搯擢比部鴻騫
郎署厲孤踪於一時太史鶴
立詞林振高躅於千仞其人
各有本末而要以自摹其胸

中所欲吐均有不可磨滅者
迄於今雖逖處隔世猶令人
覩遺編而想見其為人乃若
駱氏復有

宗伯乾沙先生者其人卓然

有以自立風裁嶽々未嘗苟
合一人々亦無為所齟齬者
坦衷朗度望而意消蓋立
三十年如一日也余每見先
生歸輒嘆天地何嘗不高厚

正為浮薄險鄙之徒陰陽同
異其間日相尋於傾軋以躅
踏之與先生游始復見清夷
之世界今其詩若文具在大
都抒寫其敦厚之旨與夫真

獨簡貴之素以自為一家言
非其欲為如此之風調如此
之氣格也余於是而更竊思
不遵軌於康莊不知羊腸鳥
道之舉足皆礙也不覩冠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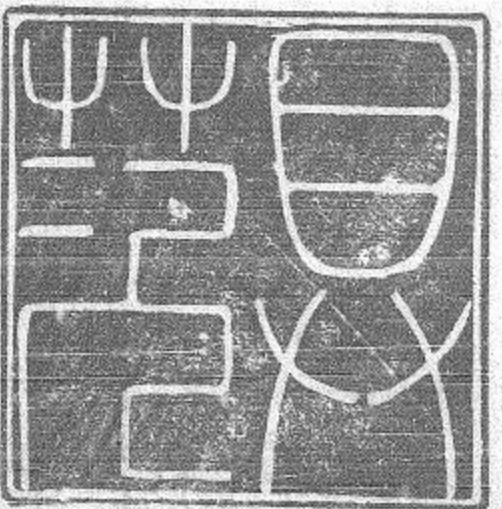
之雍容不知山鬼伎倆之勞
也不聆鐘呂之奏不知社劇
夷歌之鄙且穢也先生往矣
其人與文固將砭頑磨鈍而
炳烺千秋余蓋稔其生平而

嘗與揚扆焉者視向之曰遺
編而想見其為人其服膺又
當倍親切矣識者欲進四先
生而五之良非阿其所好曰
念駱氏實多名賢先生之後

弟侍御沆瀣先生事業文章
與先生同時輝映家聲邑乘
並為生色久矣然則自今以
往即五先生之題又曷可圍
耶惟是先生所謂摛撫而表

章之余媿非其任以俟君子
可也

崇禎丁丑夏日同邑晚生陳
乾陽敬題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目錄

卷一

詩

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排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言絕

六言絕

聯句

卷二

序

刻紫陽朱子全集序

武康四先生文集序

賀郡侯杜公擢憲副仍理郡事序

賀長興邑侯石公三載考績序

贈游明府上計序

吳興守堵公四受恩綸望雲遙祝卷

序

壽沈漳陽社兄六表雙壽序

壽李太母丘太宜人序

代賀薊遼副總兵凌冲吾擢加前軍都

督府署都督僉事銜序

墅涇盛氏家乘序

賈敬仲制舉義序

順天鄉試錄序

卷三

記

瀛洲亭記

周侯生祠碑記

沈氏祠堂記

奏

擬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奏

頌

郭汾陽大人頌

有序

辨

正直忠厚辨

銘

衡鑑銘

有序

表

擬宋以御製勤政論俗吏辨示近臣謝表

擬 皇上加上 聖母徽號禮成百官賀表

擬封礦洞罷採珠池寶井守臣謝表

卷四

論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國家之大務在恤民

策

賞罰

宗藩

才學

國用

主心

史法

戰守

卷五

誌銘

胡大夫敬堂翁暨配楊太宜人墓誌銘

廣西右叅政存燻凌公墓誌銘

聚川黃公墓誌銘

司理蘆田魏公暨配劉孺人墓誌銘

通許令舜庭駱公墓誌銘

紹楊張公墓誌銘

太康鳳芝張公墓誌銘

左封公墓誌銘

沈處士憶堂公墓誌銘

雲南按察使州來吳公墓誌銘

少叅復初黃公暨配恭人李氏墓誌銘

鴻臚恒所柴公暨配張孺人墓誌銘

先室丁淑人墓誌銘

卷六

墓表

致仕長汀令曾城丘公墓表

行畧

先府君太史公暨先妣兩孺人行畧

祭文

祭胡中丞

祭中丞項老師

奠朱相公老師

奠黃聚川年伯

祭鄭封君

奠曾城丘年丈

祭張公鳳芝

奠楊西畬文學

祭某太孺人

祭魏恭人

誥勅

巡撫南贛汀韶惠潮彬桂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唐世濟并妻父母 誥命

廣東布政使司右叅議黃于郊并妻父

母 誥命

監督天津糧儲戶部河南清吏司員外

郎施鵬并妻父母 誥命

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王念祖并

妻父母 誥命

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郎文煥并

妻父母 誥命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劉之桂并妻

父母 誥命

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劉衣錦并

妻父母 誥命

廣西柳州府象州知州劉尹鶴并妻父

母 誥命

江西九江府同知王恭巳并妻父母

誥命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葉梗并妻父

母 誥命

直隸徐州碭山縣知縣蔡一熊并妻父

母 勅命

直隸常州府靖江縣知縣劉志斌并妻

父母 勅命

通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胡自獻并妻父

母 勅命

補遺

題東泉蕭公行樂圖贊 有引

項贈君頌 有引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目錄終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卷一

武康駱從宇乾沙甫著

詩

五言古

恭和

宣宗皇帝 賜庶吉士詩

彼美中秘選不材媿遴擇昕夕抱鉛槧優游何
所得造士奚以為用之三有宅涵育復薰陶敢

國家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中央圖書館



忘 聖主澤此日究王謨他年熙庶績願下董
生帷亦割管寧席豈以獵浮名所貴在遠識中
夜起彷徨緬焉懷古昔二十有二人爛然光典
籍爾位其靖共同心惟正直庸以輔 皇家庶
幾尊 主德 聖謨何洋洋微臣敢自畫

題耐辱子坊

羸提豈好佛牛馬非從莊橫逆三自反不校聖
所臧灌園堪永日花竹況成行課耕還課讀子
弟式義方俯仰無愧忤人言庸何傷樂哉真天
民悠悠固難量

七言古

麥秋吟

清和應節午風輕五岐三穗麥壟平四顧田疇
如綺錯農人相慶說豐盈年登麥熟家家樂不
負春來力耕作手足胼胝總云勞婦子熙熙亦
不惡眼前一飽信足歡又恐從生長恨端明日

下鄉有公吏催租督稅如蜂攢麥未熟時只望
麥望到熟時仍窘迫安得暫緩今歲糧麥兮麥
兮充我腸

元宵行

長安春光此夜多煙花火樹間笙歌霞飛錦障
傾城出香簇雕鞍匝路過更聞內苑燈輪好鼇
駕蓬萊勝三島太平 天子萬年觴承明邀月
歌魚藻銀箭銅壺且莫催千門萬戶徹明開

君王樂事與人共一曲陽春遍九垓

閱宋史監門鄭俠上流民圖有感

天生斯民君作牧饑以之哺寒以燠忍見流離
之四方扶攜載路哀哀哭萬里君門不可呼叩
閤獨有鄭監圖宋主覽之長歎息新法如此民
何辜吁嗟流民盡赤子民之父母誰者是往事
千秋垂史書令人讀罷心愴爾

薊門送友人賀 萬壽節事竣還部

薊門秋色淨如練紫雲繚繞長春殿曉來聞闔
九天開萬國衣冠齊舞忭風流仙吏乘雙鳧玉
簡芝函來 帝都香燼滿袖瞻 天近聖壽齊
嵩動地呼呼嵩獻罷萬年觴匹馬西風劔戟裝
北闕星辰看漸遠東門祖帳儼成行一閱驪駒
落日催綈袍寒月照尊壘此行賸有逢迎者到
處兒童竹馬來

琅玕歌爲李母太孺人賦

君不見不見千枝萬朶春花紅須臾撩亂舞春風又
不見涼秋一夜霜風起萬卉爭妍皆已矣獨有
女貞木四時青且郁旁有桂一叢秋來倍芳馥
此桂移將植上陽上陽卉木生輝光枝枝分得
仙人露葉葉含來御苑香天香萬斛玉露溥競
羨蟾宮桂子丹五色霞明映女木枝頭萬點青
琅玕琅玕移自藍田獲種來復產連城璧觀此
奇珍良足多我因寫作琅玕歌青鳥飛來集桂

枝傳言王母宴瑤池方朔布席姬滿捧卮白虎
鼓瑟青鸞吹篴燈燃鳳腦螭膏燭盤托冰桃碧
藕絲羣仙爭獻太平酒王母不飲停杯久我爲
援琴一奏琅玕曲一飲千觴猶未足

贈周翁年伯

君不見濟南生九十授書動漢京又不見李永
和百城何如萬卷多于今汝南有周老駒齒未
落龍文蚤數奇李廣不封侯一編閉門還却掃

牀上青箱開五車牕前綠雨長春草蘭芽茁茁
香浮砌移栽上林春色麗子駿經從太乙傳馬
遷史自天官系蘭臺使者高其風青衿豈適六
十翁請從束帶易初服會見宮袍耀日紅翁言
此物何足榮一丘一壑足生平四壁圖書故無
恙滿前麋鹿亦有情余聞汝南之鄉多高士漆
雕黃憲并翁是

題陶士行運甕圖

荆州小兒笑且呼陶公運甕胡爲乎柴桑侯印
大如斗富貴何不且歡娛吁嗟陶公非好勞中
原一顧心忉忉洛陽銅駝在荆棘羯胡鐵騎遍
近郊蒼生端爲寧馨誤白日誰將臯比銷丈夫
報國軀七尺優游卒歲竟何益浪頭萬里破長
風駿足千羣驅短策此意慙慙運甕中朝朝暮
暮寧言劇吁嗟乎古人用意深復深丹青貌出
英雄心生綃半幅一把玩應教我輩惜分陰

寄題宛陵天柱閣

我聞天柱峯高高插天徑通縣圃棲羣僊何因
移峙宛陵學舍前凭虛起閣與天連檐幌朝迓
敬亭翠觚稜暮宿黃山煙半空金碧衆星列萬
里雲霄一柱懸右壓鼇峯虎踞伏左提龍首虬
蜿蜒低臨雉堞闌干外瞥見飛梁倒景邊問誰
初此巍峩閎敞之竒構風流三楚張君賢張君
爲政漢良吏尹翁黃霸何足異撫循百姓若嬰

兒搏擊豪強如鳥驚橋門弟子千百員退不作
人曰吾事學宮之前宜此閣主者聞之皆辟易
安得狺狺精衛啣木石危閣凌空起平地張君
顧瞻發慷慨當言世兮焉辭勩百萬緡錢肺石
餘千尋材木鄧林至命工數月工落成公輪愕
貽匠石驚黃鶴樓高未及半凌雲臺巧亦虛名
蓮峯總有三十二豈與此閣比崢嶸仲將題榜
雙鬢白子美盪胸層雲生宛人爲余言如此我
欲登之兩腋輕吾聞宛中之士多英俊濟濟出
爲王國楨此閣柱天永不傾張君之澤千秋萬
祀在宛覺

劉允良年丈爲管孝子索歌

祝阿才子劉真長身在金馬心高堂乞身將母
再伏闕雙雙淚落燕山月自言孝微不足道吾
黨無如管生孝管生家計到骨貧力致修滄娛
雙親百里曾挑子路米層冰能出王祥鱗旻天

何弗圖父兮疾且痛未得黃冠瓜且返慈烏哺
返哺一年如一日夜不解帶生蟣蝨籲天請代
天不聞越人反走長桑逸雞骨似王戎備禮同
和嶠素裡擾墓傍禽鳥啣花笑大節宜得棹楔
題旌賢俟下五雲詔

奉贈呂封翁少司農孝子歌

有客西周來紺瞳白皙貌揮塵高談四坐傾對
我惟言呂翁孝呂翁自少稱藐孤阿母提携淚

欲枯膝前一步一回顧枕上夜夜聽啼烏聽啼
烏心慄慄慈烏亦有返哺日爰思古人獲我心
羅進果兮陸懷橘懷橘進果未足多高堂猶自
顰雙蛾閭左有貧者其奈苦饑何倒囊開廩徧
施舍母也怡然色轉和絕裾溫嶠真堪鄙捧檄
毛義胡然喜一日不以易三公何似母子朝昏
相依倚 天子聞之表其閭過者皆稱孝子居
荀何應與翁同傳千載芳名錦不如

壽江太淑人八表

君不見見桃李芳菲忽零落女貞之木青如昨又
不見卿雲瑞靄隨風散寶婺光輝永夜粲淑人
系出相國門幼嗣圖史佩芳蓀曰嬪于江王謝
侶采蘋采藻盛筐筥手持葳蕤鑰口和熊膽丸
膝下翩翩起鳳鸞九苞六翮翔雲端爲政風流
稱卓魯入叅機密佐樞府兩越人文值中興韓
公山斗實秉衡問誰生此寧馨兒藍田白璧商

山芝荻畫蘭膏仰母慈請看機上有裁絲母氏
于今登大耋健啖無勞祝哽噎嘉平華旦綺筵
開瑤池會上羣僊列紫衣爲萊彩玉露作霞觴
祥光縹緲護高堂歲歲年年懽未央

題楊貞母冊

君不見見栢舟之婦貞且潔兩髦懷我儀百歲矢
靡缺又不見鄒母慈樂羊烈三徙訓子還斷機
七年養姑仍完節只今千載誰齊美異哉楊母

洵令哲楊母名家王氏子阿父叅藩弟太史三
載蛾眉舉案齊一朝鸞鏡殘膏毀誓從地下殉
夫君勉許堂前奉甘旨更爲千秋血食謀立孤
誠難歿易耳母兮母兮良獨苦舅姑焉依子是
撫脯高堂脫珥簪課兒丙夜手麻縷二親黃土
子青衿良人九原歌且舞古來節烈姓名馨棹
楔應題貞母庭母也避舍謝不敢忍因夫子徼
寵靈母年六十壽且寧燁燁祥光照婺星請看

華林萬樹葉飛落女貞之木長青青

壽白母七袞

秋風瑟瑟荐新涼遊子瞻雲望故鄉盧龍鬱鬱
浮佳氣散作祥光繞北堂堂中帔霞人不老女
德備兮宜壽考潔將甘旨奉姑嫜更爲夫君事
兄嫂青燈夜向手熊丸玉樹蘭蓀次第看令子
芸坡曾曳烏賢孫鵷遶蚤彈冠母言富貴安足
數還將忠孝報君父子也于今爲直臣長沙千

載真堪伍賢哉母德古來稀七十春秋日正暉
試看寶婺當空爛歲歲年年戲舞衣

題余母冊

錢清江上白如練蘭渚峯頭青一片烈烈貞風
姓字香青山白水千秋見余家阿母五十七婺
居之年三十一中間茹苦還食貧深夜緝繡秋
蕭瑟問母拮据欲何爲家殖中落母是倚上有
鬢雪之舅姑下有腹遺之孤子子讀書母辟繡

空閨夜夜聽啼鳥子今已縮天邊綬母也仍紆
地下朱吁嗟乎共伯之婦孟氏母試問芳名誰
與偶

題王贈君冊

宛委峯頭靈未薄湘湖之水清如昨先生高行
在人間萬里秋空橫一鶴彥方姓字少年欽伯
起寧貪暮夜金更有五倫稱孝友風流千載到
于今于今於越先生起往昔風流堪並美宜爾

繩繩啓後昆聯翩彩鳳河東北
紫詰鸞章未
足誇請看他年一行史

五言律

賦得玉壺水 二首 館課

愛此璠璵質虛中止水凝圓光
含月皎爽氣壓
秋凌金鏡應慙潤瑤池却讓澄
玉堂臨淨几清
澈覺堪凭

素質玄陰結盈盈透玉壺懸珠光似瑩映雪色

疑無溫潤中仍冽堅貞外自愉
提携非供玩素
履欲相符

賦得冬嶺秀孤松 館課

萬木當零落蒼虬傲歲寒
晴光開慘澹黛色倚
嶺岈鱗鬣遙偏勁菁蔥秀可餐
經時操不改千
仞振衣看

童冠同遊 館課

良辰春正暮綠野景初妍
覽勝携朋好同春得

趣偏道情天地外禊事洛陽先歸詠欣酬唱相
看可忘年

雨霽望西山 館課

西來山色好雨後轉分明青帶殘雲溜峯連玉
枕平翠微搖貝闕霽色落銀城等閒一登眺客
夢幾回清

送黃員父南還

楊柳那堪折秋風落日寒燕臺荒蘚在郢調和

歌難世事從牛馬雲霄見羽翰西泠千萬柳片
艇月中看

題方孝廉尊人冊

赤堇橫紫氣下有少微星義折馮驩券家傳子
駿經釣璜今見兆舉案更高齡怪得鳴雛鳳丹
山穴自靈

題張隱君冊三首

先生讀書處佳勝至今存卷帙山雲亂藤蘿夜

月捫故人皆不賤吾道獨稱尊千載抗山蹟風
流可具論

爲善最云樂先生德倍清馬援讓教子卜式媿
爲兄萬卷三冬足千金一諾輕僊華高萬尺不
及隱君名

明光起賦草 曉闕戴朝簪何許蓀枝秀藍田
種玉深好施真似渴昌後豈遺金九天應有露
丹詔及重陰

舟中見月

日落水聲急寒空寫影微樹殘通野火露白弄
青輝休沐承 新詔林園返舊衣主人興不淺
載月滿船歸

代題德政錄

一遇神明宰陽春萬斛賒歌薰琴按譜飛蓋鴈
隨車麥隴垂雙穗蓮莖吐四華三年如報政自
得璽書嘉

南歸舟中看月咏懷

萬里高懸鏡清光照逐臣五湖誰是長二仲我
爲隣笥有梁鴻賦囊無陸賈金一帆歸思急鶴
唳更撩人

七言律

長安秋興 二首館課

帝里朝來爽氣浮馬蹄蹀躞薊門秋蕭蕭木葉
砧聲落點點蘆花鴈影流鄉夢未成王粲賦月

明擬上庾公樓獨憐婺婦多憂思故故蟲聲四
壁愁

枕簟涼生露氣濃高梧疎影淡秋容琴書滿架
吟殘角砧碎千家度曉鐘月冷西山青薜荔天
高 北闕紫芙蓉金臺自古招賢地肯信 君
門有萬重

奉 詔修省宿院中 館課

深院沉沉漏正長夜分起坐月昏黃捫心實媿

酬 明主省咎虛云格上蒼六事責躬商祚永
一言退舍宋基昌吾 皇神聖高千古蚤晚甘
霖遍八荒

曲水流觴

館課

輕煙漠漠水盈盈點點浮漚汎酒槍碧澗流從
沙岸曲羽觴香送綠波清堪同洛客蘭亭禊更
憶金人劔氣橫一曲柘枝頻喚酒新蒲細柳總
含情

賦得桃始華

館課

東風昨夜扇青皇洞口寒林半吐芳豈有綠陰
能覆子却看紅葢暗浮香晴霞欲送含嬌靨湛
露先凝薦舞觴爲問武陵千樹色幾時開遍渡
漁郎

賦得大旱望雲霓

館課

望裏炎燄鬱不收那堪旱魃重 君憂翹瞻雨
脚陰陰動更恐虹橋冉冉浮士女欲枯雙眼淚

史官誰記一行秋九重側席歌雲漢佇見甘霖
遍九州

賦得霜前白鴈 館課

蒹葭未采露爲霜消息先傳鴈一行肅肅影連
楓葉落翩翩陣帶塞雲長相將振鷺憐毛羽乍
逐征鴻下稻梁幾點寒空飛雪亂數聲殘唳暮
煙蒼

至日用杜韻 館課

搖落那堪暮景催東風忽向帝城來乾坤欲啓
三陽令節序先傳六琯灰生意獨憐宮苑柳含
芳誰寄隴頭梅朝回況有鑿坡侶好共清吟一
舉杯

賦得雞鳴問寢龍樓曉 館課

帝城爽氣散朝暉鳳輦傳宣下紫微霽色遙聞
宮女扇雲陰猶濕侍臣衣東朝駐蹕雞初唱長
樂聞鐘星漸稀問寢歸來朝事罷東方瑞靄正

芳菲

玉河新水

館課

春開太液曉雲屯一水縈紆抱禁闈殘雪凍隨
花影散晴波碧映柳條新路通御苑流香屑澤
瀉銀河漾月輪兩岸鶯聲聽不盡新蒲細草總
含春

上苑聽新鶯

館課

上林何許最關情綠柳深深乍轉鶯枝動萬年

遷弱羽闕連雙鳳度新聲參差葉底藏還見斷
續風前婉更清斗酒雙柑興不淺詩腸鼓吹況
堪聽

雲來亭爲王木仲作

子雲亭倚泰山阿黛色遙連長白多檻外樓臺
滄海出簾前環珮楚妃過千峯落照迷青靄一
榻輕陰護綠蘿彩筆憑凌堪極目陽春誰和郢
人歌

送劉允良歸禹城

愁看楊柳聽啼鶯此日燕關送友生君自僊才
同曼倩人從詞賦識劉稹一杯今夜滹沱月千
里明朝歷下城莫道東山堪久臥螭頭供奉滿
朝傾

代壽康封君

南國春深做玳筵容臺令子錦衣旋函山青鳥
傳箋日渭水飛熊罷釣年兩世冠簪承漢寵三

朝雨露樂堯天庭前況羨蘭蓀滿五寶三何未
足賢

贈李博士之官紹興

越國山川錦繡紋絳帷開處任平分江聲枕畔
風清月嵐色簾前日鑄雲自是廣文尊博士誰
云經術讓河汾橋門此日驪聲動盡道登龍御

李君

題范氏松萱圖

南極星光切少微壽筵開處正春暉齊眉盃案
欣同歲繞膝荀龍競舞衣萱吐黃英承露潤松
擎翠蓋御霜威外臺仲氏稱觴去帶得僊人玉
液歸

送丘太史還豫章

馬蹄未是倦遊人暫乞螭頭供奉身五載喜分
藜火照一枝愁折柳條頻匡廬山色遲歸棹碣
石秋光送客輪愧我風塵猶作客因君長憶季

鷹尊

代題方問卿還青亭 二首

還青亭傍薜蘿開松竹交加覆綠苔出水芙蓉
新雨後嚙枝好鳥午風迴更於何處紅塵入但
覺無邊空翠來想像白雲能駐客却憑清夢一
徘徊

千章古木坐氤氳滿座幽香客欲醺樹杪乍穿
苔徑白林端長宿嶺頭雲歌聲霽後鶯調管花

氣風來水識紋我欲閑亭占半榻一園蒼翠任
平分

題鍾太母冊

羨君累葉沐 君恩此日祥光滿
薊門婺女夜臨南極粲天書
朝下北堂尊羽林家世千夫長
令子材官六郡掄聞道近傳青鳥信
萱花八百未須論

送江見如年丈補任豐城

彩筆江淹製錦材銅章重拜 主恩回地連吳楚
雙鳧下山接匡廬匹練開驛路秋香飛阜蓋曲
江春酒望琴臺知君佩有干將劍紫氣還應傍
斗來

送姚仲含給諫還雲間

薊門春盡柳絲垂隔葉間關黃鳥窺一曲驪駒
各分手六年金馬共棲遲鱸魚未美君先去賓
鴈還遙我倩誰此別不須營賭墅艱危政是伏

蒲時

南郊陪祀有述

一陽律應葭灰轉萬國虔隨玉冊殫壇護紫煙
開太乙燔開朱火肅衣冠五雲儼駐蒼龍駕九
奏應儀彩鳳翰大禮叨陪儼對越滿身清露不
知寒

壽沈年伯七表

曾躡雙鳧向楚飛翩翩五馬武陵歸白蘋洲上

遲明月浮玉山前振芰衣德澤流隨江漢遠靈
椿幹竝桂蘭菲只今綵服稱觴去共羨僊郎出
紫薇

庚戌告歸舟

七年載筆侍楓宸 聖主恩波許乞身畫船簫
鼓掛帆駛驛路秋香送客頻城闕連雲看漸遠
鄉園入夢興偏真獨慙許國會無補舊日林花
笑主人

九日舟中

薊門浪跡幾經秋，歲歲茲辰逐勝遊。
縹緲五雲天上迥，迢遙三徑夢中幽。
寒香夜半蓬牕月，撩亂花飛蘆荻洲。
離菊正開人去晚，孤帆何事漫淹留。

送何司空匪莪請告歸閩

四朝元老賦歸田，兩袖清風萬里傳。
壯志不隨雙鬢短，完名還任一身肩。
金陵紫氣浮仙鶴，寶

蓋青峯待錦鞵。此去耆英堪結社，勝遊不用買山錢。

壽李年伯母王太夫人七袞

二首

僊令風流李鄴侯，春暉堂上九霞浮。
筵開珠集三千履，棗實丹傳十二樓。
製錦落花常滿縣，舞斑海屋幾添籌。
鶴沙黃浦真形勝，共羨潘輿奉母遊。

青青女木閉堅芳，花甲週來又十霜。
膝下僊郎

推北海堂前壽母是西王霞綃近借斑衣色婺
彩遙含列宿光最是鳳冠宜鶴髮 新恩蚤晚
有封章

題某令德政錄 二首

寂寂柴門掩杜蘅偶從野老問春耕農家處處
栽田遍牧笛村村帶雨橫見說年來鼠雀少喜
聽桑下雉雛鳴話殘卷帙風欺亂一枕棠陰午
夢清

偶倚山樓霽色開無端詩景向人催于于老叟
扶筇去兩兩兒童跨竹來夜雨送青連隴陌春
風吹綠上莓苔若非縣有神仙令那得光輝遍
草萊

送孫鳳林由博士遷國學赴燕

孫郎閩海擅才名賦奏甘泉動漢京官似貢公
趨 帝闕學同韋傅賸家聲三年弁巘題詩遍
一望燕山爽氣清此去承明應近 主從容前

席問蒼生

贈吳去聞太史册封 秦藩便道歸壽太

夫人

銅龍曉闕拜楓宸持節衣緋捧 玉綸太史聲
名齊二華桐圭珍重入三秦乘槎滿注天潢水
過里爭看舞袖新更羨瑤池宴王母霞觴猶帶
漢宮春

南歸舟中遇雪

遙知三徑未全荒解組歸來興欲狂東閣吟梅
憶何遜北牕高枕羨羲皇短才愧乏陽春調逐
客偏携白雪香一望瓊瑤渺無際冥鴻到處任
飛翔

北郊陪祀

祥開方澤躡躡 聖主精虔祀事通芝檢玉符
趨太史黃琮蒼璧秉元公衣冠舞蹈彤雲裏臺
殿參差瑞靄中大禮叨陪空愧切甘泉獻賦有

楊雄

又

大禮叨陪肅隊行
雨師灑道徹嚴更
驚傳鳳輦披雲下
忽覩龍旂耀日明
往歲南郊呈瑞靄
今晨北社報新晴
分明帝德孚靈貺
願掃烽煙賀太平

和丘太史

殿試讀卷作

曉日曈曨金殿開
緋衣玉佩鴈行來
風雲會合

真奇邁甲乙親題總

帝裁展卷文章成
五色

聯班侍從列三台
近臣快覩

天顏喜亮采於今

得俊才

和丘太史叨陪

視學作

朝來瑞靄滿虞庠
玉輅傳呼出建章
千隊羽林清輦路
九霄仙樂奏笙簧
儒臣論道承天寵
多士環橋識聖皇
盛事百年今再覩
祇應作頌獻

明光

送許幼度之官

風流玄度少知名，廿載交遊是弟兄。
白璧未看荆岫出，黃金翻向薊門傾。
官從百里知仇覽，賦就長門見長卿。
燕市相逢容易別，一枝楊柳不勝情。

崧高捧日爲高中丞題

中丞山東人

海內名山岱嶽尊，巍然一柱奠乾坤。
擎天仙掌紅雲繞，出世真人紫氣屯。
漢閣麒麟臨海甸，堯

階萸莢映朝暎，懸知閭闔傳新露。
南極祥光徹帝闈。

壽某尊人

南極祥光燭少微，靈椿老幹狎霜威。
六朝甲子雙青鬢，四葉兒孫五色衣。
野鶴形容疑得道，海鷗伴侶總忘機。
象賢又是神仙令，玉鳥凌空萬里飛。

五言排律

賦得華承露掌

館課

千雲迎玉液逼漢抗金莖旭日天中麗流輝分
外明羲車倦掌過烏影玉盤清極北光猶射沉
西勢可擎九華山映翠五色露含英願比高懸
鏡敷天照隱情

賦得春鳥隔花聲

館課

何處韶光好皇都淑景新林間藏舌巧花外送
聲頻百轉疑求友低翻似妬人金衣穿葉出玉

管隔枝親慣逐香風度偏宜上苑春好和陽春
曲間關更爽神

賦得草色遙看近若無

館課

帝里韶光好萋萋草色新芽抽疑柳眼影動似
花茵入望平鋪碧侵堦細簇鱗柔姿偏向暖嫩
柳不禁春帶雨黏香屐和煙籍玉輪乾坤生意
滿極目但芸芸

萬壽聖節

賜百官寶鈔

館課

秋色 皇都敞祥雲貝闕浮蕙開方八葉桃實
正千秋六膳金仙和三漿玉女羞呼嵩歡正合
頒賜禮偏優楮幣來中使恩光拜冕旒微臣何
以報金鏡錄堪收

題呂太母淑人貞冊

嵩嶽鍾閨秀貞風世鮮儔兩髦維我特一歎復
何求無奈諸孤藐還爲續世謀辟纁霜夜永畫
荻雨聲愁胤子方存趙聞孫復倚劉半生茹荼

苦再世振箕裘大節聞 金闕 天章下玉樓
華褒猶未足青史耀千秋

魏中丞雙壽詩

簪履崇明德儀刑屬老成清風高布素勁節是
平生孝友周張仲文章漢長卿三河持斧鉞九
野賴澄清況有齊魯侶相將比翼鳴圍碁怡謝
傳簫管弄秦嬴美玉藍田出青藜太乙明瞻雲
情倍切舞綵緒還縈驥尾聯兄弟蟲吟抵竿觥

雙雙南極宿燁燁百年晶

書顧貞先生遺事

昭代崇名德吾儕仰典刑安貧能試象好學幾
囊螢大孝天回竊千金暮却腥陳蕃曾下榻劉
向故傳經令子承家學清時對大廷仙鳧飛鳥
遠深瑣曳裾青鳳詔褒廷訓龍光照夜扃風流
殊未謝俎豆更升馨先生名德在山水共精靈

代題德政錄

仙令雙鳧下陽和遍地來中牟春雉狎合浦夜
珠回玉宇懸空鏡秋旻淨點埃西雝能造士東
閣或醅梅桃柳沿溪植潘花滿縣栽琴聲山月
靜麥穗午風催拔韭任棠意投魚宓子才稻田
無螟螣獄櫓有蒿萊蘭桂森森發棠梨處處開
前谿深百尺遺澤共悠哉

七言絕句

聞砧四首

館課

風露淒清畫角哀滿庭月色獨徘徊寒蛩四壁
吟愁絕一片砧聲何處來

欲寄征衣萬里餘閨中少婦意何如可憐擣盡
霜前月不見桑乾一紙書

滿目黃雲瀚海秋清砧一拭淚雙流西風不解
閨中意吹盡寒楓片片愁

萬里征夫衣政薄一天霜色漏初沉子規叫月
猿啼峽不及金閨一片砧

憶江南梅花四首

館課

三年踪跡滯京華短笛愁聽吹落花閒却故園
雙玉樹含情亞水一枝斜

客牕夢破曉鐘寒贏得江梅一夜看似怨主人
不歸去蕭蕭瘦骨倚欄杆

綴雪枝頭春澹澹籠煙深處鳥娟娟遙知花下
堪吟賞一片孤山月正圓

月下新粧記不真香風暗度玉嶙峋酒家曾共

青娥語只得羅浮一度春

題曾太史清美亭八首

長松蔭屋水縈迴松下棋枰竟日開局罷小鐺
茶政熟煙雲一片送青來

疎簾湘簟午風輕人靜惟聞落子聲但使主賓
成一笑旁人不必問輸贏

清美亭開二仲過主人幽興却如何滿枰松月
棋初罷一枕花間酒半醺

綉林山下茆亭幽長夏松風似九秋白石蒼苔
人坐穩青霞一片局邊流

薜蘿深處裊香煙剝啄風流太史偏旁有白頭
人指點前身應是爛柯僊

點點青螺矗遠岑菲菲綠樹落輕陰流鶯似解
幽人意却向棋邊送好音

白雲去住鳥飛還棋局相隨歲月閒況有玉堂
人戲綵逍遙端不讓商山

閑亭面面護湘雲一局敲殘日欲曛醉後客歸
還囑付明朝花下又遲君

題杜宜人節行錄 二首

寒蛩四壁短檠孤教子唔呿手辟纒借問錦衣
歸里日堂前屈指舊機無

才子風流漢署郎況憐蘭桂儼成行不緣阿母
丸熊苦那得家聲若箇長

答上于年丈 二首

尺素飛來五色雲天邊鴻雁怨離羣年來學得
稽康懶渴殺相如總未聞
厨中剩得玉梁糕蚤韭春來又長苗況是屠蘇
香甕滿君來痛飲讀離騷

贈王木仲取妾 二首

桃花不及美人粧翠羽爲裙明月璫一笑嫣然
翻舞袖春風醉殺北中郎

風流逸少正佳期買得如花二七姬笑殺如椽

太史筆那堪粧閣畫蛾眉

送姚罔卿元素之官金陵 二首

十載金門供奉班 新恩忽自五雲頒 居然伯

罔承周命復道相如出漢關

星切上台稱九列 牙臨幕府接三山 遙知孫楚

梅無恙觴月何妨數往還

吳太史請告將母贈行

吳郎非是倦遊人 暫乞鵷班供奉身 墀日曉銜

將母疏宮花香趣彩衣新

蓬萊仙宰

青天削出玉芙蓉 道是蓬萊第一峯 仙令只今

飛鳥去歸來 驄馬健如龍

有感

攬甌當年事 有無休論牛馬任 人呼道人磨得

心如鏡 懸着秋空照八區

詠徐大夫素履十二圖

庭闈受業

鴛鴦湖畔少微星亦課桑麻亦授經只說三何
原是鳳誰知振羽自趨庭

泮宮發軔

年少芹宮喜曳裙天教鬼物護真如只今事業
轟如許肯忘當年發軔初

兄弟聯登

爭傳桂子月中栽雲路紛紛集上才誰似君家

稱二陸廣寒竝折一枝回

率子瞻天

五馬翩翩入帝都曉瞻闐闔效嵩呼鷓班鷺
序知多少爭似君家挾鳳雛

持節平番

九千精騎陣成雲袖裏相如論蜀文一曲鏡歌
朱路發多君談笑淨夷氛

奉詔掄材

漢家重營長樂宮徵書十道下巴東安得良材
奏膚公石楠文梓邛峽中邛峽綿亘望不窮七
盤九折何龍窾瞻者長歎憂忡忡叱馭慷慨王
尊忠瀘水蕭蕭渡北風循崖歷坂捫蒼穹荷篋
戴笠零雨濛託身岩洞燔枯蓬絕壁哀嘯遠與
狻驚濤萬尺枕飛虹千里間關鳥道通那知大
噪番夷訐要索金錢如聚蜂片言解散賴唐蒙
伐木許許梁棟充找箱拽挽人謀工噫嘻黃嶺

崇復崇盤迴百轉斷翔鴻馬牙黑石不可礪徒
此千章材蔽空仰天一呼天爲恫告言山脊脆
可攻巨靈鼉鼉五丁雄須臾成路康衢同路已
闢兮愁更怵枯魚望河山萬重雨師大怒鞭靈
靄溪流衣帶忽成洪水奴掉頭似轉蓬一朝鱗
集瀘之溲尚方材似鄧林藁強半神輸來漢潼
鳳闕新城喜棟隆勞臣僉讓掄材功黃金璽書
降蠶叢問誰盡瘁殫厥衷嘉州刺史偉長翁

持衡拔士

漢家多士長卿才盡自文翁化蜀來祇爲天閑
收駿骨公門桃李未須栽

靖海揚戈

南海鯨翻濤似雪樓船將軍大刀折前箸籌來
海不波南陽徐穉真人傑

奕世承恩

五臺山下紫雲橫簪紱天來奕世榮 聖主恩

深何以報丹心一片日邊傾

待漏聞臚

十年辛苦報恩身乞與湖山作主人豈是老臣
忘戀闕家駒千里已克陳

歸田課孫

解郡歸來數卷書田家滋味樂居諸七章家訓
貽謀遠馬援看來教似疎

賓筵介壽

虞庠盛事啓賓筵上客南州徐孺賢翁壽不須
祈大斗頌聲猶自滿西川

六言絕句

春日館中卽事 四首

亭上一簾新雨池邊幾點遊魚日永東風澹蕩
瀛洲散步何如
何處泉聲汨汨玉河分得溫湯更有關人如許
傍堤楊柳初黃

春色玉堂深瑣圖書東壁初開漫道光陰可駐
銅壺銀箭頻催

鶯聲花外猶澁草色牕前政青搔首陽春一曲
博山爐火浮馨

聯句

擬唐文皇誕日寓弘文館舊臣十八學士

於內殿聯句

栢梁體

館課

賡歌喜起慕虞庭

文皇

股肱惟良元首明

杜如晦

願言同心佐太平房玄齡 豈以文章獵寵榮虞世南

博通圖史祗虛聲褚亮 大節還同皎日盟姚思廉

丈夫報國七尺輕李玄通 賦詩慷慨復談兵蔡允恭

自媿鷓鴣來帝京薛元敬 批鱗折檻吐丹誠顏相時

牙籤午夜擁孤檠蘇勗 還通賓客恢帝紘于志寧

酒狂非是學劉伶蘇世長 敢云倚馬似袁宏薛收

倉曹肉譜舊知名李守素 高談名理四座傾陸德明

為儒但恐墜家聲孔穎達 依經辯折拜明卿蓋文達

濟濟同稱萬壽觥許敬宗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卷一終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卷二

武康駱從宇乾沙甫著

序

刻紫陽朱子全集序

館課

文章通乎世道者也德之休明士皆尊經學古
罷絀百家統一聖真則其文必粹然一稟爲雅
馴可以輔經翼典嘉惠後學德之陵夷道術蝕
於異端游言繁興競立門戶以相矜詡則其文

必離跂以爲奇鈞深摘隱以爲高驟視之似燁然可喜實則叛經而賊道故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也者人心學術盛衰之候也道統自孔孟後無聞焉漢儒表章比於爝火至宋濂洛關閩著矣要以漱六籍之芳潤究理學之大全集諸子之成繼如綫之緒競推轂紫陽云紫陽著述汗牛其註疏或問綱目小學諸書與經史並行於世者亡煩蒐輯至若遺言語錄碑銘

傳記奏疏賦頌之屬及感悟吟咏與夫一切雜著雖各有成書顧散而未合學士或偶覩一斑未竟全體識者憾焉觀滄海者必欲窮其汪洋之勝覽都邑者必欲盡其巨麗之觀是用彙而編之名曰全集就剞劂或曰茲集也以其載道乎抑以其文也曰文與道非二也夫子曰文不在茲乎合可知已文不合乎道雖菁華溢目高者入青天深者入黃墟於世何補彼莊列駢到

之流洎先秦兩漢之業非不擅長藝文爲伊咭
家質的然而有識之士直雕蟲之紫陽學務窮
理力行以踐之尤以主敬爲本精一執中之脉
蓋庶幾焉夫明珠生而碯岸不枯良玉韞而林
木潤黷道德積而文章炳煥以故無意爲文而
文自工成信而書之成聲而歌之無之非文無
之非道故足術也 明興闢文崇化廣厲學宮
文章之士龍興鸞集類欲軼西京而上之寘唐

宋不足道而深識過計之臣或謂人心日溺學
術日卑愀然爲世道長慮思挽而維之夫欲拯
習俗之敝壞稟先民之準繩定世儒之宗尚興
千聖之絕學于以登閣大猷共遊淳化則有紫
陽之文在是爲序

武康四先生文集序

四先生者余邑武康人梁爲沈隱侯唐爲孟貞
曜國朝爲沈蘭軒比部家兩溪太史也直指
楚楊公修齡按浙采風問俗徵余邑文獻于家
弟象先象先以四先生對楊公因蒐其遺集屬
邑令禹門張侯梓行且爲文叙之矣張侯謂余
亦當有言余惟吳興諸邑強半澤國或踞萬山
而武康獨介居山水間計峴千常風渚萬頃羣



滄然有積
卷二
峯疊翠衆壑爭瀾其鬱紆精采之氣厚苞而怒
泄固宜有清曠拔俗風流弘雅之士出焉與之
相掩映而四先生其較著者云休文賦詩工麗
五言更優故自獨步一時謂江范才盡級微故
休文得以擅美殆非通論東野詩昌黎稱其神
施鬼設以母強應制一第卽歸仕宦菲薄揭德
振華之稱不至阿其所好蘭軒先生察獄多平
反乞身之日囊無長物里居不殊寒畯慙慙乎

篤行君子也而家太史在中秘有駱五言之名
未艾懸車蕭然四壁繇斯以譚四先生在孰挾
偏長孰居雙美千秋月旦則吾豈敢要於山川
靈氣之所苞毓未可用乙論也余因是竊有感
焉武康故著邑多聞人其或觴於文墨或偏於
獨行者姑冥亾論而雲禎博通經史高蹈不羣
國衛克傳家學大節章灼兩君子著述甚富不
遜於休文可謂彬彬質有其文者矣豈無咏歌

論誤可當一家言者而蒐之不得遂令上下千餘年間採擷遺編僅得其四豈不惜哉假令四先生者不遇好古有文之君子捃撫而表章之安知繼今以往不有與前人之業俱湮沉者乎夫人文不章卽山川闐然無色茲刻也表文物以光邑乘揭先民以詔後學蓋餘英石脇實式靈之余故忘其固陋而欣然續題其簡端或曰休文節愧袁何點染榮利何以得列于先生之

林余應之曰四科不廢文學卽休文可知口

賀郡侯杜公擢憲副仍理郡事序

郡侯雲間杜公秩且滿當遷去郡人自薦紳及父老急走中丞蘇公所頓首請曰吾郡生靈所以之死而致生之者杜公也乞魯借寇惟公爲一郡生靈計中丞曰諾立疏請擢公以憲副銜仍理郡事 聖天子睠顧東南報可於是屬州若邑之長徵余言以賀余不敏竊惟公之德政更僕未易數請首舉其大且難者則倉皇定

變之事蓋自封疆多故民易生心姦民葉朗生輩陰蓄異謀連結吳越亡命之徒可數十百人期日同作亂先是有假余山僞號大書而榜于府治譙樓之上者曰大兵且至矣余山海島也有盜魁焉賊蓋挾之以撼衆至是謀益急公廉得幾微輒先其未發而密擒之鞫之具得其本謀洎遠近黨與主名時城中大震幾鳥獸散公急馳請之幕府得兵六百分布守護以鎮壓人

心檄屬邑戒嚴以防嚮應乃獻俘轅門傳首郡中而諸隣郡因各獲其部中之賊黨法之而後人心乃翕然以定公於是劫恣于陬破散餘孽水陸要害之處柵而守之日夜惴惴圖善後之策人心乃安當賊之就擒也距舉事期僅三日耳微公先發一呼四起吳越數千里之地流血成川矣蓋東南半壁幾碎而卒完者公之勞也公德宇隆寬器識沉毅爲政清靜一意與民休

息一蔬一粟不取諸民堂皇肅穆左右不得矚
意胥吏胥與臺阜隸之屬凜凜稟教勅惟謹率
尉持大體獎美蔽過務成全人民有訟者訓之
以讓勸之以睦有感悔而去者聽斷必霽威嚴
使得盡其辭而諦察之多行法外之仁似子羔
別人而人感接士大夫和氣可掬至非意相干
未嘗輕爲許可講鄉約課諸生皆設誠而致行
之不徒爲文具而已亂賊一獄最易株連公止

縛渠魁不及一無辜人尤快之一郡稱爲神君
方之周茂叔焉昔虞駿守吳興王茂弘稱之曰
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
駿兼之宇不自量竊謂公秉羔羊之節布甘棠
之政嶷然古大臣之風可謂有公望平居雍容
揖讓絕不露威稜一旦臨大賊馘醜除兇咄嗟
而辨可謂有公才今三韓夜郎之間疆事破壞
如敝絮至塵 聖主拊髀元老仗劍尚未得

其要領浸假付公以節鉞之任叩囊底智足以
辦賊韓范之威名寧足爲公詡哉竊意 廟堂
之上當有爲天下生靈計者

賀長興邑侯石公三載考績序

長興於湖郡爲望邑俗故樸直而剛嶽嶽尚氣
誼行道之人爭鬪不直者羣起而誅之浸淫至
今而俗小變大都厲燧氣悍而難下易以犯科
強宗大姓或以內獻爲谿壑間左桀黠以氣力
食於里中甚之持官府短長訟獄煩興盜賊滋
有賦多逋負或乾沒不可勝詰積案牘如山三
年之內連敗二令赴主爵選者且視此邦爲九

折坂矣而黃梅石公以世家名進士來尹茲土未朞月賢聲大噪御史臺交章薦公宜瑣闥之任閱三載報滿考署稱御史臺以聞得旨下部司勳按甲令而馳恩焉於是州若邑之同寅者循故事稱賀而徵文於余余故稔聞公賢然家去長興十舍而遙慮聞之不詳不核乃屬客往諮之歸而爲余擊節歎曰賢哉令也入其疆民曰樂矣煤禁弛矣吾儕有以謀朝夕

矣盜賊屏矣天罡除矣無暴苦我者矣天罡者里中豪也入其邑民曰樂矣強宗斂手而投獻之風息矣遊冶之徒爲橫於市者去而修本業矣窺其庭肅而不譁矣苞苴不入矣羨餘不進矣案無滯牘矣訟獄衰減矣且也冗役革矣冗丞得請裁矣且也徭役平矣積貯廣矣錢穀犁然核矣咨語未畢余不禁欣賞而颺言曰賢哉大夫其廉潔無私則孔奮之長姑臧也爲歌唐

風曰揚之水白石粼粼言其清也其鋤強戢盜則祭彤之長偃師也爲歌羔裘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言其斷也其弛禁儲粟以振窮民則袁安之令任城也爲歌下泉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言其德澤下究也其刑清訟簡政化大行則牟融之令豐也爲歌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言其治成而民頌也客曰未也有進於此者吾視其城垣增築而固矣且日簡兵而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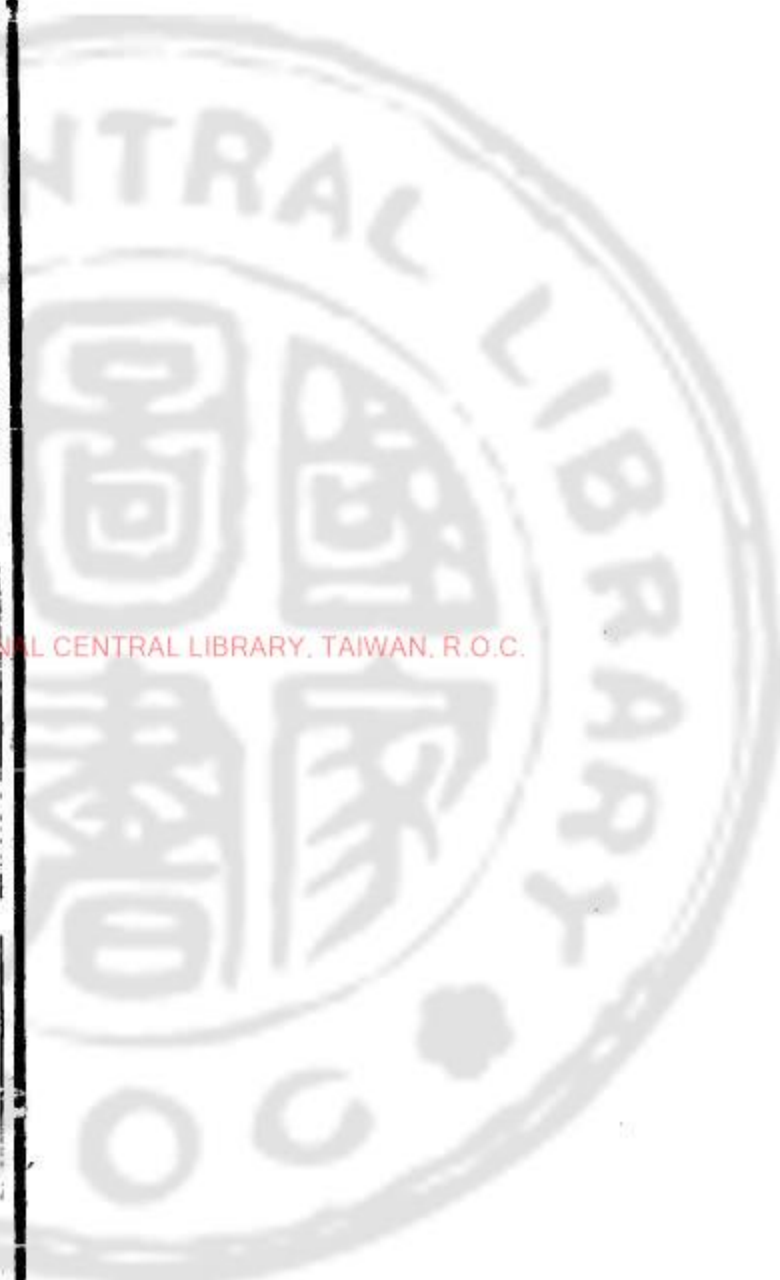
討之守衛實矣且保甲之法嚴而姦人無所容矣余瞿然起肅衣冠再拜而賀曰賢哉大夫是楨幹之才也社稷之固也今天下疆場糜沸內地豨突鄆城之亂齊魯爲墟姦民幸變相煽所在蠢動葉朗生之事可鑒矣矧長興枕太湖故稱盜藪余山大憙聲息狎聞有如狃處堂之安忽衣袵之戒一旦難作或攻其外或應其內其何幸之與有且一邑危而一郡震矣公愀然遠

覽內飭武備清姦細而外固金湯上策伐謀善
建不拔公之勛勳大畧此一見斑而他日之樹
立可知也公之尊人嘗開府雲中矣顯允壯猶
於今爲烈昭前之令德而加之以光明公何讓
焉則又爲歌鴟梟曰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善
防也國庸章矣則又爲歌江漢曰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言善繼也家伐世矣肆當報政
天子嘉迺丕績寵以 絲綸賞延於二世豈有

私焉夫有所受之也則又爲歌蓼蕭曰蓼彼蕭
斯零露漙兮言其上承而下濟也天地交矣客
曰唯唯誠如子言遂潘筆以授徵文者

贈游明府上計序

往松陵周侯之來治武也因民之疾苦順流與之更始困者蘇路者起懽呼踊躍之聲徹乎四履之外比其去也而士若民刺刺然不勝其私憂過計若曰吾不知繼之者之奚若也已而莆中游侯至初下車通國聚而觀之曰玉立而溫矣已而引見士大夫及父老挹其風裁聆其談吐曰英暘而肅矣已而親簿書理錢穀視獄囚



聽詞訟曰精辨以敏矣慈惠而斷矣蓋數月而
懽呼踊躍之聲較昔不殊焉夫解倒懸者易爲
德治不病者難爲功前此解倒懸者也今則病
已起而溫補滋息之者耳而何以得人心之深
且易也此其故可思也侯今以上計行有日矣
士若民復刺刺然若不能數月之免於懷也者
而謀所以贈行而徵言于余余不敏顧職在簪
筆且吾邦之賢大夫也周書曰民有好惡小得

之則喜大得之則樂樂則譽譽則鋪張揚厲之
以暢其情武之民樂矣余卽不工譽可令情鬱
而不暢乎於是揖諸乞言者而進之問曰夫計
者謂計其入官以來之治狀以聞之 天子

而殿最焉者也吾儕試摹侯之所上治狀何等
豈不曰簠簋飭與聽斷平與催科緩而國課辦
與馭胥隸嚴而撫民寬與發姦摘伏若神與閭
左豪暴望風屏戢與蒲博遊閒之民去而脩業

與盜賊衰息與士興于庠與農狎于野與僉曰
然余曰是侯治狀之顯者也夫顯則易見微獨
吾儕知之卽旁邑之人皆知之微獨旁邑人知
之自郡守監司以至蘭臺使者皆知之若然又
奚俟吾儕鋪張揚厲之爲蓋侯有卓犖不羣之
風度二而前所臚列不與焉侯賦性誠一表裏
洞然愛人出于肺腑絕無粉澤人卽以情籲往
往色弗許而陰爲之地不見德亦不任德視言

語煦煦而卒乏實德者猶蹄涔之與深淵也侯
起家名進士才諳過人令養不鎮浮器非大受
將視遠足高藐前人制度紛更四出矣而侯獨
冲然有以自下前人之善政墨而守之且推廣
其所欲爲而綢繆其所未備而武益大治繇此
言之奚惑乎得人心之之深且易哉懽呼踊躍
雖倍昔可也嘗觀古來大臣必有一段樸愿篤
至之氣然後可以當大事又必有同舟共濟無

人我相之雅韻而後可以奏大功而我侯有焉
異時登朝豎崇閣不朽之業實以治武爲濫觴
今茲上計卽考功署最尚方賜食太府賜鑑寧
足爲侯詡哉諸乞言者唯唯遂書之以贈

吳興守堵公四受 恩綸望雲遙祝卷序

夫士也膺專城之寄而治效不章無以答知遇
吾惜其爲臣身都無仕而 恩命未馳無以報
罔極吾惜其爲子若吳興郡侯堵公之爲臣若
子也可艷慕焉公以名進士起家清苑令用治
行高等擢度支尚書郎出守吾郡其懸絲之節
解網之仁烹鮮之理 給之材卽更僕未易數
不具論論其大指在提挈綱領帥先僚屬不喜

塗飾炫耀以張耳目爲名高而務爲廣大清靜之理人情大和昔漢本始中俗吏尚嚴峻而黃次公獨用寬和治常爲天下第一致位徹侯是後元康神爵間良二千石最盛如朱仲卿邵翁卿之屬項背相望號稱中興皆昉于次公公爲政大類此用是譽望日起甲于兩越通籍以來四奉 恩綸褒及所生 天寵洵加縉紳所希遘至愉快矣廼公以二親遠在千里子舍久虛

徘徊瞻望有狄梁公白雲之想焉於是郡中士大夫競爲詩歌以紀其盛累積成卷而屬字序之字不佞拜命之辱敢從諸大夫之後拜手而颺言曰仲尼有云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夫顯莫顯于絲綸名莫美于循良假令公戀戀膝下舞斑稱觴爲壽洵樂矣而 綸褒之寵闕如卽丹棗如爪水桃如斗燃螭膏以照筵挹瓊漿以荐笋恐于子情猶未愜也繇斯以談公之治郡有

漢黃風稱天子子惠元元之意不負國矣公之事親能以功名顯貽親以世世不朽之榮不負親矣昔蘇子瞻平生不輕許可獨以得序范文正集爲榮宇於子瞻無能爲役乃得擲管表忠孝之大節紀我邦之盛事爲士紳之美談是以不揣固陋而妄贅一言于卷首其爲榮不亦多乎

壽沈漳陽社兄六表雙壽序

余與漳陽兄舞勺結社迄今二毛交莫逆今歲漳陽兄年登指使重九覽揆而嫂氏年相埒長日十三齊體雙耆親知艷之競稱觴爲祝而徵言於余余唯唯曰微諸君謁余亦將言之漳陽兄少負雋才爲文援筆立就快語如霏在舅弟中遊庠獨蚤殆稱白眉乃伯季相繼取高第致位通顯而漳陽兄以韋布老天道若張弓抑揚

參半詘於遇必信於年余知兄之壽未有涯也
漳陽兄工吟詠遊履所至輒登騷壇尸其牛耳
居恒寄情山水詩酒自娛絕一切櫻寧伐性之
事是用春秋日益進而神日益王氣日益和余
知兄之壽未有涯也且父侍御昆及季皆叅知
貴介矣乃雅尚沖素所居僅蔽風雨布袍蔬食
人不知爲勢家子佛子惜福天道益謙余知兄
之壽未有涯也而嫂氏才而賢舉丈夫子八復

爲兄置造二人專侍巾櫛而身自筦葳蕤鑰拈
据生事丸熊課子含飴弄孫造舉子愛之如已
出綽有樛木螽斯之風焉大德必壽又寧有咎
莫乎今英昆倍五寶具有文譽試輒冠軍行且
聯翩鵲起昭受 絲綸于時圭組盈牀舞紫衣
之綵薦金莖之露而兄偕嫂章服煌煌鞞然而
進爵望之若神仙然於都哉昔梁孟揚芬賢矣
而不聞其並壽龐家翁媪壽矣而不聞其多佳

兒兼而有之豈造物之私兄哉夫有所受之也
余諗篤舊盟好聯世講躬逢勝事不能以還丹
大藥冰桃火棗諸不可致之物爲壽亦不能以
彭錢王母蕭史弄玉諸不可得見之人爲諛第
述兄家休美一揚厲之以當一卮

壽李太母丘太宜人序

余嚮者承乏銓貳得與銓曹諸大夫習諸大夫
謀爲考功君李太母壽而徵言於余余不敏謬
職珥彤夫宣序母德以章閨勸非彤管之職與
矧重之以諸君子之命其何敢辭昔闕宮美僖
頌及壽母夷考僖母成風賢母也觀其稱周禮
慮周禍啓口而心王室豈婦人女子者流僖公
之賢母實成之假令壽而不德一長年嫗耳卽

酌掌露爲上尊分法膳爲嘉豆以效觴祝榮於
何有而詩奚頌焉而以觀於李太母何如矣太
母幼失怙事母致孝迨室李卽迎養於家娛侍
備至性好施隣兒村嫗疾者療之饑者周之里
中稱仁焉初隨考功君司理新安每聞讞獄多
平反輒加餐有雋母風迨考功君晉天官就養
京邸祗徐聞遼警或勸母且南轅母曰子食其
祿母避其難訓忠之謂何大義凜凜賢於鬚眉

丈夫遠矣考功君休沐歸母一意貽謀樹德葺
塋祠以崇孝饗造橋梁以濟病涉築城垣以扞
族黨遠祖鈞磯公抗義胡元世澤已斬爲建祠
而祀之種種懿美雖考功君不憚拮据以就之
乎實太母命之也繇斯以談太母之賢視成風
奚讓焉昔韓康伯之母知吳隱之賢屬兒異日
若居銓衡宜錄用此人康伯竟如其言隱之遂
顯名當世而韓母知人之名亦不朽矣今振鷺

充廷寘鴻集闕豈少隱之其人者考功君旦夕
筦銓政方且秉山裴之鑑闢登瀛之途崇恬抑
競獎廉汰墨以風勵百寮令正直吐氣媿阿屏
息凡百有位計靡不赤心白意以弼成 聖
天子維新之治考功君業日弘位日峻太母之
名不日益章灼乎哉今太母春秋七十有一矣
步啖甚健視聽不衰今而往凝和歛福歷耄耄
期頤以躋上壽曳翟扶筇斑斕遶膝圭組盈牀

卽王母少廣之從容殆不是過嚮所稱韓雋諸
賢母又瞠乎其後六余弗獲偕諸大夫登堂以
稱壽學不腆之辭第卽太母之所以成考功君
與考功君之所以顯太母者表而出之見母以
德壽子以德壽母世稱人瑞史紀德門慶莫尚
焉庶幾太母鞮然而進一卮

代賀薊遼副總兵凌冲吾擢加前軍都督
府署都督僉事銜序

國家之戎制內設五軍都督府以整搦六師擁
護根本而外設鎮守叅遊等官以防詰寇盜扞
衛封疆于時武士之吏于內者擗然開府輦轂
下稱 天子爪牙秩尊而寵優而吏于外者建
牙豎纛宣揚 主威易以功名顯迺始有魁梧
竒杰之士謂權崇班優游國門曾不若得當一

面者之足以自見而或者又竊艷夫聯班樞府
之爲榮蓋內外交重焉冲吾凌君以薊遼總兵
副擢兼前府署都督僉事銜是外都宣威建功
之便勢而內享養尊處優之榮名豈非 殊恩
異數也哉於是其僚友相率稱賀而徵辭于余
余作而問曰凌君何以得斯擢也曰以督撫兩
臺交章薦可屬大任也曰公等能具言凌君之
所以可屬大任者乎曰凌君初受易已學禮輒

棄去曰丈夫非北勒燕然卽南標銅柱耳安用
此蟲技爲卒以能挽強閑韜畧成武科進士累
功至今官曰壯矣然而恢奇慷慨咄嗟自豪者
可能也曰凌君之治兵薊遼也嚴刁斗遠斥堠
往往枕戈而寢與士卒分功以故所轄地虜不
敢躡入海上晏如曰勤矣然而慎守筦鑰苦身
行間者可能也曰凌君至性過人內行淳備父
遺藐諸孤四卵而翼之迄于成立官中州時念

太安人春秋高謀棄官歸當事者重其材而賢特委曲成全之余乃慄然正襟而賀曰孝矣哉真可屬大任矣大都爲將者智勇易忠誠難智勇之將子以料敵出奇舉旗斬將可矣而或身家之念奢功名之心盛柴棘橫生蚌蘖滋起譬之小犢積轅而走耳彼所爲忠誠少也夫君親之等恩久矣凌君以其所以體親者而體國乎撫循士卒必爲分賞賜共食飲之李廣而何

至勝餉以自肥志滅天驕必爲不肯治第之驃姚而何至徇載以媚虜苟利于國必如趙營平之堅守便宜而不爲首鼠以避議上功幕府必如狄青之寧失智高而不爲詐諉以徼寵克敵論勲心如馮異之屏居大樹而耻自理以爭功何者蓋忠誠一念所灌輸者厚而靖其者篤也操是以往寧第封疆是藉卽根本重地實克殿之而況于么麼小醜如建酋宰賽倭奴等而直

爲此凜凜耶功成緊 國家且厚報爾詩不云
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凌君勉乎哉慎毋孤

聖天子殊常之 簡命

聖涇盛氏家乘序

余每讀史至忠臣孝子之事其志烈其情悲輒
低徊太息唏歔不能已已間有得于長年故老
之所傳聞郡邑志林之所紀載而史佚而不書
或爲纂脩者刪去輒爲憤懣惋惜竊媿備員史
職顧不能脩彤管之業論次而表章之也嘉禾
盛恭伯長憲以家乘示余余讀之卒業其啓後
之哲繩武之賢煌煌乎照耀簡編爲故家望族

冠冕矣而竊以朱張氏進義校尉公恂梅趣公
穹壽尤足紀焉宋至崖山人盡知亡矣一切武
臣宿將鳥獸散畧盡而進義公位不過二千石
未蒙特達之知獨臨難不去率師勤王卒與陸
樞密同日溺以彼其精忠大義卽視李廷芝劉
子俊諸烈士奚遜焉而是時其子梅趣公尚幼
聞之嚙指殞而復甦旣長工屬文隱身不仕以
成先志營衣冠兆于聞湖思至必往而時格于

陽侯之波乃堤而梁之且亭其側於是道湖省
墓無所阻淚栢之號時得展焉嗚呼何其情之
惻怛而深曲也夫以進義公之忠也梅趣公之
孝也法得書之國史祀之睿宗用以彰往勸來
昭示無極乃闕焉無聞第於郡志中少見其崖
畧而復見刪焉何哉昔荀卿稱朱張大儒隱于
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然不見經傳
朱張氏豈其苗裔耶子弓有大儒之行而不經

見進義梅趣節與日月爭光而不蒙顯褒固宜
長憲公有遺憾焉而欲尚論之也盛于朱張氏
倩而子者也至長憲公世十二矣水源木本之
思遠而彌摯其仁人君子之用心乎蓋亦忠孝
之貽穀遠矣乃若盛氏家乘譜牒分合之密世
系序次之辨文獻彙集之富聯屬宗盟對揚
天寵學士先生固詳言之矣

貴敬仲制舉義序

夫工之畫像也粗者得其形容精者得其氣象
技殫矣若乃心腑之隱微爲人之梗概卽濟北
者耳不可傳而可傳者真若文是故端士之文
莊以雅險士之文詭以僻脩士之文辯以裁穢
士之文猥以蔓敦士之文慳以至薄夫之文慄
以輕坦衷之文雍以舒躁心之文悍以激遇不

遇無論總之可以券心徵行焉蓋畫肖於有像
而文肖於無像彼畫形而此畫神也余友賈敬
仲老弟方聞君子也談經勘理多所獨得弱冠
廩於縣官試輒裒然首選從遊士常數十人家
四壁立而所得糶脯輒分與其兄償逋家乃益
索射策又屢報罷蓋跋扈頓挫垂二十年面目
憔悴壯而蒼髯有司或以學究日攝之卽故所
從遊士亦疑焉而敬仲顧獨愈益慷慨自蒙意

氣彌厲癸卯果薦賢書丁未魁天下向之疑者
信目攝者心偃而敬仲顧獨自視歆如也一日
出橐中制舉義視余余讀之卒業善不能殫書
而尤賞其抒胸中所獨得絕不勦襲人一語至
其抽思命筆布局運機奇正遞出大觀不窮總
其凡則余曩所稱莊而雅辯而裁博大雍容而
沉雄愷至者也蓋文之可以券心徵行也如此
敬仲且綰銅符儼然南面稱茂宰去矣操是心

也察民所疾苦勤宣而墳撫之起溝中瘠而肉白骨令今日瘡殘子遺之民再覩光天化日之景象則余又持敬仲之文爲左券

順天鄉試錄序

天啓元年歲在辛酉爲 皇上御極之始適
屆賓興期順天府臣以考試官請 上命庶
子臣從宇偕諭德臣炳謨典厥事臣至駑下濫
竽詞垣游塵 宮案頃承乏 講席漫無啓沃
之益茲復屬臣以衡士重任臣聞 命以來蚤
夜凜凜惟不稱任使是懼旣 席前辭而至則
府丞臣輔忠職提調御史臣凌雲臣應琦臣羽

宸臣毓祥職內外譏防乃進諸曹六館暨提學
御史臣左光斗兼攝學政宣大御史臣李九官
所簡士五千六百有奇三試之臣與同考試官
博士臣文獻中書臣芬臣瑛臣景明臣恂如臣
善政行人臣廷佐臣維周臣紹德臣文岳臣弘
勳知縣臣弘襟進士臣泓臣堯言臣良選臣啓
睿矢公矢慎遴士百七十人錄其文如例以
獻臣當叙簡首臣聞語云三代而上士惟恐好

名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此有爲言之耳不
然何其菲薄天下士之甚也夫士一墮落名塹
姑無論德且未有能就功而成名者也譬之室
然無基而厚墉華榱隆棟速之圯耳又譬之木
然根不深柢不固脩枝豐幹速之撥耳夫名之
傳於實猶火之傳于薪也薪誠具無待然而知
其足于火實誠富無待耀而知其足于名玉水
方流璇源圓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實之不圖

而名是噉是不蓄薪而貿貿然望門而乞火也
三尺童子哂其愚矣士負七尺軀戴圓履方而
中處天下事何一不可爲亦何一不責我爲上
之搏腕剛柔奠安鐘虞次之補救闕失弘濟艱
難級而下之以至縮半通之綸寄一方之命撫
循百姓捍蔽封疆織鉅有差其爲樹立一也士
顧樹立何如耳名於何有人止此精神用之於
名必不能兼用之於實臣嘗耳夫好名者矣敝

車羸馬徼清修之名徐而察之廼鼎指於莫夜
掀髯抵掌弋匡扶之譽比其當事效局趣之轅
駒蓋終南捷徑北山移文流噓一時抱慝千載
好名之效大畧可覩已臣聞中與諸臣約文之
尊功令根理要者亟收之不然月露風雲雖工
必絀二三塲之曉暢世務可覘經濟或胸具青
緗足稱淹雅者文卽少遜亦亟收之不然空疎
無當文雖可觀亦絀蓋欲得實勝士耳臣收士

以實而士他日之表見或以名臣任受過豈得
藉口曩第以文已也而幸自寬乎且爾多士亦
知 朝廷薪槲之盛心乎往取士之額百三十
有五人耳 神皇帝壽考作人人文翔涌
俞益十有五人 今上 龍飛 恩霈貢生
麇集復 俞益二十人遂如今額此 明興設
科以來所未有豈非異數竒邁哉寧渠屑越名
器濫溢若此夫亦謂天下多故宜恢張網羅拔

十得五庶幾真才踵接可佐緩急云爾士行且
出而用世矣感 恩圖報將何以稱塞臣不敢
哆口求多于士惟是司民社者旦而起夕而思
曰此一日也爲百姓興何利除何害陟清華者
旦而起夕而思曰此一日也爲 朝廷辦何事
分何憂鉢黍而積之絲縷而累之孜孜汲汲求
實有補益於 國而區區升沉毀譽都不入于
胸中卽自此肩大任叅大謀建補 天浴 日

之功勒旂常彝鼎之伐追蹤五臣比肩十亂總
此一念務實不務名者始基之已遼一隅耳一
旦變起舉國周章無措選將於敗軍徵兵於紙
上糧餉憂無米之炊甲仗悉朽敝之物良以平
居一切訓討整糊之事徒以名相蒙而不以實
相覈綱紀凌夷人心窳玩遂決裂至此臣故因
醮士而以名實之說附祝轅之義云是役也分
閱諸臣仍從外辟者止麟經一人餘皆內簡以

畿輔多事之故又

光廟山陵事迫試先

常期三日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卷二 終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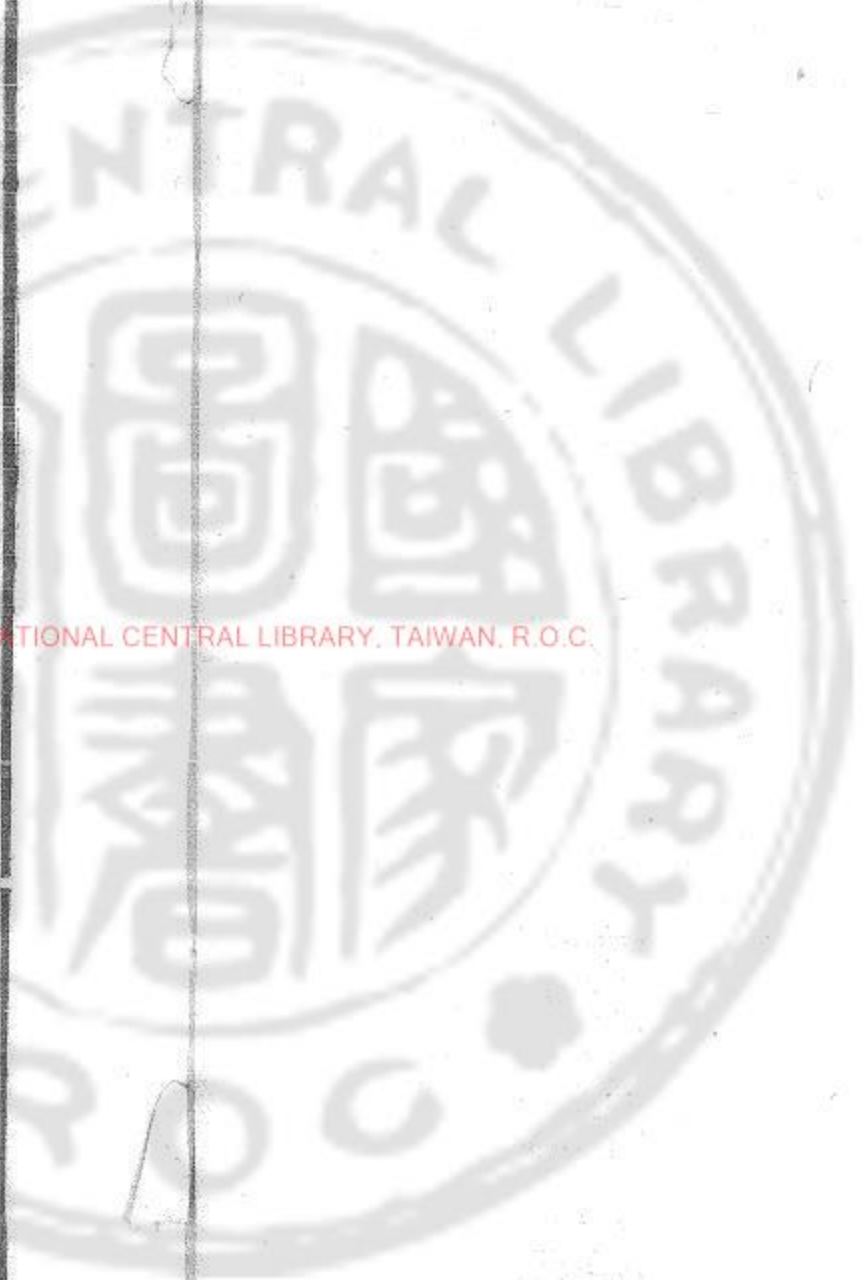
武康駱從宇乾沙甫著



記

瀛洲亭記 館課

亭名瀛州志榮也玉堂清切金馬高華聯班造羽人競希艷之曰殆其蓬萊閬苑人乎故亭於署中稱瀛州云竊嘗過之地深以闐制軒以敞環以曲池傍有古樹雨後澄鮮時躍琴高之鯉



風來成響恍聞子晉之笙試引二三同志披襟
其間評騭古今商較風雅討論 昭代之故實
汎濫百家之菁藻無簿書期會鞅掌之勞而獨
隱然負舟楫鹽梅之寄一切體貌之優崇地望
之隆美他曹無擬焉則斯亭之名瀛州也良有
以哉雖然顧名思義先民所垂訓豐墻塙下有
識所深憂竊繹名亭之意發深省焉夫仙凡之
判豈非以一超超於煙霞之表天壤俱永一逐

逐於塵凡之世草木同腐朽哉乃立朝者亦有
之其恪共朝夕寅亮帝載行比瑾瑜言爲國華
著功名於竹帛流景耀於千秋此夫亭亭雲表
比永天壤者也其養交持祿耗亂官方或託名
玄晏惰窳職業甚則不羞點染以檢柙殉之此
夫泯泯沒沒草木同腐者也夫棲梧之羽不宜
於梟質報隋之珠必須夫夜光居斯署也參帷
幄備顧問則有納約之職侍青宮養震器則有

保傅之道簪筆珥管紀言動而吐絲綸則徵一代之文獻出長成均儼然都師儒之位則司多士之譽髦進而登九列陟卿貳則政教屬其權衡又晉而位三事總百揆則陰陽資其燮理天地賴其參贊故曰其位彌高其責彌重寄重而效輕厚授而薄報則彼其興譏伐檀流耻人且曰夫夫也凡安所竊仙府而居之瀛州之名無乃厚顏益唐登瀛之士纍纍房杜而外鮮有足

觀之人也崕嶠羞其託足矧瀛州乎則其辱也彌甚余故爲之記使夫登斯亭者得以覽觀而鑒焉

周侯生祠碑記

吾邑地不瘠而民貧民不悍而多盜茂才異等之士非乏而科第若晨星其繇安在亡其徭役重與漕卒橫而米粟耗與徵求急與訟獄繁與黠胥健隸爲蝨螻與盜賊公行而不必按與作人造士之方濶畧不講與若是則民貧多盜固其所也公車落落豈必皆多士之過耶天祚我武而松陵周侯來尹茲土解絃而更張之定制

白糧夏稅擇家溫者八人主解而餘役若干名
醵金佐之出金者不當賂賤之十一且得安枕
於家而主解者衆擎而易舉於是民無以重徭
而蕩析者剝倉廩爲間視漕艘之數貯粟如額
而止無升斗之贏焉漕卒不敢譁於是民無以
粟米之征而折閱者催科不用敲朴而民樂輸
曰有君如此其忍負之出入之際秋毫不染焉
兩造至于庭強半論遣數月之後庭中可羅於

是民無以賦歛訟獄而困路者侯臨民簡易雖
村翁乞嫗得至案前指天畫地盡其所欲言獨
胥輩不得輕進一語犯必法盜賊具得其主名
次第就禽窮竟其黨與盜風爲之衰止於是民
無狐鼠之擾而有生聚之樂初下車卽孜孜以
作人爲首務月朔望必進諸生而爲之辨析疑
義剖抉微旨諸生虛而往實而歸蓋不能得於
窮年矻矻之經師而得於簿書叢集之令宰從

來未有也已而黷宮鼎新大快瞻仰於是士氣
甚奮戊午省試得雋二人且魁擢云居無何乃
有移治鹽官之命于時邑之縉紳在任者千
里移書孝廉文學父老空國扶服乞畱於當路
而必不可曰寧負一邑不得廢朝廷辨官論
材之法檄下趣駕侯難於去士民遲遲數月而
後洒泣以去且爲文以別宛若呱呱赤子一旦
奪之慈母而免於懷者然侯旣去而吾邑孺慕

不已徘徊焉躑躅焉曰我有田廬我公保之我
有子弟我公教之其何以志吾思乃聚族而謀
卜地於學宮之左方而爲祠寓書長安屬余記
之余病未能也逮得請還里始抽毫焉侯賦
性開明棲志澹泊俸錢悉以佐大工餼諸生支
賓客應施舍而以其餘供堂皇之一果腹耳曾
不入署門請謁一切謝絕剗決如流劃然中解
治武甫半載上官才侯檄兼治清邑清政倍煩

於武侯往來其間容與自如而兩邑皆大治公
餘多暇時或角巾遊服茶鐺酒曰尋勝於山坳
水曲間陶然適也繇斯以談侯蓋有范萊蕪之
清而敏勝有孔洛陽之執而達勝有陶靖節之
風流而政事勝伯仲之間其宓子之治單父乎
余猶記余在長安侯從鹽官走筆屬余以治武
所設便民法數事丁寧後人毋變更毋弛廢幾
爲民永利噫嘻侯不以去後忘吾邑而吾邑何

且忘侯立祠肖像世世尸祝之蓋竊比于畏壘
桐鄉之愛侯諱宗建字季侯號來青吳江人癸
丑進士

沈氏祠堂記

沈於吳興爲著姓大都祖休文而吾邑溫村之
有沈氏則自景泰中中浙江癸酉鄉舉浩從母
俞徙居始數傳爲栢山公以明經仕南豐沅江
博士文學冠帶某其伯子也承先志率弟某從
弟鉢猶子中行構祠堂一區堂三楹門廡皆祀
具以奉先靈置祭田若干畝春秋聚族奏食畢
聚飲于家以章神貺邑令實庵王公聞而嘉之

沈氏祠在利 卷三
借丞尉學博往觀焉額其門曰沈氏祠堂云歲
久漸圯文學君復捐貲修葺之頽垣敗榱煥然
一新矣慮後之人或苦蓋塗墍之不時爲風雨
所侵薄且任其傾圯而莫之圖也命子文學某
過余而屬之記余時束裝北征急不及濡筆旣
某以輪輓至 京邸復以請余載稽往牒祠堂
者家廟之遺也周制官師以上皆得立家廟漢
承秦敝始變爲祠堂魏晉以逮唐宋興復廟制

王圭以不立家廟爲有司所糾慶曆初仕者第
營田宅而私廟闕如至厯詔旨切讓 明興以
來名家望族或堂或廟惟意所立蓋有二善焉
神以靜棲以誠格居處燕笑猥襍之所神肯臨
而歆之乎故不祀于寢而祀之于堂若廟尊祖
考也試登堂而思焉馮主而臨者何人也比肩
而荐者何人也毛裏一脉之思興而闕墻相猶
之念燼矣故聚族而祀旣畢而飲篤宗盟也尊

祖孝也篤宗亦孝也嗟乎末俗流失而敦本尚親之風可多覲哉斯堂之建古道庶幾焉余嘗過沈氏之家短垣不墜庭宇湫隘器用粗敝可謂儉矣而獨于大典大章是甚是飭良足多者余筮仕日淺有志未遑心竊愧之第重其請也而爲之記沈氏之後昭前之令德而加之以光明或亦有感于斯文

奏

擬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奏

臣朔昧死言臣聞天道恒象星者五行之精天之所以垂象視符正告人主使之慮善而備敗寢沴而煬和是故事得其序星表之應應之以祥事失其序星表之應應之以妖歷選上世以迄于今未有不觀占考驗於斯者也故石隕於宋歲淫於枵孛入於斗春秋必詳記而謹書之

以見星象之關乎君德者孔赫不可不察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臣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著天人之感附周頌之義惟 陛下省覽謹按星官言天有三階謂之泰階階各二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天下乂安三階不平則治道傾夫治亂安危之故亦大矣然而天必於是焉象繇斯以談上觀天文下修人事遵治安之路絕

危亂之途豈非明主之事哉夫君表也公卿大夫士庶影也表正而影從之故其君有道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鎮撫萬民則其臣莫不恪共位著以儆其官士息道庶人息業時和年豐玉衡正而泰階平者必是朝也其君無道虞于湛樂淫失其身則大臣持祿小臣比周亂政亟行人民辛苦謫見于天妖孽薦至者必是朝也故上階平則無不平矣上階陂則無不陂矣經云

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
爲之奄奄今陛下與期門擊狐伐兔蹂躪禾稼
深割膏腴之地以自廣侈壞人塚墓發人廬舍
行暴令也聽巖助之邪說貪東甌爲外臣發兵
浮海以擊閩越敝所恃以事無用好興兵也累
郎臺起更衣宮長楊五柞窮極靡麗勞費以大
萬計修宮榭也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
西提封項畝盡規以爲上林屬之南山廣苑囿

也天之所戒今皆犯之臣愚妄以爲天仁愛
陛下疑將有妖符怪徵起於三能之間所損於
鴻業熙號者殆非眇小夫變而圖之孰於未形
妖而弭之孰與未生臣願 陛下深惟垂象之
義悔既往之失急罷所舉籍地以予民農桑長
楊五柞勿御息射獵之娛以歲時臨明堂親太
學修先生之道以宣揚德化其臻休嘉如是而
秦階不平六符不驗臣朔願伏鼎鑊之誅以懲

人臣之敢爲謾者

館師訓 疏秀洞達之文

頌

郭汾陽大人頌

有序

唐自禍中安孽鼓震漁陽太白耀熾乾坤晝晦
神京化爲歐脫繡里變爲遑風惟時郭汾陽實
秉節鉞與諸將戮力芟蕪而撲滅之乃安史甫
殲回紇繼逞僕固爲其鄉導吐蕃借之羽翼猛
噬驕騰川谷震盪而汾陽斤斤以疲卒萬餘橫
挑虎口卒之單騎一出羣醜角稽遂覆彼蚩旗

耀我河鼓彼巫固有遇大人而釋仗之占我師
果不戰而收倒戈之伐噫亦偉矣夷考汾陽蓋
以忠義天植之性負智勇兼資之才英雄遠過
冠軍謙率不殊大樹朝受命則執爨前驅夕脫
符則角巾歸第至於舍兒犯禁遂見糾彈食客
謝去不難引過斯亦足以發明公之大心宏度
矣是故以肅代之比讒昵色而不聞魚水之懽
以元振朝恩之煬竈蔽明而莫遂含沙之射卒

之長鯨戮寶鼎復安危係二十年唐祚延三百
載猗與休哉不其卓乎昔吉甫矢雅於召穆子
雲致頌於營平余有慕乎汾陽作大人頌曰
天相有唐篤生汾陽桓桓如虎時維鷹揚蠢茲
醜虜狡焉披猖如鹿斯駭如獍斯狂伊誰襄之
公謀允滅安史甫夷懷恩構釁回紇前茅吐蕃
後勁赫赫汾陽維德是競單騎說虜莫敢不聽
馴此犬羊剪彼獯獍惟公之忠貫虹夾日心之

憂矣國步孔棘緊身可捐遑他是惜惟公之誠
金石可開相彼鴟梟好音我懷相彼萋菲天子
我葵維公之才邈焉寡儔奉天退虜嘉山運籌
百萬強寇掇如承蜩維公之量大塊比弘用之
龍驤舍之鴻冥位極尚父沖然不盈人之爲將
舉旗奪鼓公之爲將允文允武人之爲將標功
誦臚公之爲將載偃載俯身係安危歷年二十
爰固邦基載祀三百允矣偉賢展也耆碩小子

作頌庶幾無斁

辨

正直忠厚辨

館試

蓋聞薰蕕不共器而藏良楛不比材而售聽竿者比其音聲賈玉者察其真贗夫正直忠厚之不容無辨也亦若此矣大都誠僞分於立心純駁關乎涵養心乎爲國家砥行誼者誠也心乎粉耳目獵聲利者僞也或心本誠也而學問功疎氣質用事任矜激之意詭禮義之銜誠而流

於僞者有之或已僞矣而彌縫太密掩護愈工
去之以爲取借拙以爲巧僞而混於誠者不少
是人心漓淳之介世道興替之關胡可以不辨
嘗試論之比于剖心而不悔茅焦趣鼎而若飴
汲黯面質武帝之非谷永直攻成帝之失不察
則並列正直之科矣彥博收子方於謫後公孫
賢長孺於上前馬援戒些人之過張禹不言王
氏之姦不察則並載忠厚之黨矣然此猶其顯

者耳若乃介甫以天下爲已任正也而邪孔光
不希旨以苟合直也而佞真卿讓功於賀蘭忠
也而疎不疑買金以償亾厚也而矯此夫似之
而非者也若乃元龍破柱以誅姦陳禾落裾以
申諫正直矣而傷於激屈原抱石以沉淵鄧攸
全兄以棄子忠厚矣而近乎迂此夫爲之而過
者也爲之而過則亦非也至于梁公俛首於女
主疑於渙恣而彌正晏子頌仁於舍轂疑於從

史而彌直韓厥戮宣子之車見謂負恩而實忠
裴諤發郭令公之過見謂刻薄而實厚由斯以
談夫正直豈盛氣矜容高亢踔厲之謂而忠厚
豈斲廉毀方與俗浮沉之謂哉宅心比於皎日
平情等於虛舟德望凝如消君過於未萌風裁
凜如寢邪謀於隱伏不攬權亦不必遠權不近
名亦不必逃名有壁立萬仞之氣象而不爲磽
礪有百折必東之操持而不爲皎皎如是者謂

之正直不立封畛不設城府受事則急病而讓
夷有功則推賢而讓列入以告于君不必宣諸
外內以信于心不必白之人和風慶雲其襟期
而非以釣物情藏疾納汙其德宇而非以遠怨
讟若是者謂之忠厚蓋正直而未始不忠厚忠
厚而未始不正直如甘辛燥濕相濟而成味如
宮商徵角相調而成聲心術純涵養粹矣不然
正直而不忠厚是陽處父之婞直國武子之招

過也名曰剛率不名曰正直忠厚而不正直是
太丘之道廣胡廣之中庸也名曰柔媚不名曰
忠厚合之則雙嫩分之則兩病不可不察也蓋
吾嘗有慕乎范景仁之爲臣也景仁以論儲落
職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景仁愀然
曰君子消害於未形使功成而天下安之無智
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正直而忠厚斯蓋庶
幾焉進而求之必也禹臯稷契之儔乎曰吁曰

咈曰無若丹朱傲何凜凜也而師師濟濟羣后
德讓斯純臣之芳軌事君之極則哉吾懼夫世
之立朝者徒口實於正直忠厚而竟以昭明疑
鳳碧盧混玉也故爲之辨

館師訓 合正直忠厚乃見士君子立身法度
此文有味乎其言之也

銘

衡鑑銘

有序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是故鈞石錙銖輕重奚啻
什伯西施嫫母妍媸譬彼薰蕕于焉欲手揣而
知之口繪而肖之雖有巧心足智能無爽質哉
有衡焉物懸而受平有鑑焉物偶而取照雖重
若鐘鼎妍若毛嫫而不任受德雖輕於半銖媸
於無鹽而不任受怨何者無私故也嗟夫天地

無私生殺故栽培傾覆必因其材聖人無私好醜故黜幽陟明不與以已衡鑑者法天地因材之義得聖人無已之公物至用呈物去體寂當其無有程材照物之用當其有無居功炫能之心庸以銓次流品甄叙倫數斯亦器之易簡而含神化者矣夫周禮作銘於嘉量孔甲勒書於盤孟昭德記功垂示無極況此持平之極萬有屬其低昂朗照之明羣象資其昭燭勲倍而事

百之者耶顧可令玉簡無聞彤管罔效已乎哉爰爲之銘銘曰大冶鼓鑄萬物芸生輕重殊質妍媸異形孰尸其辨疇定其爭曰衡與鑑實類物情繫衡之體惟平是持以權爲用稱物而施鈞石之重加銖必移一低一昂輕重不欺繫鑑之體範金特妙空明內融圓光外耀纖翳不點物來自照一妍一媸象形惟肖維彼人材良窳相萬如衡斯平奚材不辨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如鑑斯明奚情不獻何以銘之秉德惟公譬彼
虛舟褊心可容又何以銘厥功實隆以揆以覽
亘古不窮

表

擬宋以御製勤政論俗吏辨示近臣謝表
伏以 聖心軫念生靈期堂陛相成之治 睿
思誕敷春藻遇君臣交儆之謨 龍章遙自
天來鵠列曷勝神悚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竊惟后克艱厥后政惟勤則理稍怠則墮
臣克艱厥臣吏敦實爲雅鶩華爲俗虞廷厯叢
脞之戒漢世重循良之風倘製作亾當于規箴

卽英華何取其靡麗歌風僅思猛士交泰無聞
賜範亦屬緒言保豐奚補若乃文發石函之秘
道抽金匱之藏快覩 熙朝欣承 寶訓恭遇
○○○○ 體元則大 得一居貞瞰四裔
以抗稜澶淵振武按 兩朝而校德 謨烈重
光然猶居安思危謂一日二日之萬幾 天工
攸係處泰慮否念大吏小吏之六計風尚宜端
爰于 細旃廣廈之餘閒發勵精求治之大義

政取勤以著論儼宵衣旰食之規吏懲俗以爲
辨謹崇雅黜浮之旨息緣敬勝豈如衡石程書
名附實存何必盛厨飾傳乃上勤而下敢倦論
亦足傲吏偷吏稱而民自安辨亦可裨 帝治
書雖異目義實同歸直堪作宋一經豈必遜虞
二典 琅函頒示驚看耀星日于漢霄 玉簡
傳觀恍若迎圖書于河洛 珍宜什襲 貺溢
百朋臣等叨從 禁籞之班忝切 都俞之世

捧 瑤篇于 天上讀 玄秘于人間敢不仰
冀 宸衷賡歌矢憂勤之晝俯捫赤慄自樹甘
俗吏之名伏願 得意忘言 慎終如始 天
書雖瑞而勿陳封禪乍行而母瀆 元首合股
肱共美曰維幾曰維康 皇心偕 帝眷永符
萬斯年萬斯世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屏營
懽怵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

皇上加上

聖母徽號禮成百官 賀表

伏以 東朝襲慶祥源與壽域齊開 北闕承
歡隆孝藉徽稱並薦事行作典禮舉孔嘉後一
代之鴻庥極九圍之燕喜竊惟星虹啓昊電斗
兆黃思媚開有二之君嗣徽衍則百之胤母儀
綦重振古如茲陰教克彰于今爲烈恭惟 慈

聖皇太后作述

皇考久揚貞順之風誕育

聖躬光啓泰和之運歲臨鶉尾月在天龍

悅懸六表之辰慶值元孫之誕春回長樂一

庭集四代之懽酒近南山三世上萬年之壽蓋

由倪天之德仰贊乾元故爾昌後之祺適當坤

六休嘉如此頌美謂何伏遇皇帝陛下

孝格重玄仁流九有萃懽心以奉母萬國

攸同極鼎膳以薦甘八珍未饜猶謂常儀疏節

寧酬至德深仁惟茲鴻號之加庶表烏哺之愛

天言筮吉太史獻期律中夾鍾太廟設青陽之

御輝生寶婺星官占紫罽之祥先期風伯清

塵至日雲師戢影雞人罷唱曠曠曉日初升

鳳掖徐開嘹唳鈞天忽奏蒼龍箎白虎瑟導

玉輅以下蓬萊文臣雨武士雲望天顏而齊

舞蹈爰開西禁載叩慈闈洩洩融融喜氣

徧六宮之壺雍雍肅肅嵩呼徹四善之門遂

獻册文十四字揚徽未罄繼陳寶璽億千
年信瑞猶新都哉邃古曠儀允矣熙朝盛事
臣等濫叨班列欣遇昌辰多福多壽以多男
備膺文母止仁止慈而止孝再覩聖人祇
深鼇怵之私敢贅華封之祝伏願德躋湯敬
福溢箕疇燕翼子而貽孫謀益衍本支之
祚輯人心以固天眷永爲聖善之光臣等
無任

擬封礦洞罷採珠池寶井守臣謝表

伏以聖政更新還利源于天地皇仁浩蕩
寬物力于閭閻詔旨風行歡聲雷動竊惟礦
洞實關地脉開則泄閉則完寶珠何益上供珍
滋多德滋少故金積折廉璧襲無理夏癸致嘯
于黃神而藏金于山投珠于淵虞舜協華于唐
帝不邇不殖書垂令詰之芳焚錦焚裘史善珍
奇之屏豈以聖人之世乃有黷貨之名良繇

湯灶之蔽明孰意覆盆之忽照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 睿懸金鏡 慧握靈珠 孝洽

兩宮率上頌主璋之德仁流九有敷天戴汪濊之施軫饑而田賦屢蠲振乏而帑金不却方弘發粟散財之美豈出鑿山枯海之謀祇緣力詘大工抑亦時多慶典計然獻策孔僅持籌謂礦無傷天闢自然之利謂泉未涸財生不測之淵惟 帝曰咨母牟下而匱上彼璫日諾乃朝拜

而夕馳等 王言于弁髦視民命如草菅五丁持斧靈祇震盪于剝膚萬衆入深手足瘳瘵于濡尾然而礦砂能幾珍異亦窮墮高穿卑得鎔銖而失鈞兩乾池竭井迷罔象而泣離朱祇盈溪壑之填但果螟螽之腹孰矜民瘼天啓 帝心忽布 恩綸載除夙蠹封礦洞而地道煬和捐寶珠而天吳息沸陽春有脚共丹鳳以飛來金玉無脛化青蚨而遠去昭 朝廷賤貨貴德

之誼仰 神聖以仁易暴之風郊原息碩鼠之
謠懼騰萬國中澤休哀鴻之羽慶溢百司臣等
承乏封疆空懷撫字望慙白璧孤忠向隔 九
閭質謝夜光未照豈周千里欣承 德詔偕父
老以呼嵩竊播 仁風望 闕廷而祝壽伏願
益擴善端 盡祛弊政撤礦因以撤稅翹翹
潛踪罷採繼之罷征民人禔福則式金式玉戴
帝德之無瑕如山如川鞏 皇圖于有永

臣等無任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卷三終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卷四

武康駱從宇乾沙甫著

論

人君任人以責成功

治天下有要術焉明主挈要以治故天下治而
已不勞夫天下大矣雖聖喆不能以獨理勢必
舉而任諸人顧有曠而不任者有名爲任而實
不任者陽授之官而陰奪之柄則有材者胸臆

約結而不得伸而庸庸者反得藉口以覆其短
賢愚兩困上下相蒙人主亦烏得而責之以功
夫至於人無成功也危機亂媒不可勝諱矣而
弊始于不任人故曰人主任人以責成功我任
之而人得以材售也我任之而人不得以不材
欺也事寄于人功附于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
治術宜無要于此天下者人主之天下也令人
主之有天下第以極富貴之欲厭耳目之好而

已我欲聲而秦青管牙在側我欲色而安陵龍
陽在御我欲賄而研桑孔僅持籌我欲土木而
棘猴木鳶之工操斧委天下于中涓斯役當先
好逢者之手而可矣而奚以任人責功爲而庸
知夫功之必不可以不成也功成則天下治而
人主有泰山之安功不成則天下不治而人主
有累卵之危是故天下有短褐不完半菽不飽
者而錦衣玉食之奉不享矣有蓬室瓮牖樛桑

爲樞者而飛雲捲雨之居危矣有戶嗟三星梅
嘆七寶者而左燕右趙之娛不保矣有鳴笳歐
脫暴骨沙場者而隱房曲簟之樂不安矣有肺
石呼冤棘林夜哭者而握符啣憲之權不常矣
故人主勢不能不以功爲圖然是功也人主能
心營之而不能身任之離朱之明也能察鍼末
于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也能
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則又勢不能

不以功責諸人人材之生也譬遊五都之市而
寶貨畢陳于前也彼燧皇四相軒后六人陶唐
九官虞庭七友以至卜築屠保之英釣璜置兔
之彥何朝乏人何日蔑有第患人主不能任耳
蓋任亦難言矣印刳不與員缺不補非任事必
得官官必得人爲任章疏寢閣疑鬼疑神非任
朝投夕發百叩百靈爲任深居禁中聞聲稱聖
非任煖閣便殿時荷造膝爲任握爪示察敝席

表英非任坦中信人蕩平城府爲任洵雷疊震
鷺羽連摧非任折檻落裾懸琴藏器爲任雲泥
虎鼠倏閃變換非任蓼蕭湛露永保泰交爲任
彼欲爲我培國本而埭格榘木立收彼欲爲我
恤物力而陂池臺榭立罷彼欲爲我養元氣而
逮捕之使勿輕遣彼欲爲我銷姦萌而犄牝之
謀勿輕信彼欲爲我憐賢材而萋菲之口勿入
猛狗之吠勿聽夫以任人如此其專也人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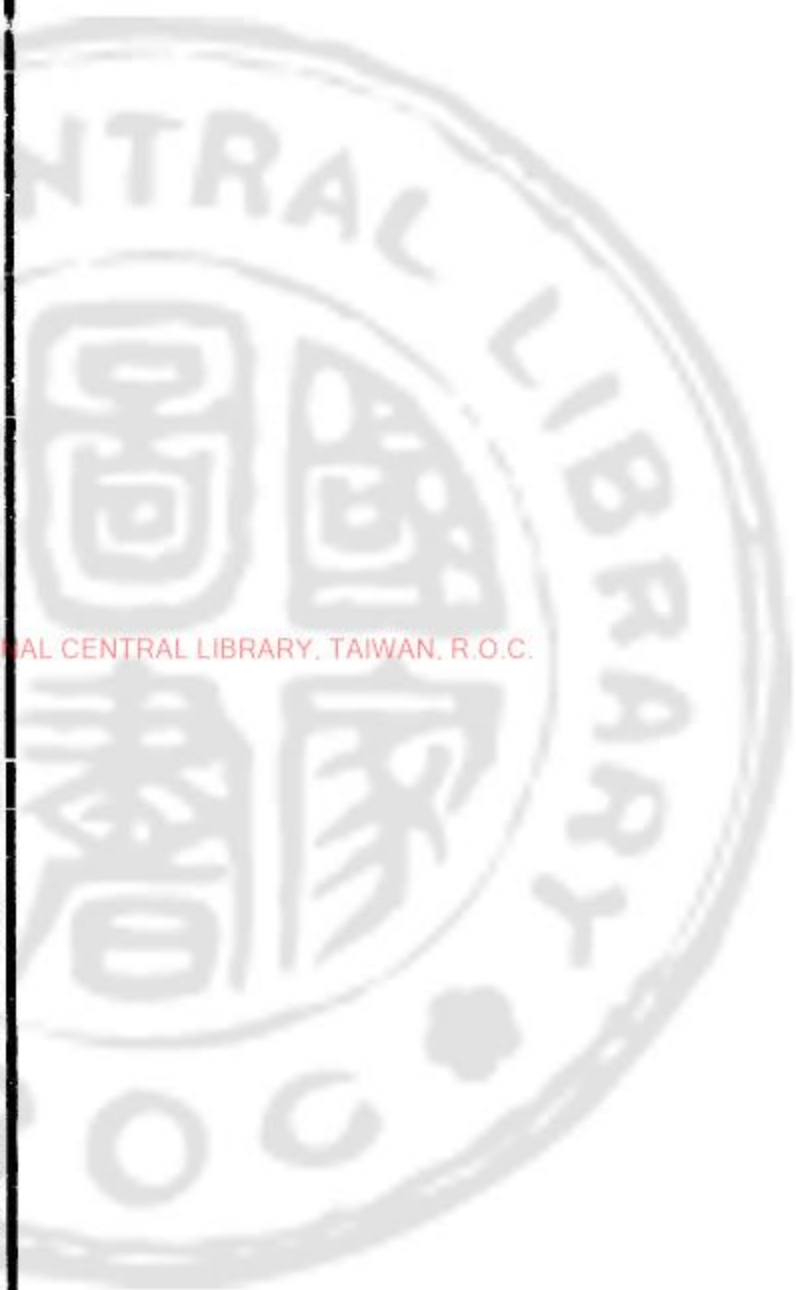
以竒自見而我乃得以責之以功以撫循責守
令以糾虔責臺省以六事責六卿以調燮責公
孤我爲轂而輻皆輳焉我爲樞而戶必轉焉若
是而功不成天下不治者吾不信也然則任人
之效亦旣彰明較著矣譬之作室塲者埴木者
斲朽者聖主人持籌而督之俄而室成則主人
之室也又譬之行舟繹者途篙者外柁者中主
人倚檣而觀之雖中流遇風而舟必濟則主人

之舟也籍令人主不任人而自任功必簡矣子
賤治單父請書法者二人與俱書則必引其肘
書醜則怒而責之書者大窮魯君聞之曰宓子
不欲吾與單父也因卒任之而單父治夫治天
下亦若此矣雖然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用
太公不以日久彼其君臣相合之機有本也開
元之用九齡建中之用陸贄始非不任也而卒
不終功亦罔成焉何者一溺于色一溺于貨木

生蠹而夭折不久也故欲任人必先清心此尤
治天下者要中之要云

國家之大務在恤民

善謀國者審所務能識務者圖其本夫然後神
氣振而元氣卒不受傷而可以措國於不傾蓋
有權輕於飛泉品賤於草菅無足當侮我虐我
者之一貽籍而究也得其心則國家清晏卽鼎
沸突決之頃亦可轉危而爲安失其心則國勢
搶攘卽歌雍詠勺之日忽轉安而爲危夫舉國
之安危是操所繫不小矣而可弗恤歟以此思



務務可知已此之謂本計今夫有木於此幹非不修也枝葉非不扶蘇也一旦疾風暴至而蹶然揭者其根柢先搖也嘗試封之植之壅之培之卽飄搖震蕩之餘枝欹葉偃人或爲之危而須臾風止樹立枝葉如故則根柢固也此本之說也夫民之於國亦若此矣宋儒朱子以恤民爲國家之大務而又曰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要在治軍旨哉其言之鏡於木也蓋民之當

恤卽世主具臣亦或知之而無奈軍之爲民蠹何矣水飛陸輓肘露踵決而饋餉以奉之如奉驕子比至臨敵身無完鎧手無利刃聞金鼓則股栗見旌旗則膽落鋒未交而先主遁心兵一接而鳥獸散矣夫民之一芻一粟皆所爲濡首塗足竭胼胝之力以致之者何也何以甘心於養軍蓋干城籍之而非謂谿壑吸之也手足倚之而非謂心肉剗之也至於傾貲以填谿壑而曾

不得干城之衛忍痛以剗心肉而曾不得手足
之捍何辜斯民忍坐視其至此而不爲收恤豈
以民爲國家之可重可輕可恤可不恤者耶試
思夫錦衣玉食貢山賦海非民之膏血誰共璇
闕百常周廬千列非民之筋力誰使旒藻邃延
執大象以役萬靈非民之搏心揖志以歸命而
誰其我戴奈何驅而委之以啖鬪士而卒之壁
壘空疆圉蹙巨寇且躡門庭而入矣倉皇四顧

若猶狂鹿駭莫可支吾勢不得不益兵增一兵
則增一餉涓涓不已遂成江河問之度支曰帑
藏洗矣問之藩司郡縣曰搜括盡矣問之瓊林
大盈曰上供且不足矣勢不得不加賦今日仰
屋而瞪加之毫釐明日持籌而歎加之銖兩而
不知國家之毫釐銖兩民間之什百千萬也嗟
此予遺之民日剝月削以至於盡鵠形鶉衣半
菽不飽鬻妻易子轉徙而之四方計無復之死

於饑於壑與死於盜於刃等死耳奮臂一呼草澤響應鋤耨棘矜銛於勃盧斬木揭竿鮮於魚須強弩射城長戟指闕天下事尚可言哉原其故特其不講於恤民之務以至此然則將以恤民之故減賦乎而脫巾且見告矣將以恤民之故汰兵乎而羽書又匆匆矣計不得不出於治軍管子曰晝戰日相識夜戰聲相聞有此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可也彼雖以節制勝哉而兵

之不貴多可知也曹操官渡之戰周瑜赤壁之戰謝玄淝水之戰皆以寡而破衆用弱以爲強彼雖以機畧勝哉而兵之不貴多又可知也顧吾所以治之者何如耳覈其伍符汰其老弱祛其僥代而詭冒之弊可清也試其膂力較其騎射肄其擊刺而靡脆之氣可壯也整其部曲齊其步伐肅其紀律必其賞罰而驕悍之習可柔也要在將得士心士知將意若臂指之相使若

頭目手足之相顧可死而不可蹂之使却可死而不可撼之使犇而後士以簡而精技以練而熟令以嚴而威氣以鼓而銳桓桓糾糾悉稱虎臣學嘽焯焯動成勝勢戰靡堅不摧守靡瑕不窒卽殪馮豕於腥原築鯨鯢於京觀取之一軍一旅猶有勇可賈焉惡至而煩郡國之召募有所謂烏合麋沸之兵惡至而騷天子之禁旅有所謂期門伏飛之兵而供億惡用是浩繁而征

徭惡用是苛促兵一以當一而賦省其十三矣兵一以當二而賦省其十半矣從是追呼緩則民力自寬輸將寡則閭閻自實集澤之鴻鴈不聞哀鳴載道之牂羊不覩墳首國無三空四盡之憂野有蓋藏保聚之樂此不獨務恤民也爲萬里之幅員恤也爲五位之尊巍恤也爲九廟之鐘虞恤也所恤者大則所務者大所務者大則所全者大金甌之業晏然若泰山而四維之

蓋本固邦寧所從來矣由斯以談國家之大務
斷可識已或者曰國政亦不啻夥矣六府三事
之修和八柄八議之懸魏測圭齊政以授時宅
揆分職以亮工制禮作樂以襄化寧渠槩不足
以當大而獨林總之沾沾者爲而非也彼之務
潤色太平之事此之務綢繆危亂之防彼之務
可從容於斟酌之際此之務爭存亾於呼吸之
間彼之務失而可以復得敝而可以更新此之

務一去而不可復留一渙而不可再合由斯以
談孰緩孰急孰後孰先國家之大務又斷可識
已雖然欲治軍省賦以恤民尤有本焉蓋自紀
綱不張債帥馳騫首功可冒敗衄可匿租賦不
以飽士馬而以供苞苴快得意於是尅之孔日
以開則窘之端日以告窘之端日以告則賦之
條日以增民之仰恤何幸之有是在人主澄神
屏嗜以不邇不殖之德提紀綱之衡樹天下之

鴻令凡百有位無不凜凜澡心滌慮守法惟謹
封疆之臣有掎尅者鬻亾者虜使其軍者異悞
而逗留者折北損軍而匿不以聞者一切法無
赦則紀綱振兵革強而後賦乃可省矣而後民
乃可紓矣故曰王道以得民心爲本而又曰無
欲然後可以行王道此之謂恤民此之謂知務

策

賞罰

夫礪世磨鈍之術則舍賞罰無繇矣顧明主聽
于法庸主聽于意聽于法者賞不遺遠罰不阿
近綱舉目張天下大治者必是主也聽于意者
賞可以無功取罰可以無罪加壞法敗紀亂媒
日長者必是主也且帝王賞罰之柄安所從稟
乎則嘗試求之于天天漠漠耳二曜懸而物自

取照焉雨露降而物自取滋焉天無德也雷霆震而物自取懼焉霜雪下而物自取萎焉天無威也抑聞之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吾惡知夫日月雨露之獨生而雷霆霜雪之獨殺也由斯以談賞罰之柄二而賞罰之心一也而說者曰商人先罰周人先賞刑名從商爵名從周至于或主賞或主罰迄無定論此皆既其迹而未既其心者也心公則法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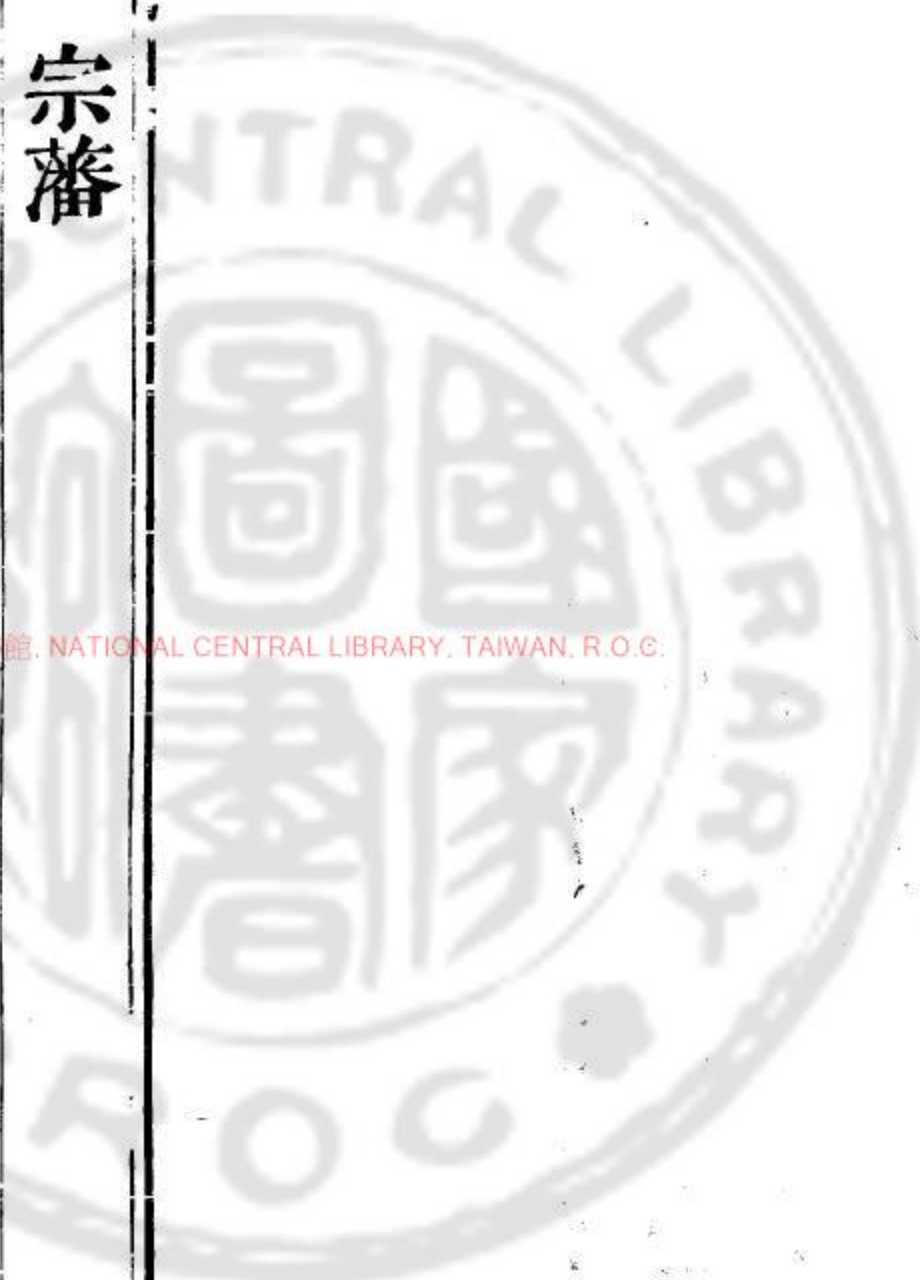
爲賞罰而君不與心私則君自爲賞罰而天下不厭夫其不厭也則季世之政也彼懷恩縱賊而弗追高歡觀變而結客挾使相爲羶餌訾峻罰爲奸臣樸簌安足道已 明興紹統百王秉而立法大畧賞以酬積勞之臣作正直之氣而罰以抑憑城之奸鋤弄權之輩蓋載在 祖訓諸書者釐然備具我 皇上手披天鏡之光躬執河魁之柄恩威時互用矣而聞有不盡

厭衆心者生也鄙聞之道路積薪之勞久推不
補而春饑之隸何數遣也仗馬之鳴洊雷必震
而骹法之奸何特寬也瘴癘之身賜環無望而
言利之輩何欣投也外庭 恩數邈而不出而
遊幸資予何無節也百司之疏寢閣不報而
萋非之口何必入也 上意若曰吾第用一時
之權以顛倒天下之士而庸知法令一定卽人
主烏得以意爲出入 祖宗時有內使言及

政事而立罷遣者矣有貴戚爲郎吏所論而被
詰責者六以此爲罰則雷霆霜雪之用也有
賜繩愆糾謬圖書令以封章進者矣有鑒其廉
而再 賜白金者矣以此爲賞則日月雨露之
恩也乃若 天威所加靡不摧折盛怒所屬卒
世不解臣下實凜凜如在嚴霜烈日之世焉則
與其商也寧周乎蓋寧僭母濫自古記之矣

宗藩

蓋聞成周以忠厚立國而親親之法獨詳載祀
八百秦降宗族夷于編氓二世而亾故曰周過
其曆秦不及期說者謂爲厚薄之報云故書之
誦堯必曰敦睦尼父論政亟稱親親良有以也
然所謂親親者寧獨飽其富貴之奉比圜牢之
養物而已蓋有宗法焉庶訓載于康誥君宗矢
于公劉教之有方導之有素故可以馴其偃蹇



驕倨之氣而軌之于法用能墨守國憲以令名
終本支衍百世之傳宗社綿靈長之慶實出于
此漢之劉向唐之李晟宋之趙葵趙范其人皆
炳炳琅琅功光于國名亢其宗而夷考其時則
所爲寘師以爲糾著善惡論以爲誠維城之訓
教子之詩座銘之注教不啻詳焉亦足術已我
高皇帝大封子姓蓋倣周建蕃樹屏翼戴
王室之意而邇來宗支日繁賢愚相錯其不賢

者甚且躡犯上之狂謀甘劫竊之辱行如粵鄂
汴楚比比而是我皇上毅然英斷法其一
二尤甚者而且詰問宗學將且核實舉行焉
懲一警百亾羊固牢綱紀亦懋飭已愚生伏在
草澤未達國體妄謂金枝玉葉之派不得埒
于異姓疎屬之倫也展親睦族之道非可試以
斬絲鋤蘭之威也欲伸法必先聯之以恩欲全
恩必先嚴之以教則所稱倣流官法擇宗子中

才德優者如漢河間之儔更調爲宗正而約束之豈不鑿鑿可行哉而愚猶以爲不假之權則勸懲之方必不行曷以諸藩委之聽其糾獎如殿最之令可不設之術則訓教之心必不盡宜著爲令苟數年之內宗藩帖懾如禮則璽書旌異如漢勞問故事可也糾獎行而宗人有砥行之志旌勞施而宗正有竭忠之思宗法庶幾明乎乃愚又有妄慮于明問之外者則以法

網宜寬也倘采苓之口夕投而查勘之使朝發致親王幾于不保非所以安諸藩之心矣藩祿宜議也倘給不以額復不以時致困頓者幾于向隅非所以示一體之愛矣天子弘解推之仁則宗藩矢夾輔之義朝廷竭諭教之法則九族懷濯菝之誠本支日世端必賴之寧第一宗法之爲兢兢也

才學

士非才無以抒經濟非學無以通古今然而亦有辨矣天下有全才有偏才而又有似才全者可以幹宇宙偏者可以效器使似則圯族而敗類者必此才也天下有全學有偏學而又有似學全者可以兼天人偏者可以通一德似則小知而大迷者必此學也譬之玉也厚者千金薄者五百而混砥硃于碧盧則必爲和氏笑矣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譬之劔也銛者斷犀鉛刀一割而混木刃于鏃邪則毆冶爲之反走矣吾嘗執是以提衡千古太公朝歌之屠宰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管仲成陰之狗盜也檻車之奴虜也相桓公以霸卒成令名周勃厚重少文而平諸呂之難霍光不學無術而成立宣之功之數子者程品則非拔俗之韻衡學則無腹笥之竒而功名爛然若是繇此言之才品學

識固自有真已乃若王良弊車瓦器見誚于友人王衍衛玠之流號爲瑤林玉樹卒以清談誤國深源係蒼生之望廢而書空子雲草玄失身于賊莽許敬宗與瀛洲之選依附于賊后張說文埒長慶而排姚崇金陵博洽自喜而卒以新法致亂試以品以學豈不超然管呂周霍之上哉而實不中聲無濟縣官之用立心險僻卒成當局之逃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

謂強國家于若人奚賴焉獨盧懷慎之清尚鎮俗而貽譏伴食則以其時柄國之臣乃救時之相彼實能讓或者至與之以休容之目殆不得以流輩共擯之也大抵論人者當論其實用不當論其浮名才苟肩鉅何必于清流識苟燭遠何拘以蟲技故有衛霍之韜鈴則息夫主父之談非雄矣有龔黃之吏治則石渠天祿之文非燦矣有蕭曹之相業則簿書刀筆之業非俗矣

有姚宋之謀斷則刻燭成詩之技非壯矣進而求之其周公之才之美乎襄八百之鼎而不以才名此夫才與品合而非清尚之品也此之謂真人品其孔子之博學而無名乎極天縱之能而不以學著此夫識與學合而非博物之學也此之謂真學術令斯人而可起雖爲執鞭所欣慕焉

國用

蓋昔人有言王者之法莫備于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當是時齊地什一天下而彼以三分制國用二在賓客則用之宮朝及一切國典軍興不已簡乎說者謂其伐薪煮沛費用故饒而愚以爲不盡然也嘗考周官理財自王宮始管子殆得其意而用之故以生合之于節而後能以一隅之力應天下而有餘今其

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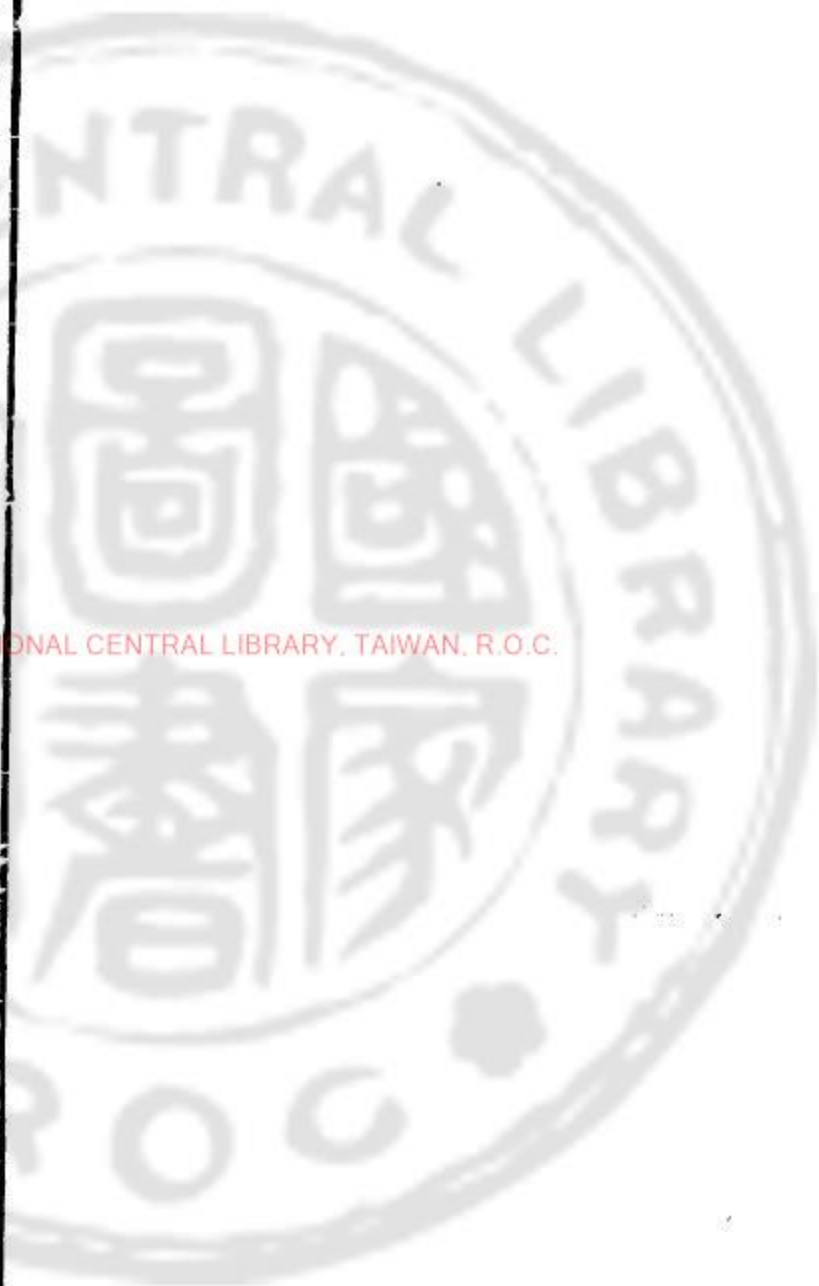
書山高牧民楊權輕重諸篇具在其與周官審時察用均內外節經費之義隱然符合者故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傾之府固自生財良算未可以其捫牢之策富強之謀而隨聲詆訾之也漢興文景與民休息海內富饒而元朔元狩之間物力大耗卽以桑孔日夜持籌佐之不能給繇此觀之財固有蠲之而愈以豐歛之而愈以耗誠如執事所言者 今天下之財何如哉

窮天之產罄地之毛非遜于洪永之時也開採權酤之使出農投耒商抵璧非減于桑孔秋毫之析也卽間有軍興未至如六將軍出雲中定襄之日也而大司農日凜凜憂不給其故何也問之馬價馬價竭矣問之鹽課鹽課盡矣索之民間民間空矣將遂束手無策耶愚請訟言其所以耗之者而徐及其所以足之者可乎今之輦輸捆載而之邊也外以媚虜內以媚竈而又

竊以自肥何所底也武弁太濫自弘治中已餘八萬今復不知幾增矣長此安窮也宗藩之祿率十半支而不足藩與國兩困而歲增月益又何有程限也然此尤可問者也輦而入大內者如實東海入不復出城狐社鼠強半窟穴其中度支不能詰司會不能計直朽蠹而已三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三寸之管無當江河不能足以水也而徒瑟瑟焉與民爭錙

銖之利叢怨階厲可勝歎哉是惟聖天子慨然與天下更始外者節之以入而塞蟻穴之漏內者輾之以出而散大盈之藏財用庶有濟乎不然用心計之臣以斷國家之脉所慮益不獨國貧而已生不佞妄以此附史遷平準之書桓寬鹽鐵之論云

問宋儒朱子言天下事千變萬化無一不
本於人主之心是已而又言大舜惟精惟
一之戒孔子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心
而爲萬事本夫精一與克復果若是一揆
歟堯舜仲尼所祖述也豈所云其心至今
在歟古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未嘗有
須臾怠治心治世用此道耳我 太祖
高皇帝開天立極檢點身心同符堯舜載



在 寶訓諸書可闡繹也 聖聖相承
至 先皇帝道揚末命直以堯舜望之
皇上以輔成堯舜屬之三事大夫授
受之際隱然道統之傳矣 皇上臨御
以來 學求日新 政務盡善 出入起
居動合天則固純乎道心用事而人心之
危其防不可忽也何以精何以一何以克
復宜何置力歟將亦從耳目言動間慎之

歟制外養中抑別有說歟夫 高皇帝
深于法堯舜者也抑守 家法卽可以符
往聖歟諸士誦法孔子思堯舜其 君素
所畜積也其質言之執事者且籍手陳焉
辛酉順天程

蓋聖王之操天下自操心始操天下者放吾心
于天下化其與吾心隔者而世治矣操心者歸
天下于吾心去其與天下隔者而心治矣天下

之心原一人之心而其與吾隔者失不在心而在人心人之有人心也以有已也有已卽私于已私于已便不公于天下其見于四支發揮于事業方且爲偏爲倚爲踈盤爲痿痺所云心之不正天下事無一得繇于正者也顧心之用甚宏而已之根難拔夫錯綜變化宰世揆物極于無外者心之用也祓濯葆攝絕本塞原極于無內者治心之方也嘗試叅稽道脉証嚮聖學蕩

瑕滌垢剖析毫芒極無內以極無外卽聖神猶病焉在昔道統闢于堯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止矣舜益以精一夫精之一之卽人卽道中體乃見保守固無二也乃仲尼語爲仁曰克己曰復禮曰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曷嘗依倣前言而朱子直合之曰是皆所以正心爲萬事本何哉蓋人一心而已矣就人言心以天之性托于性之欲而保合之權不爲造化用而爲人用其用

于人也心又不自用而轉爲形用形之用其大者曰目曰耳曰言曰動自有生人以來能閉明乎能黜聰乎能塞兌而墮體乎曰不能人同此已也自有此已以來視果還明乎聽果還聰乎言果從而動果中道乎曰不能旣失其則卽非其衷而人又同此人也故舜所謂人卽孔子所謂已無兩也性與情同門而情常掩性理與欲共隣而欲常奪理出乎陰乃入乎陽暫而明倏

入乎幽非至精莫能分非至一莫能持非勇往直前莫能決精如揀金焉務淨其沙一如守舍焉務扃其戶克如禦閉焉務遏其敵蓋當其交動孰清祈嚮之途故精在一先當其交戰孰收全勝之局故復在克後是舜所爲精一與孔子所謂克復似有兩而非有兩也曰中曰禮曰仁無可名狀而若有名狀總以明本心之體曰精曰一曰克曰復于無可把握中若有把握總以

殷檢心之功千聖之心無二心卽千聖之治心
無二法所謂其心至今在在以此耳心之操不
操而世之治亂舉基于是百王不能違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闢統開天同符堯舜其語曾
魯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堯舜之
心而欲施之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又語
朱善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人當常持此心
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又

語李善長曰身與心如兩敵然時時自相爭戰
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朕能之防閑此心使無
妄念則未能也望道未見此非 高皇帝猶
病之心哉至我 先皇帝末命誠有如執事

所云是授受之際天實開之 皇上以心傳
而膺萬年之曆矣伏覩 御極以來當 凝
命之一初 懋建中之大德 黼宸時御煥恭
已之光 旃幄日親厓遜敏之力昭登帝圖儀

刑 祖宗直將規天矩地矣乃執事猶鯁鯁
人道之辨而憂乎危者之伏也入于何門防于
何術豈易言哉愚竊以狂者之罔念易轉而聖
人之罔念難祛又以為士庶之遏絕猶賢人可
幾而帝王之洗濯非至聖莫及何也常人制于
所莫遂而帝王快于所爭効也以聖人而秉帝
王之軸差之者毫芒而釁已通于庶政淪之者
頃刻而禍已胎于百年操之如何蓋欲之乘人

無涯而人之用物有節節者本乎人之精而合
乎天之則吾以此求中焉吾以此觀禮焉自非
察幾于交動以決勝于交戰不可是故恬淡無
營心之素也悅于目而牽于意則有勞形搖精
以決性命之情而不顧者可懼也蓋神氣聚散
機在目 皇上精之受象之先截然以立命
之心清暱近之心即目之所注不勝窮而視不
以已以天下矣靜虛無礙心之靈也遜于耳而

偏於聽則有拂經悖常以廢是非之公而弗恤者可懼也蓋精神通塞機在耳 皇上精之受響之先廓然以虛應之心決壅閉之心卽耳之所收無限而聽不以已以天下矣發號施令志意在淵蛭而世罔弗象指焉快情于莫違而綸綍之體傷可懼也 皇上精之啓口之頃毋使腹臆之私乘巽命之出而言滿天下無不臧矣出入起居舉動在密勿而世罔弗稟儀焉

嬉媮于蹈履而表極之矩墮可懼也 皇上

精之錯趾之頃毋使恣睢之氣乘百爲以見而行滿天下無不欽矣而猶未也天下惟義理之切劘可以涵養此心惟方正之規拂可以夾持此心惟顯微無間可以一此心惟終始無二可以保此心蓋切劘之繩束誠不若耽樂之適志顧寐者以覺迷者以醒獨義理耳 皇上細旃之聽孳孳矣而允懷道積未也得無以逸樂

奪歟夫罔逸罔淫精一者方嚴遊淫之戒而防
何可勿惕也規弼之切直誠不若狎暱之快情
顧愆者以繩繆者以糾獨規拂耳 皇上于
耆俊之登殷殷矣而惟和惟一未也得母以近
習移歟夫勿二勿疑精一者方凜邪正之防而
辨何可弗早也以帝之允執也亦何時之弗然
何境之弗然 皇上大廷乾惕矣得母以深
宮弛歟初政勵精矣得母以習久玩歟夫修必

慎而思必永精一者方且審幾于內外久暫之
間而 皇上之所兢惕何得以隱顯易操初
終易念也如是而講習討論之時多逸遊宴樂
之時少如是而賢人君子晉接之時多便辟側
媚狎習之時少燕閒之肅穆不異廣衆之森嚴
久道之瑩精無改出震之勤勵無所以一之者
而一者常一無所以千之者而復者永復從心
而造治何必不唐虞從心而繕德何必不勳華

從心而進學何必不孔顏而愚以爲祖述堯舜者仲尼也紹明堯舜之統者高皇帝也蓋治本于道道本于心求之政不求之心是大中爲襲跡之理矣高皇帝之語曾魯者探本之論也主術約而易操皇上師之以出政可以鏡化原矣方寸之動理端始萌欲念亦芽自非至公無私何云化人爲道高皇帝之語朱善者持守之訣也心體操而易舍皇

上師之以宅心可以證玄樞矣去私如吹影存理如鏤塵故祛身之妄動非易而閑心之妄念尤難決勝于兩敵之間蓋身體之而彌見其未從矣高皇帝之語李善長者閑邪之法也累心祛而易滋皇上師之以審幾可以葆心極矣朱子不又云乎人主之心出于正則天下無一不出于正蓋散之而禮樂刑政總肖心之符斂之而耳目口體皆害心之具故論心之

徵應一日而周于四海之外天下所以歸仁也
論心之精微一瞬而莫間其祓濯之功道之所
以須臾不可離也 高皇帝惟實心體驗精
志內觀念起卽覺故知妄之不易祛妄起卽除
故信閑之難爲力自湯文以下蓋未有澄嚮堯
舜如我 高皇帝者夫萬古一堯舜也居于
百歲之後而追蹤千百歲之前誠未易言乃
高皇帝之家法不羨墻在望乎矧紹聞于

皇考德言在耳率祖攸行一振奮間以幸天
下以躋邳隆上理也以監成憲以揚前光至孝
也以遡四勿之脉以紹十六字之傳鴻名也意
三申八夫日以陳于前不在臯夔後矣草茅下
士且拭目俟焉

問史之重也久矣後之作史者無不侈口
於春秋其法可得而言歟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蓋取其直也而說者
謂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若不純任直
者何歟馬遷洵良史才乃稱之者輒謂其
有春秋之遺意何言之易也抑有說歟若
晉之孫盛唐之吳兢皆以直史名於春秋
亦有當否不然則春秋而後幾於無史矣



有接其統者誰歟日者奉 詔纂修

兩朝實錄至鉅典也然而難言矣詮次僅據故牘不虞掛漏歟卽摭摭徧及志林不虞龐雜歟臧否馮之月且不虞失真歟損益任其師心不虞固陋歟此猶其易者也至若事關 衮職語涉禁庭齒馬之嫌寒蟬之誚兩無當也茲欲詳而核辨而裁直而有體異而不阿奚若而可如春秋微婉

顯辨之說亦可用於今歟多士其纒纒言之毋徒曰蘭臺石室之事非經生所敢議也

辛酉順天程

史曷爲而重也寧第以屬辭比事備一代之編摹資千秋之覽鏡而已無亦曰一筆一削榮辱判於淵雲以勸以懲陶淑被乎天壤也云爾則作史者舍春秋其誰取鵠焉春秋之法見於杜

氏之序傳者不具論論其出於孔子之自叙者
誰毀誰譽三代之直道而行是也善哉董狐之
爲史也穿爲戎首盾受惡名亾不越境反不討
賊數語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秋霜烈日之氣故
孔子以良史稱之曰書法不隱繇斯以談史之
貴直而賤隱也明矣彼微而顯婉而達之說乃
左氏摘其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者而闡發之若
曰命意如此其奧也選義如此其精也而豈執

事所云不純任直之謂哉馬遷誠良史才也洪
荒以降簡編殘闕而遷崛起而論次之勒成一
家馳驟千古闢域內之大觀藐枕中之鴻寶固
擘而下非其倫已然劉向楊雄之稱之也曰其
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信斯言也卽春秋
之法可幾焉而不盡爾也蘇洵之稱之也曰其
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
而明信斯言也於春秋之法有合焉而亦不盡

爾也春秋之法尊王爲大漢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典太學修郊祀定歷數協音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遷畧之而獨於祠神求僊寵幸方士之誤備極摹寫誦書之論豈曰無因孟堅諸人所駁姑無論已而可遂過許之乎若夫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枋頭之事諸子泣請爲百口計怒不許吳競撰則天祿直書宋璟激張說證魏元忠事說陰祈改數字不許頗得不隱之義庶幾

董狐之風其於春秋益滄海之支流聖門之游夏也夫諸史爭鳴聖統莫續得宗衍派其惟紫陽氏乎通鑑一書肇自涑水討論彙括治道著龜獨其暗于正統之辨故有不識王霸之譏而紫陽乃爲之訂訛正舛作爲綱目帝蜀寇魏而炎劉之統系復延存唐貶周而李氏之委裘無恙黜楊雄于陶潛而貞邪炳若日星進河東退朱梁而忠逆明於觀火故曰歲周於上而天道

明統正于下而人事定大綱畢舉而勸戒昭細
目咸備而幾微著豈特素王之忠臣實亦麟經
之嫡派矣今 天子篤嗣服之孝思肇弘文
之遐貫深惟 二廟髯升實錄未備 特俞
輔臣請啓 天祿石渠之藏集蘭臺芸閣之俊
列局分曹而纂修焉甚盛典也雖然談何容易
更 二聖之熙明閱四紀之歲月其間大典
大章大賦大獄 綸綽之傳宣 仗前之敷奏

以至官方興耗疆事之得失至紛至曠殆不勝
收一事遺佚便令後世不復覩聞一言詿誤遂
令後人執爲口實而可易視之哉是故拘故牘
則虞掛漏采志林則虞龐雜憑衆口爲褒貶則
虞失真任胸臆爲剴裁則虞固陋誠有如執事
所慮者愚生足不及圖書之府目不窺石室之
函其何以置對試就明問而質以臆有四焉曰
蒐羅不可不廣也夫聚腋而後成裘累絲而後

就錦國策篇缺劉向得於縉紳之家晉史原文
孝武得於遼東之本而區區故牘是據乎弟令
張彌天之網鑿無窮之門卽稗官野史悉資弋
獲而況作者如林筭珍克棟廣收而博采之掛
漏可免也曰采擇不可不精也夫砂礫汰而金
出砥礪擯而玉收劉子玄之史通蘇老指其俳
狀謝安石之謚議桓溫取其碎金而猥云志林
易淆乎弟令淄澠不竝挹薰蕕不同器卽童謡

俚諺猶成溫潤而況笙竽竝奏雅淫立分博覽
而約收之麗雜無慮也品隲不可不審也夫鑑
照而妍媸竝默衡平而輕重不爭王導黨逆竊
夷吾之虛譽袁粲殉國蒙逆臣之竒冤而謂月
旦可憑乎弟令以諸葛之秤心奮南史之直筆
卽千古之貞魂可揚佞舌可斬而况素履未溷
故老猶在核實而獨斷之無虞失真也商確不
可不詳也夫扛鼎貸力於衆雄舉木籍勸於邪

許周必大每志傳成互相刪潤而後出溫公出入載筆彙記異同以相參而謂胸臆可任乎第令捐蕭衍之護前效孔圉之下問卽山澤之負竿可以咨禮采樵可以訪樂而況者碩克庭博雅盈署周諏而互證之無虞固陋也若然遂可勝其任而愉快乎未也尤有本焉蓋聞史之權竝天與君而爲三以無私也天無私故春生秋殺總成品彙昭蘇之功君無私故爵賞刑誅總

爲人倫埏埴之器史亦無私而後玄工之所不逮籍以贊襄王化之所不周賴其補助乃稱斯職耳不然蒐羅雖廣亦春華之採也簡擇雖精亦鄭賈之朴也品隲雖審安知無穢史之疑商確徒勤未必非道傍之築而欲偃然列於著作之林北面仲尼稱弟子能無厚顏也耶執事又以衮職禁庭爲問若謂直之嫌於齒馬隱之疑於寒蟬爲難之難也者而愚竊謂不然也

神廟初握乾符迄於二紀 手披天鏡之
光 躬執河魁之柄朝疏夕 報下令于流水
之源東討西征威加乎殊絕之域覲美揚休簪
筆快事無難也 光廟龍飛五位僅一閱月
朝政煥乎一新人情灑然丕變 發帑罷權
敷天沾浩蕩之 恩爰立旁招百職有彈冠
之慶紀功昭德擗管生輝無難也惟是 神
廟深居靜攝以來張弛之間似稍有不厭人望

者所謂尺霧障天不虧其大寸雲照日何損於
明無能諱亦無庸諱也執事何慮焉無已則以
瞽說進元狩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而史
曰獲一角獸若麟然此春秋之所謂微而顯者
也其意可做也天漢之末海內虛耗岌岌矣而
班書曰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
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此春秋之所謂婉而達
者也其意又可做也抑愚尤有說焉 神廟

英資睿斷度越千古凡於綱常典禮斟酌裁定無一不協乎天經而遵乎祖制況於天性之親不易之統國祚安危之所關九廟神靈之所鑒而有他乎而外庭妄生忖度過爲杞憂心非不忠事則罔據謂宜昌言一表章之母令弓蛇杯影之疑流布後世虧損聖明庶幾傳信千秋可稱實錄也云爾草茅賤士不識忌諱妄言若此亦可進而教之否

問帝王御世必先定其規模而後輕重布之卽一隅一事蓋亦有規模焉今天下東隅未靖亦旣殫心力圖之而規模可指歟姑無論今事昔宋之勤兵於西也則韓魏公范文正兩君子持議各異然無不定戰守規模以入告而身任之卽議不同而心相得也其所條請不具論論其同對崇政諸策蓋是時兵不下三十萬而曰久守之

計宜用土兵夫土兵固所謂諳山川習戰
聞者而僅宜守歟無亦兵不得減而物力
不足特以土兵便歟以契丹之強委曲調
之矣而又招徠諸羌招諭唃廝囉至惓惓
山界番部選酋豪鎮之儻亦營平致罕开
之意歟其用三師破楚之策則欲以偏將
勇者五七人敢死軍一二萬擣虛覆巢而
更迭疲之夫擁三十萬衆而用若此然則

兵精而可寡可竒歟且兩君子用兵尤欲
振紀綱曰詔中外不得輒言邊事夫邊事
奚不可言而曰沮永圖歟規模定紀綱維
之不獨邊也兩君子之議或亦有合于今
乎予大夫試借箸以籌

辛酉順天程

自古馭天下者必式之規模維之綱紀而中之
條次節目勢輕與輕勢重與重隨所值以爲注

錯者要於其式有畔焉無得軼越有幅焉無得黜嫚而綱紀爲之維故舉天下羣策人百其慮而致于式也舉天下羣力人殊其塗而歸于式也蓋農軒盡制于羽裳姒姬調謀于僊巧一時立之千百世遵之一人操之億兆人趨之故力省而事倍議省而功倍一代之治自成始終一事之叙自有本末未有悠悠泛泛絲棼于先睢睢于胸委于後如舉大木然衆邪許而不知

其何適也如負大舟然衆欵乃而不知其何繫也遂使力者願息于未定孱者濫吹于方囂譎者觀釁于有乘慙者拗執于無術而沉心遠謀固已策終始之成虧持旁觀之勝算矣執事策東隅而有意韓范之西畧乎竊謂大臣之建助名也有包括一世之規模而後能提攜一世之紀綱凡襟期不超乎外者其籌畧必不運于其中准識也參天下之大局唯膽也肩天下之大

負成敗與天而運數不能格其所必爲毀譽與人而君父不能強其所不可益韓公琦自許以膽而范公仲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然則維持天下者唯斯人乎當元昊之僭也益不以錦綺易霸王而黃屋帝制犯府州寇環慶且北挾契丹也于是削其爵以韓范兩君子經畧其中而捍禦之備首鄜延次環州次涇原次同州河中而中之可戰可守可以守爲戰可以戰爲守

卽兩君子不相襲而相謀淹之言曰嚴邊城使我有可守實關中使彼無可乘繇是敵不敢深入而二三年可弱淹殆先招納而主守者琦之言曰昊據數州之地兵不過五萬而以天子仁聖使小羌遂併兵之一策曾不敢越界濠咫尺也而蹙境棄民琦殆非招納而主戰者然淹于時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敵長驅則躡其後敵情歸則擊其紛故它路衄而援至卽昊曰無以

延州爲意然則淹豈專招納者守而戰也琦于防兵之外益三萬統以勇畧而遠斥埃于敵將動則據要害伺其來于敵未動或淺入之以破和市招種落期于三二年屈其力蓋曰招未効則別命以觀其隙琦豈不招納者戰而守也譬之邪許然先之後之而木舉矣譬之款乃然左之右之而舟行矣蓋兩君子精神畢用于敵而不有其身況于身以外之是非心力畢萃于兵

而不求其名況于名以下之利祿故進之官可五辭而必不以虜遺君問之代可終守而必不以難遺後其諸所條次規模有曰用土兵用蕃兵用竒用寡蓋是時夏戎輕京戍曰東兵而土兵號疆勁諳山川識道路戰相救也守相安也以同仇之誼報骨肉之慘氣更倍于是城籠竿敵蕭關鳴沙而合鄜延渭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汰其弱稍以東兵三之一助其勢遂以省餽

餉法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故有土兵之議是時橫山之部合二千里皆勁卒也有料餞無他費而我不能收且爲敵用夫兩質寧堪左袒者于是立條約明恩信一切纓椅銀綵之賜各有差而明滅大部也訛乞團練也歸而予居子官又爲城要害以聯之請幹人以拊之更爲招徠其馬若喚廝囉輩厚直以引之其質子若酋入臥內撤衛與語以親之法曰伐交亦曰親而離

之蓋趙營平之破羌也故有蕃兵之議是時四路之戍合則衆分則寡日以不能戰之卒分爲守而敵方合攻以戰于是議以我之寡分敵之衆法以六七偏裨用精卒一二萬而攻虛攻脆蓋偏裨力滿而氣張志壯而途遠視夫巧避之而巧逢之跋跋于文吏而颺于旣飽者功相萬也抑又以精卒而更迭攻之使其無不備蓋闔閭之伐楚也爲三師以肄焉而吳入郢法曰佚

能勞之安能動之故有用竒用寡之議蓋兩君子立之規模隨天下效其力提之綱紀合天下務其中其見之定則異議不參而同心亦不入其衷之虛則同道相謀而異已亦相關其在于今則建酋之狡不滅元昊也兩屬之夷不滅蕃部也兩河之子不滅關西之山界也其士紳之秉節懷訟雪耻讐兇不滅世衡爽元也以今之規模效兩君子之規模愚亦曰兼用土兵便夫

以數十金募一夫于千里而日餼之日給之曾未得其半臂之力而逋矣何如饒其糈于土著而精簡其人統以有能之將況今日之遼非嚮比也如必羞隴西嫌茂弘則書生奮臂而羣酋失措千人且鼓行而南也孤憤不可用乎一夕失守而奔海上者數萬一夫倡義而聚海上者又數萬羣心不可用乎聞東之警而投繯者指可掬則鞶帨寧遜須眉也忠節不可用乎三屏

結一膽何如以三屏之遠費爲一膽之近供而兼用之也愚又曰兼用夷兵便夫貪漢財物夷性固然古不用突厥乎回紇乎今不用三衛乎專結其酋長曷若統聯其部落偏任其一曲曷若合收其全力或曰拒前進後種種爲虞不思狐短鯨長或自爲孽而誰埋之而誰搢之竊意獨勝之收刃錚之利兩傷之觀鷓蚌之成卽不幸有亾矢遺鏃之患亦可堅同讐之志而絕交

質之憂蓋

神皇帝朝密謀不以入急需不

以出其得恣曲逆以黃金而不問乎今則不然矣衆謀僉同封椿立下儻得數百萬恣幕府之澠絮寧唯三韓之甲頓出朱蒙卽肅慎之楛盡空虎落將野利可殺剛浪可間明滅可前茅訛乞可後勁不然則脫鸚籠而飽松聲者俱足虞也愚又以爲用竒用寡便非謂兵專竒專寡也衆集之而別以寡用之正出之而別以竒用之

法當以海南爲左翼連東國以擾其東之南以河西爲右翼連西夷以擾其東之北以山海爲衆爲正資兩翼爲聲援而抑以資兩翼之聲援卽兵未集也不妨以渡河爲聲而時南擾之時北擾之兵旣集矣則出其不意直擣之而兩翼牽制之視所入變爲正視所不入變爲奇持范之遲重用韓之淺掠頃者鎮江之入法稍合果其羣胡雛而大至乎正恐驅叛餘爲虛喝而誤

我也如其有攻必應則酋衆可寡而三師破楚之策可用蓋自古未有歲聚數十萬枯坐以待其來而不簡不習不偵不諳不聞兩君子之密切相度乎某可扼某可伏山川之要害可指也嚮者鴉鵲險而我不能乘鐵嶺憊而我不能乘又何問獨寡而衆不集獨奇而正不應乎故合謀于策應則先期非失也用間于借資則詐降足用也今天下言邊事者紛紛矣嘻吁不同用

而同氣溫涼不同候而同時然不悉環中之細則胆不確不窮域外之觀則識不入竊意是役也必戰爲規模飭法爲綱紀兵精而厚其直則十萬之額軍可辨將精而盡其材則撫鎮之額員可給然力不能兼三之用必不足辦遠而人非有包括夷夏之襟期必不足兼三之用兩君子之行邊也以呂富諸公爲相而歐陽蔡余諸公爲司諫然必曰詔中外勿得言邊事也今天

下籌邊如諸君子者邊事何必言亦何必不言乃若士大夫譚時政曰不能拔人而見殊命豈然矣蓋兩君子嘆焉而今不靳殊命也乃邊臣廉而富於用更急何者邊臣不廉不富必不能用士必不能用間必不能用奇用寡用敵必不能用敵情而爲之備嗟乎
先皇帝遺

皇上以財誠不宜不節而遺
皇上以兵亦不宜不靖以
先世之遺財靖
先世之遺患

是在當事諸君子奉 皇上以富歐以韓范
以蔡余天下寧足平乎乃若好水之魴上釋之
而不自釋也進官之命上予之而不自予也古
君臣處功過蓋若此矣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卷四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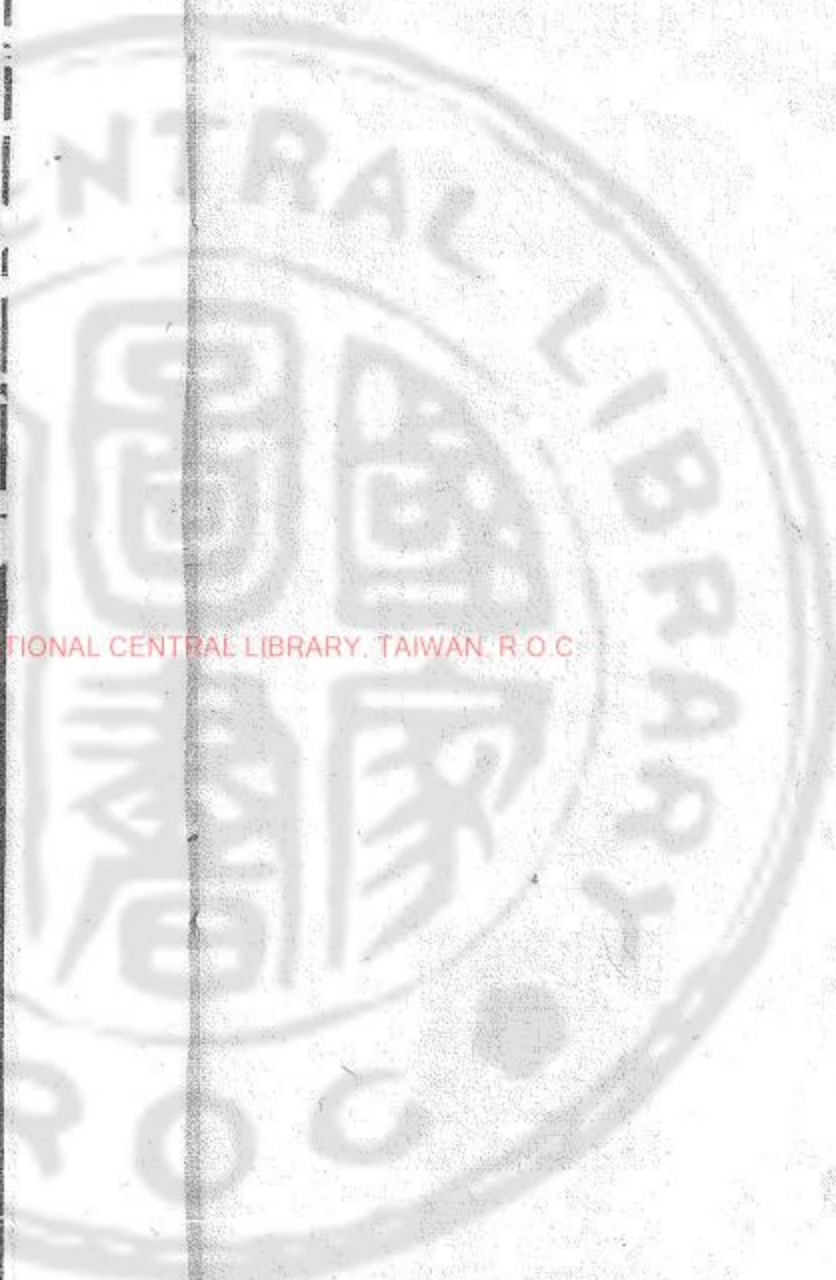
武康駱從守乾沙甫著



誌銘

○胡大夫敬堂翁暨配楊太宜人墓誌銘德清新定

從宇廬居而為黃比部銘其尊人之墓踐宿諾也及是胡比部復屬余兩尊人銘而且不聽辭曰夫有先之者矣余不得已而誌之按狀公諱咸賓字宗明別號敬堂以選貢除英山令以子



比部君守福寧滿考贈奉直大夫知州公於是
稱胡大夫初配陳氏未幾卒贈孺人續配楊氏
封孺人進封太宜人公之父曰文岳公心傳諸
生績學力行數奇不第以公貴贈如公官王父
曰寸耕公芸博士曾王父曰木山公瑄登成化
辛丑進士官泰安州守新市胡氏之顯由木山
公始胡故籍餘姚已徙海寧其徙新市始自離
菴處士子贈君介石公熙卽木山公之父公之

高王父也慕義好施凶歲作糜哺饑嘗入古廟
見一人病且殊試藥之甦乃日操食飲往視之
遂活其人後橐數十金爲壽以報堅謝不受其
後子孫遂用儒術起家衣冠累世不絕蓋陰德
之報云公生而穎異讀書日十行下日誦數千
言讀曆一再過掩卷可覆寸耕公奇愛之携之
官每抱置膝上歎曰是兒駒齒未落已見龍文
已而寸耕公歿而文岳公遊諸生間甚困殖日

控遂趣公徒業曰而不視而公平噉書何濟祇
益饑耳公勉爲徒而賈非其好也會賈亦絀復
棄去受書文喆公不憚公弗爲改弱冠補博士
弟子員越之中倭也兵燹及於新市居民跳一
市盡空而文喆公獨臥病不能強起走公偕仲
侍文喆公泣遣之曰去去需之胡氏無種矣公
伏牀下不肯去推仲仲亦不去而倭卒不果犯
其廬以解人嗟異以爲孝感文喆公尋歿公哭

踊柴毀病幾殆時食指頗多家無兼晨之業七
箸且廢公意氣自如益發憤下帷業日進所居
羔鴈成羣質經問字者履紛錯戶外脯入以奉
三母甘旨及哺仲季兩弟不給則楊太宜人脫
簪珥佐之三母者公之大母蔣繼母沈及外大
母某也公痛母姚孺人蚤世不迨養迎養外大
母於家故稱三母云值歲儉米騰貴公旣舌佃
于外而楊太宜人日夜椎布操作逐機杼鍼刀

之息以舉箸於內日僅可一舉火然而太宜人承公意旨必先具精食上食三母次飽兩叔而自以鑊底焦飯雜糠覈而食之每至中夜忍饑拈鍼兩目眩瞢酌水就枕而已太宜人之父楊隱君聞而憐之間割膳相餉太宜人不以濡唇潔而進之三母不令知所從來歲時節序必具酒脯觴三母甚懽沈孺人舉酒祝曰願生佳兒以報賢孝婦也公尋廩旣縣官會

莊皇帝

御極 詔選天下明經多聞之士卒業國學時督學使爲海南石洲林公號知人雋公公故名傾諸生及是聲益籍薦紳先生如鹿門中江敬菴諸君子皆心折公倒屣定交謂公且取制科高第若掇而公射策輒報罷久之公喟然太息曰吾腕中豈有鬼物耶抑固命也且吾亦安能悒悒久居此乃謁選令英公下車問民所患苦及所便利慨然以興除建明爲已任于是次第

立保甲建社倉新學宮清履畝已乃鈎剔吏蠹
杜塞窟穴官職甚修顧獨耻爲齷齪小謹善事
上官媚悅過客爲名郵英去郡七百里而遙故
事御史臺使者五六輩歲一行郡輪蹄相屬且
至令必先往伏謁迎送惟謹監司守丞以下來
去亦如之令率一歲中強半道路官職耗廢公
勤於治民而於迎送候司較緩卽當有所謁須
偵至而後單騎馳之往往後終以此失貴人指

公天性聰明有斷聽訟決遣如流邑有半升官
事之謠謂質成者朝至夕罷不煩少需索米也
一富人爲桀黠子所持告得抵死罪已誣服公
一訊立破械出之蓋所坐殺僧公驗視非是鞫
之果取死乞免髡之者耳一邑稱爲神明有坐
刻章爲姦利論死奏當數歲矣公視其文正刻
曰此非宿猾且賊未入身可活也白之主者得
末減公精於折獄而恕於行法類如此而太宜

人亦輒乘間以察寃省刑愆憑公每語人吾爲
令數歲獄多平反民不稱罷吾內子有助云報
滿考最授階文林郎 賜恩贈封父母配時當
路者交疏薦公治行高等宜需不次之擢而最
後李某啣公謁見緩數媒藥公短它李某某力
爭之不能得公聞之卽拂衣去英人弗忍爲伐
石勒公治狀以志思旣歸杜門手一編危坐竟
日雖家人請事若弗聞也者壹意課子口授以

淵雲兩司馬之業及制舉藝文每語比部君若
生有貴徵若當亢吾宗雖然而父踰艾矣勉之
令而父得及見亾何邁疾遂不起且屬續神色
自如曰死歸也第誠兩郎君卒學砥行以不忝
祖父云公修挺美丰神豁達有度性不喜酒顧
好客諸生時卽甚貧然而賓朋過從必質衣治
具張燈達曙絕不作窮措大色性孝友喜急窮
交喪沈孺人哀戚甚悼如其所生令英時蔣母

春秋九十而高不能往餽問之使交錯於道路并餉仲季令得壹意視膳無他而太宜人亦日夜念蔣母不置身衣補苴澣濯之衣而手紉細縑奇溫之服以進衷袒之屬無不備具公見而喜之英歸猶及舞綵蔣歿公年不當致毀公竟致毀內外稱之舊廬三楹公拓樓數間悉推與仲季置墓田及分仲季各若干畝舊館人之子某負百金二欲以居償公愀然曰是吾與若翁

故所朝夕吾伊嘯咏處吾何忍見此折其券鄉閭親故緩急叩門公無不竭蹶以應間入謀之太宜人太宜人輒欣然解珮無難色蓋公旣倜儻輕財而太宜人復以柔婉從史公以故愈益好行其德公歿後七年而比部君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則太宜人日夜稱引公遺言提策擢勵實有力焉公及太宜人舉子晚憐愛備至迨就外傳以後則嗃嗃督課不少寬假太宜人每

偵知案頭矻矻輒喜否則爲之據案不食竟日
不怡以故比部伯仲感激自奮迄用有成比部
君守福寧太宜人偕焉卽又時時屬以恤民省
刑如在英山時太宜人共儉惠和旣貴猶身自
雜作于婢媵之間曰吾不忘忍饑夜作時也御
下煦煦相撫雖婢子無疾言遽色疾革絕無繫
戀意第合手曰兒幸已立未亾人有以藉口而
復地下於願畢矣先是公且歿問知爲某日瞿

然曰是吾先君逝之日也吾其從乎起攝衣冠
而逝太宜人故奉佛及是口囁囁猶誦偈皆若
靈光靜定而委蛻以去者然公卒 生 子二
長卽比部君爾慥甲辰進士以壬子年 月
日啓公窆而以太宜人合葬焉史宇曰胡大夫
侍父疾於寇至之日兵在其頸而不忍避去此
與荀巨伯之事相類守正過之察獄必以情罰
疑從輕雖古所稱循吏何以加焉楊宜人上宜

其夫下穀其子翟氏之名與陶令竝著士行雖
賢亦繇母德閨房之秀益可以忽乎哉余故爲
之序次其事并系之銘

曰碩人敖敖文史滿腹愛此逢掖嗤彼賈服長
鯨驅人市門折軸且反而哺隣禍得福嬰兒在
懷狐兔遠伏有令如此我生我鞠亦有賢媛終
溫且淑雞鳴相勤熊膽式穀雝雝喈喈雄雌相
逐引雛翩翩實起鸞鷲孟溪之阡爰懷雙玉萬

有千霜玄廬馥郁

廣西右叅政存彝凌公墓誌銘

嚴舍人

廣西右叅政存彝凌公卒孤懷德等窆有日而以錢叅知狀就余聖室再拜稽首徵銘焉余瞿然三肅而謝不敢曰宇匪直不嫻于辭也且先君子儼然在殯而爲君家銘墓先王制禮之謂何德等復再拜稽首泣以請曰窆日薄矣先君需以瞑矣吾子忍于藐諸孤豈其忍于二十年相知之先君余不得已廼覆成言而詮次之公

諱嗣音字孟昭存彝其別稱也上世籍安吉元至元間時中以進士官秘書監子懋翁景定二年進士官翰林院直學士生二子伯說至正八年進士元亂歸隱著六經疏義 高皇帝召爲捲簾使仲謙公始祖徙居歸安之璉市爲歸安人再傳賢登洪武戊辰榜歷官京兆謫均州

宣帝朝徵拜司馬行中丞事固辭不拜

御書賜老堂三字賜之遣歸賢生晏如博雅工

書召入中秘與修永樂大典成拜吏科給事中遷右中丞卒于官五子最幼爲公高太父敷贅晟舍閔家焉遂爲烏程人敷生雯雯生紳皆有隱德紳生封公北墅公雅公父也事繼母以孝聞公生有英骨六歲就外傳口過成誦年十八補弟子員先是學使者頗省錄士大夫子若弟而公家兩繕部片簡青衿同舍生叟公旬先公唾之曰丈夫安能以七尺走孔竇進聞者大器

異公北墅公故不問家人生產貧日進又內壘
家爨外中繇役艱難萬狀而公以弱冠之年代
父支柱見日而出見星而入夜則篝燈手一編
自課恭人紡績于旁率聞鷄始罷罷則起應叫
呼以爲常蓋五年而始以試牘知令得息肩云
丙子上公車歸而服母喪哭踊如禮庚辰成進
士試南昌令南昌繁鉅甲于江右號難治公潔
身勤政奉法循理邑有濂溪先生祠其地爲勢

家卜宅者所耽會有詔廢淫祠因請之公弗許
曰是非淫祠令不敢以先民伏臘地爲壽奉詔
度田相腴瘠差等三則成賦豪右爭承竇且百
出公謝絕請謁破散交關籍皆手定賦得其平
民至今稱便有叔侄皆顯而郟侄善兩臺許叔
犯科數十事下公廉之公謂忿訐之詞大都誣
駕況以軋季父甚矣宜度弗問兩臺初嗾公迂
卒歎服公爲政務持大體類如此尤喜廣厲學

宮提獎士輩月有程季有校所賞識士先後取高第致通顯者不下數十人壬午之役閱卷得五皆名士治昌三年問遺屏迹守藏豎間以羨進管而逐之于時兩臺交薦公治行異等而癸未上計中前請乞不得者蜚語調羅田羅民慄悍吏治窳惰公至條上便宜大畧築陂塘立保甲理淹禁平斗尺謹簿書罷諸弊政如餽獻供億常例羨餘之屬及綱曹老隸經紀頭目之墨

食于民者輿革各若干條不具載載羅田惠政錄中嘗蛟起水齧城壞民號呼跳躑公出故所銖索爲民備一旦者七白金糴穀榜衢某日某所某所各荷畚鍤會饑民還集因散穀鳩工修城城立完而民藉以活三載考績奉勅封父母配戊子擢南京刑部尚書郎去羅民德公有十愛之謠立像祠春秋公守南刑曹凡四年秉政不阿勲貴某漁獵于民民譁會奴病死誣民殺

之覺公請劾奏之事雖寢而勲貴膽落矣故事部寺體不得方幅有故移文則以司移廳不署名光祿忤旨逮公移文如例而光祿勲不悅有煩言公不爲動曰吾不能破例以名媚公大司寇陸與公比粉榆稔公識度深愛重公公不求昵陸晉太宰公旅見而已終不請間癸巳大計僚友某以執法被謗落職人莫敢言公爲忼慨庭辯事竟得直秋以父憂去哀毀過禮疽發于

背病幾殆免喪絕意仕進親朋從吏甚力復低回久之戊戌補原官朱邸外家奴責逋急逋者死御史奏下治之公逮至一訊立決曰奴抵主坐不知勿論初事發時人或爲外家危長安大猾幾幸厚拾復從旁恫喝之外戚恐獄成而後喜可知也舉朝皆以公爲得體尋出知梧州先是公守南曹故有聲及是聲益起有稱之于少宰者少宰閩人註公漳州若將以善地酌公也

者或以告公公默不應遂得梧州或爲公不平公夷然不屑曰夫獨非王土乎瀕行曹御史言事下獄廷臣予輕比上大怒下詔切責且罷黜主讞者衆恣欲引司寇以脫公正色曰爲直臣譴吾甘之聞者愧屈至梧謂民夷錯處之地治宜以綏靖不擾爲主乃肅括僚屬簡較胥隸恢疏網目宣布恩信權璫至爪牙數百人氣甚張要郡邑設祭樹旗問文于公公援筆爲文

曰今者御馬監右監丞沈永壽前來梧州樹旗收稅惟 皇帝勅命是遵神其効靈陰佑音

等與永壽同心共濟務期忠君愛民以無負所承 簡命如有故違 勅旨橫取私匿上虧國課下害商民者神必監之讀未畢永壽毛竦它日復諄告永壽有民有國母縱羣小爲民害因擒治其尤橫者永壽稍戢粵民之所以猶存皮骨不盡糜爛者繇公以身爲之扞蔽也至若嚴

閣禁汰厥胥罷鹽稅獄無停留帑無鼠雀種種善政在公則猶其小者辛丑弊吏察廉蒙白金之賜再至梧則權璫奉旨兼督採礦不逞之徒乘機行舐蒼藤博白之間騷然煩動矣公爲璫陳示禍福罷採十三而璫黨某某以毒民見殺璫急欲按竟其事公曰緩之激且生變太守爲天子護封疆封疆安公亦無不利焉璫拱手謝滿考贈父如公官贈母封配爲今稱

公條議梧舊設兵若干自權使出而梧庫一空餉詘矣且紙上兵不足煩餉宜覈而蒐之以五當十分布要害兩利之策也報可歲省餉千金公又謂梧介兩粵間徭獍斷斷倚城綦重乃城隘甚商民什九在外卒然有警籍寇齎盜可爲寒心宜拓之倚江爲池則商皆我戍矣議雖以用絀格然而僉服公經濟才癸卯晉憲副監桂林覈兵減餉如梧議得請遂著爲令礦使開採

無所得責輸于州縣公爭之力議乃寢時臬司
員缺公攝覲屬邑循故事以缺伍積羨餽克餼
糧公却之遂爲例叛目陸佑及叛酋潘都該次
第就擒上功公居其多丁未秋安南納款請貢
復 賜金是年晉贈父副使時兼視府江道篆
靖江王某觸鹽禁按論如法王不懌爲核 歷
朝甲令啓王王乃愧服欽州中賊議當夏進兵
公不可曰兵怯炎瘴不若以秋撫臣從之冬賊

平粵西不與粵東俱頓兵而損餉者公之謀也
論功公與焉時公先已擢叅政護蒼梧矣公故
治梧至則問故所興革冀爲梧民萬世利者則
皆已廢格不用爲之扼腕而厥稅一事尤憤結
填胸云大約厥官墨胥輩從橫榜額溢 詔書
五千四百有奇稅入強半乾沒額虧貸之府公
弗忍當暑走會城議之請從故法便梧去會城
千里而遙叢林密箐瘴厲鬱蒸而公一再往返

不稱勞卒以隕是日且猶視事入署就榻候其
息逝矣粵民悲思之祠祀公如羅田焉公有至
性少貧舌耕逢年以奉二人朝夕甚備弟生而
母病不能乳命恭人乳之初試南昌奉北墅公
于署携弟俱迎師課之羅遠北墅公不欲往留
冢子侍于家且爲弟置田廬以稱北墅公意北
墅公歿歲時祭祀流涕交頤有攀栢悲號之思
焉自奉甚約獨慕義好施宗族朋友待以舉火

者頗衆而同舍生某某視之尤有忍性孤勁言
貌悃囑在官無金張之援在家無佞幸之客居
羅時榜其署曰安拙蓋自貌也然而遇事經綸
滿腹無能難之者所著有收民政要頗爲當世
談吏治者采焉諸子皆材然恭謹無比有萬石
君家之風公生 卒

銘曰吳興氏族凌其望勝國迄今世冠裳京兆
中丞雙龍驤五葉至公滋益張名升司馬籍太

常叅知百粵揚輝光剪除草萊種稻梁培起固
陋煥文章一朝玉匣彩虹藏祠宇千秋蒸且嘗
庭前玉樹百尺強玄宮靄靄玄雲香余勒斯珉
賁無疆

聚川黃公墓誌銘

黃于郊字復初長吳人萬歷甲辰進士聚川其父也名可教閩清知縣

黃比部之爲其先公聚川請銘在往歲之夏旣
而余遭閔凶比部弔之于位復申前請余引經
固辭不可曰墓中之石確已久矣余病諾責則
取狀讀之卒業而喟然歎息于聚川公之爲子
也公爲光祿署丞閩峯公之仲子閩峯嘗以事
客嶺方道里遼絕鴈臣寒暑動隔歲年公晝夜
涕泣如狂一日語朱孺人曰父越在荒裔而子

擁妻孥飽食甘臥於家自若耶我輩十人兄家
督羣弟穉驕而我最宜往矣遂飄然擔囊爲萬
里征道病幾殆天幸得不死乃得達父子相持
嗚嗚泣待奉年餘驩愛過於平時嗟乎獨吾父
也乎哉卽不幸道死且奈何而公奮不反顧試
身於不可知之域以博一晨昏之娛嗟乎真子
矣公有夙慧三歲能口受詩八歲通經里中神
之年十一首選補邑諸生當是時人人傾駭公

石麟繡虎意且躡洛陽年少而上之而公亦視
科名若掇乃十上書而十報罷筆塚如山唾壺
欲缺而始以乙酉舉順天已三上春官三登乙
榜公曰何哉棘門作崇一至此乎遂拜閩清令
時閩峯年八旬公請奉之官舍再三必不可曰
吾幸已牖下而復俱汝他鄉乎涕泣辭去閩清
之俗里卷相齟輒以斷腸草中人或自食以媒
抵公至楚懼一二因親至閭左召三老百姓爲

開陳利害曉譬百端衆繞輦環聽不覺點頭或
至泣下此風遂息縣故無城適歲侵民枵腹干
楸皇皇莫必其命公割俸告糴傾廩膾以振民
逋賦雜繇一切已責四境安堵恬不知饑喜獎
率人才勤於程較所簡拔皆名雋公爲政尚簡
易耻爲小苛按事讞獄擇胥吏文無害者主之
網目疏濶民甚便樂不三年閩清大治當路者
謂函牛之鼎不以烹雞疏請移公治惠安而以

父憂免去去之日垂橐而出真有杯水爲餞之
風閩人思之爲樹碑碣頌功德肖像而蒸嘗焉
免喪適比部君薦賢書遂懸車不出曰吾未竟
業屬之後人足矣時時前比部君勗以竭忠宣
力大誼比部成進士初令息已移令葉板輿之
迎無歲茂有而公膏肓泉石第時時移書而能
如古循吏賢於鼎養遠矣比部治兩邑皆斐然
著循良聲本公之教也庚戌之役主爵者推擇

治行異寺置之蘭臺瑣闥間備縣官補察擊姦
之用而比部君首當其選比部逡巡不應請就
郎署蓋以公老欲急假一節歸覲甫拜命而公
卒公諱可教字進卿聚川其號其先爲宋文正
公縉裔自樂閒公始家長興之篠浦數傳至閩
峯皆好行其德至公而始用儒術顯云公以比
部君令葉時考最疏榮稱文林郎配朱氏贈孺
人朱婉嫔能婦事繼姑甚謹筦歲莖鑰緡筭

井公以故得壹意下帷無內里公卒 生

公孝友其天性服閩峯公之喪號慟往往欲絕
歲時奏食哀涕不殊事繼母吳恩禮備至吳忘
其非已出撫幼弟如子性坦洞張口立談肺腑
盡吐與人重然諾凜凜德讓揖鄉里小兒首至
地好施族屬戚友婚葬不辦輒倚公爲外府不
德色里中無不人人心折公長者卒之日無不
人人歎息傷悼焉比部君與余爲同榜好故屬

余銘公銘曰

蚤齡對日而晚序登科拜官一命而大節礪砢
鍾南之下口碑則那摩霄覆祀燁燁朱柯箬溪
千尺雉山嗟峨山爲谿兮水爲陸貞珉一勒永
不磨

司理蘆田魏公暨配劉孺人墓誌銘

蘆田魏封公余同門友給諫賓吾之父給諫需
命都下一日過余邸手兩尊人狀而頓顙以
請曰以是隧道銘辱在吾子余自與給諫交見
其城府洞然風規凝遠時出引義慷慨之言余
慄然嚴之茲讀其狀卒業而廼知其本封公教
也爲咨嗟嘆息采而誌之且銘焉按狀公諱復
初字明善蘆田其號魏上世吳興人家烏程之

濟陽府志卷之三
駱駝橋九世祖覺明公生均實元季避兵渡江
至興化千戶繆福二郎者奇其狀貌妻以女遂
家焉魏之徙籍興化自均實公始均實生仲仁
仲仁生傑起家明經令諸暨鉛山兩邑傑生俊
麒天順初舉賢良方正仕臨江府經歷封文林
郎南京南城兵馬指揮以子承德公雲 賜恩
也承德公位不過執金吾而強項如鐵嘗法大
臣子遷貳蘄州雲生修正德丁卯舉人官蘄隨

二州守是爲公大父義直公者蘄州公第四子
也諱座配劉氏生公魏氏自鉛山公通籍以後
圭組蟬聯稱海陵著姓矣然而田廬不益斥而
公父義直公故業儒拓落不問家人生產產益
挫居無何公母劉復暴卒時公年甫十六弟妹
竝幼伶俜不可支公挺身戮力佐父拮据至傭
書取直以給曰孔仲山袁彥伯何如人哉與其
俯仰於人乎無寧自食於腕下蓋公之自少勵

志如此年三十贈孺人劉氏始歸焉當是時義直公守義不再娶公朝夕娛侍四十年如一日而弟若妹烝然失恃公提携推解婚嫁以時人嘖嘖推公孝友且謂善御窮也而劉孺人推甘引糲時脫簪珥以濟緩急亦與有勞焉已而給諫君生年可舞勺義直公指謂公曰吾每以學弗成爲恨竟吾志者必此子也急課勿失給諫君果以甲午舉於鄉甲辰成進士給諫鄉舉時

義直公卒已二年而劉孺人亦先甲辰五年卒報至公且喜且悼以弗及見也給諫君李汝南公就養署中時引哀矜折獄之語以訓曰而治獄卽多所平反吾菽水果然不卽三牲五鼎吾不下咽矣給諫君唯唯謹受教竟以最致位瑣闥公力居多歲戊申給諫滿考公封如給諫官劉孺人贈今稱公衣冠望闕林舞顧謂給諫吾始願不及是君恩隆重兒其何以稱塞

居頃之睠懷松菊決意東歸給諫君留之百方不能得抵家半載餘以疾逝易簣時與仲叔兩郎君訣曰爲語而兄報國所以報親也其努力公之恬於貨利其天性也少時嘗薄莫科頭獨行拾得金釵一挿蒲葵扇上尋一婢子且覓且泣而來公就扇上拔與之無德色婢主人爲太守槐堂袁公驚喜以告袁延公勞問曰子見利不苟真蘄州公孫也後其大昌乎給諫君旣登

賢書貧自若茅屋數椽偪側湫澁公怡然安之有以居間請者婉辭謝去間與所善故人雅歌長嘯商詩命酒家蓄雙鶴每醉呼之應聲而舞陶然甚適忘其家之壁立也人益高其風初給諫成進士蕭山魏氏或持譜牒求通意欲以文靜公市重公謝曰吾宗長年固言有蕭山派然世系遠矣無可據爲信者敢以兕曹一日之遇自附先正耶禮而歸之人服其識方之狄梁公

公喜讀書晚更甚在汝署手一編不輟間以意彈射多中窾少工象棋擅名一郡曾戲擬百局圖云公與人較然不欺廩廩德讓未嘗以言色加人子既貴無幾微自得之色一如故吾性寬大長者恥爲報復故舊親戚篤以至情有爭輒就公質公輒片言平之皆意得以去歿之日私謚曰仁恪益稱其實也劉孺人有理家才一切米鹽凌雜綜理周密值公食貧身自操作女紅



不廢性剛嚴每篝燈手紉緝而課子咿唔丙夜不休敬事師傅不以貧故有闕禮娣姒之間恩意藹如歿後常見思孺人髮長委地相者謂法當貴已而果然公生 卒 將以 年 月合葬于城南賈庄先兆云史氏曰余聞農家言歲耕而歲穫者畝不過一鐘一年澇一年穫者入三倍水積則腴土積則厚故獲多也魏封公始時生計大困然而拾金弗取固窮自甘積德累

仁而卒食報于其子所得不亦多乎公曰吾始願不及此又豈急收責而先操之券也于公自多其德預高大其門閭以俟後之駟馬高車而入者視公有慙色矣

銘曰海陵隩區魏大名伯鸞德耀揚清芬糟糠不厭傷哉貧秉心如石堅且貞積德者昌啓後昆璠璣薦爲清廟珍絜誰產之種玉人報之章服并絲綸賈庄之原氣鬱森條然乘化返其真

王魚一藏千萬春

通許令舜庭駱公墓誌銘

臨安武康並有駱氏皆徙自內黃爲齊公子駱
之後家乘雖軼長年故老雅言之臨安舜庭公
以嘉靖甲子舉順天善飲喜客氣誼所傾錢積
可掃而武康少溪公亦頗以詩酒自豪亦以是
年舉于浙兩公傾蓋燕市其臭如蘭因尋宗盟
交甚驩是後兩邑駱氏宗誼遂密舜庭公俊爽
多材一遊太學懸牘國門名碑錫都下旣登賢

書薦紳先生猶若慊慊于其不顧解額也者而
公車置對輒報罷歲庚辰公與少溪公凡六上
春官矣皆不第歸而少溪公歿公傷之復一上
書不報慨然曰嗟乎丈夫終不能以七尺黃馘
簡蠹乃謁選令長沙長沙三湘上游民獷悍狡
猾萑苻沮洳警鼓晝桴兼以 帝室懿親往

往掣有司之肘號難治公德心圓映智畧輻輳
濡沫而扈籠之咸帖息孺慕翕然清靜歲侵當

事者欲閉糴一切支吾保一垣公非之曰誰獨
非王民乎乃寬徭免逋出教勸分金矢俸祿悉
捐以振民所全活無算河壩漲地數十百頃爲
藩府所涎斷斷又不決御史臺下有司辯之皆
首鼠兩端或噤斷不敢出一語公獨慨然曰此
河伯所以貢包茅當薦之 天子人臣安得
有之藩府語塞事遂罷當路以此深器重公且
欲疏薦公可大任以父憂免去服除補通許令

初之任會諸縣奉檄當差次歲役而旁近長吏
一時都缺上官悉以屬公猶用治長沙高等也
公通敏有心計任閭師三老不欺者爲耳目覆
覈周慎貧富具得其實受役者稱平且以一邑
長辦治數邑上官才之已復次第興修釐革獎
率表章治行斐然聲益大起而竟爲劾邑令所
波及以敗劾邑令者故嘗令臨安至是以縱橫
爲直指所啗而公以故令厚禮之直指併啗公

授意代者中公蜚語去之去之日行李惟酒鐺
詩卷數肩如去長沙時公孝友其天性未仕時
事父益溪公甚備時時奉杖履于山水間極其
優娛年壯未胤卽爲益溪公置筵吳尋舉弟志
稷公喜可知也罷通許歸志稷業遊諸生間有
聲公益喜縱之下帷卒業而身任緡筴筦鑰不
以分稷功曰而其卒父若兄未竟之志從弟志
傳蚤天公憐之字其孤用弘于家後割產千金

宅一區授焉建宗祠置墓田開義塾儻所稱富
好行其德者非耶公有人倫鑒所提獎士皆入
爲輦轂貴臣長沙莊學士唐選郎皆出公門下
公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少溪公不仕無所表見
而公歷宰兩邑頗有所建明然公無子而少溪
公之孫卽家弟柱下史象先狀公者也大都兩
公臭味相合一著于其身一著于其孫其功名
亦畧相似云公諱志阜字以謨舜庭其號配童

孺人公父益溪公諱秉韶起家賢科仕縣令歷
簡州守廣蜀至今尸祝之臨安之有駱氏自漢
廣州刺史常安侯文牙始唐時有校書郎道林
御史中丞鈞見邑乘世居縣東門入 國朝黃
縣尉道徙下管凡六傳而至益溪公始顯益溪
公配俞宜人以嘉靖丙午生公距卒 享年
六十有九子一用毅卽志稷長子入後公卜今
年 月 日葬公橫塘山之塢而以象先狀徵

銘于余余以宗誼不得謝銘之曰

有璞可圭剖爲璵有材可棟斲爲橑材不厭藏
璞自寶一坏黃土烟霞老此丘嶽嶽風氣繞中
有真人寄宅兆有時騎龍入杳渺白鶴峯頭雲
獨掃

紹楊張公墓誌銘

余外兄棲溪胡玄敬翁篤行君子也遠近聞玄
敬翁名無不願爲執鞭者而紹楊張君與之莫
逆友不知其人視其友余以是得紹楊君紹楊
君春秋窳窳之事卜有日矣其孤亦臨欲乞誌
銘于余而介玄敬翁以請余卽不文其何敢辭
按行畧公諱詩字思學紹楊其號也上世洛陽
人宋時扈蹕南渡居仁和之漳溪其後始善公

大用徙棲溪大用生存誠公騏騏生竹軒公溟
溟生楊山公衍公父也元配徐繼邵造王生公
公兒時進止語默循謹矻然如成人見者器之
九歲而孤邵孺人課之讀刺作以給之已中徭
役及外侮家益衰落公拮据甚苦年弱冠慨然
歎曰史不云乎家貧親老進醵飲食歲時無以
祭祀亦足耻也乃徙業而賈家卒用是起紹楊
君雖遊于賈人乎非其好也手種苜蘭數十本

于庭砌草盆魚幽芳可挹時時偕二三知交焚
香瀹茗對奕品簫爲清勝之遊而玄敬翁過從
尤密公有至性事邵孺人色養甚備邵孺人疾
醫禱自方衣不弛帶及歿柴毀過禮刻木爲像
而事之如生以終其身邵孺人有遺言謹書而
藏之仙逝之前出以視子曰若大母遺言也涕
泣不能已已姊適姚有疾手湯藥而進之晝夜
護視臥不帖席者四十餘日姊歿遺女二歲携

歸撫爲已女從弟幼失怙所以調護之甚力讓分矣復割地以廣其居一切貧交疏昆弟緩急無不竭蹶以應里中某以誑誤陷大辟公寬之爲之左右以况鄉隣有爭力居間解之田者侵畔夷然不較儻所稱富好行其德者非耶公性長厚醇謹平生無疾言遽色與人交久而愈真片言許可九鼎不易與范孺人白首相莊閨庭肅穆嫡庶之間雍雍如也公喜課于四方文

人學士至者傾箱倒庋惟恐不得其懽以故其子交遊日益廣有聲諸生間然公課子尤諄諄以行誼爲本蓋公少與玄敬翁從呂水山公講良知之學云公與玄敬翁善而公之子復少從玄敬翁之子庶常君休復遊里中方之伍蔡一日庶常君欲謁冠帶壽公且欲言公于郡邑大夫表其門公堅謝不可曰吾自賈服耳里中以此益重公公生卒卜以乙卯月日入

兆于 山之原

從宇曰范大夫有言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千金阿堵卿相顯秩也何以並稱焉嗟乎彼其所以致千金者豈一切齷齪小算而已聞之制出入者予天分散聚者予地爭便勢者予人三者備而後萬貨之情形可得而總焉此其材智有過人者繇此言之雖與卿相並稱可也乃若寄迹于囂塵而遊心于德義事親孝交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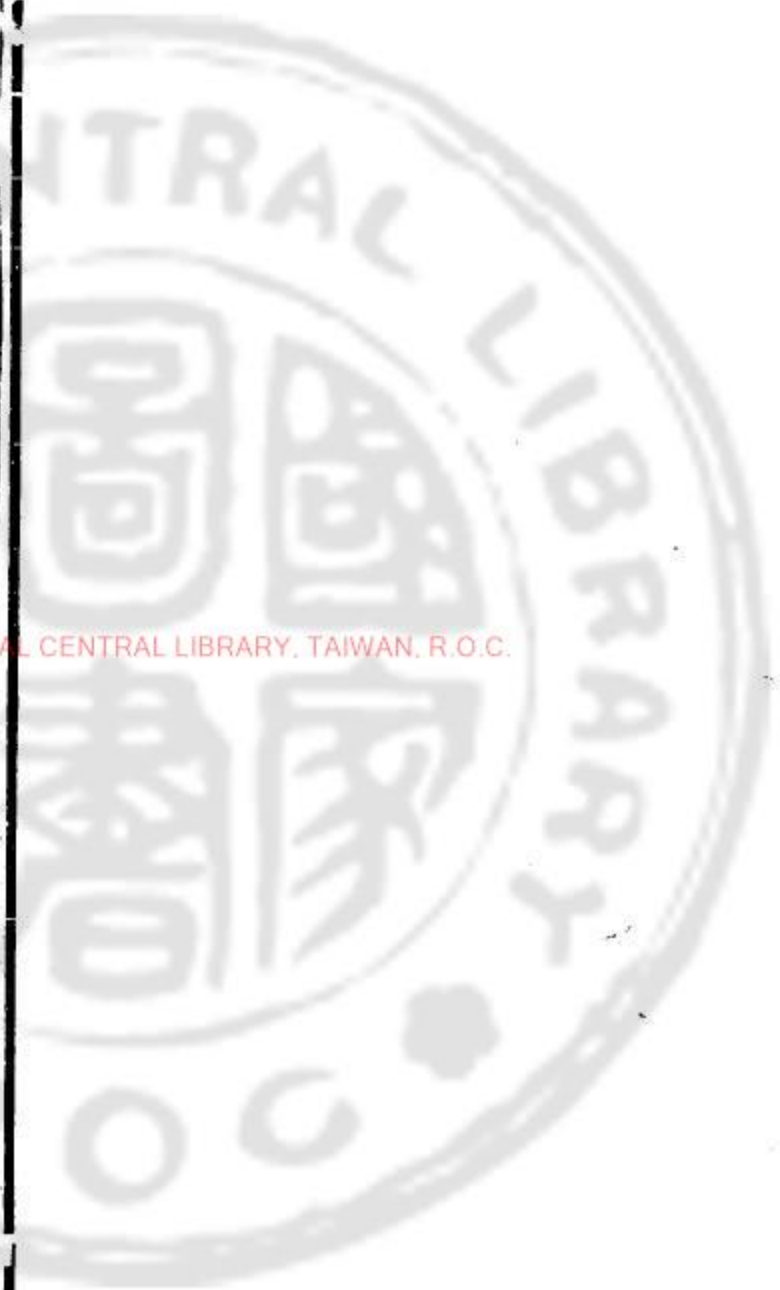
信臨財廉恤人之孤振人之急興生儉于素封而有巖處竒士之行又豈可與鬪智爭時者同日道哉銘之

其辭曰士而賈者致精以奉母也賈而士者立身以顯親也菽水不厭驕語儒林擊鐘連騎慕義無聞胡不視張君

泐外... 卷五... 三六

太康鳳芝張公墓誌銘

余與太康鳳芝張公同舉進士一見得其丰采
再見得其幹局已聆其談吐察其器識嶽嶽不
似與流輩伍余穆然嚴之曰是埋輪請劔之臣
也既而公領邑去而余守史局一別幾二十年
每誦子美夢白篇不堪搔首 冲聖御曆余
從山中來而公為柱下史握手道故甚驩其孤
貞挺勁之骨較昔更甚以彈射不避柄臣倏而



書... 卷五... 三六

謫條而還公一切視爲幻形廓如也余益欣慕
公歲乙丑公長君澄忽衰而見叩之則以請卹
至也余驚悼久之別去一年乃緘書哀控以祠
部喬君狀而屬余銘公墓嗟乎余忍銘公耶余
忍不銘公耶公諱

字念祖鳳芝其別號先

世雞澤人其徙太康自元末居川公始七傳而
爲潛山廣文公涵是爲公大父涵生正蒙配晉
氏生四子公其仲也公駒齒未落已見龍文年

舞象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而與伯兄崇德
相師友乙酉公射策報罷而崇德得雋公且喜
且奮益發憤下帷子史百家無不淹博丁酉舉
于鄉甲辰成進士揣摩籍甚士爭傳寫焉初授
南樂令迎養太翁於官太翁至樂顧而喟曰壯
哉縣第吾素聞其難治也時引古循良吏以訓
公公蹠而受教一意澡躬廣德以撫循其民教
育其子弟民歌詠之案牘填委須臾處分畧盡

悉中理解於是百廢具興叢蠹畢剔聲大起已而太翁以明經欲赴主爵選公洒泣留之曰忍使兒離膝下耶太翁不許得林縣訓公復洒泣留之太翁曰吾聞林多佳山水吾將眺覽嘯詠焉林與樂相距僅十舍省問之使踵相接也丁未覲還間道過林依依膝下不忍去太翁趣之官曰兒不畏簡書乎且如樂之父老望汝何公還樂爲治如初加飭噢咻焉民驩呼載道尋報

滿而太翁凶問至公號慟欲絕毀瘠過禮扶襯歸以最 贈太翁如公官太母 封太孺人旣而太母病末疾公進七箸視藥餌三年如一日及歿致毀如前服闋補寧津是古渤海地多盜龔遂所爲帶牛佩犢以治之者也時劇盜如孫如羅輩僭號稱王嘯聚剽劫勢甚猖獗民莫必其命公設方畧懸購募以捕之不借客兵而渠魁成擒脅從解散民獲安堵焉徵公寧邑墟矣

邑戶口寡而鹽引多督課急如星火民甚苦之
公力請之鹽使者引得大減民困始蘇且逋賦
從此清矣公爲政喜除民疾苦大都類此乙卯
分考京闈所得皆知名士丙辰應召去寧民板
轅借寇弗得乃建祠而尸祝之如南樂云庚申
授廣東道御史值 覃恩加贈太翁爲御史太
母仍贈孺人尋奉 命按山以東時東昌有
朱邸之役民疲于奔命公疏請罷之又二東元

儉業 詔蠲租一年矣已復 命帶徵公曰瘡
痍未起可反汗耶力請信 詔令 上皆報可
東人大和遼陽陷登萊震鄰公慷慨攬轡往彈
壓防海將吏人心恃以無恐朝論多之而旋以
嘗劾經畧熊廷弼謫晉幕初三韓中虜 上命
廷舉可辦賊者爲經畧多推轂弼弼受事多所
亾失顧嚮用方新氣勢薰灼人莫敢言公獨列
狀以聞且言弼剛愎自用誤遼事者必弼也

上用公言罷弼弼去而遼亾或以咎公乃謫公而復用弼弼之再起也 上寵遇益隆 賜尚方劔命大臣餞之于郊弼揚揚志得以往未幾廣寧陷弼疾走入關 上怒下之詔獄因思公言復用公爲御史癸亥晉罔貳復以 覃恩贈太翁如公官贈太母恭人值 皇子生奉 命報慶蜀藩棧閣瞿塘之險叱馭而前無難色事竣過里喟然有老于菟裘之思焉尋推撫雲中

親知勸駕不應無何而長逝訃聞 天子念其忠命 予祭一壇公性樸質不喜浮華雅不欲問生事偶有以圃鬻者償直過浮里中稱之每聞封疆有警輒投箸而歎憂形于色及再入西臺屢疏論邊事如接濟海外孤師或資牽制製西洋火器可壯軍聲皆見之施行後寧遠被圍幾破而卒完者火器之力也暇日頗以詩文自娛散佚不傳獨中臺疏草藏于家曰此吾一

念樸忠也其生卒子姓具狀中史宇曰方公之
論弼余笑曰吾固謂埋輪請劍之臣也今言而
中矣已而遼以袁撫陷論者嘖嘖曰虜薄城下
第歛兵退矣奈何拱手而折入于虜乎令弼在
當不至此余亦疑焉比虜窺廣寧西平區區而
羅一貴以千人守之殫虜無算力屈而歎豈非
烈丈夫也哉弼以重兵駐右屯芻糧百萬委而
去之戒軍士俱疾走毋反顧至關門者不卽啓

弼厲聲怒罵嘻視羅一貴何如哉由是觀之弼
卽不罷遼亦不守昔楚用子玉薦賈料其必敗
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城
濮之戰果如賈言弼好使氣凌人所謂剛而無
禮者也公先其未敗而知之公之識鑒遠矣卒
之日士大夫無問知不知無不感歎欷歔而惜
公之未竟其用也銘曰

具茨律律厥靈赫赫有其鍾之篤生俊傑曰惟

張公萬夫之特古之循良邦之司直指佞觸邪
知人則哲柱下賜環罔卿晉秩一念樸忠沒世
猶烈 天子葵之愍綸載錫新阡佳氣蔥蔥
鬱鬱千秋不磨貞珉自勒

左封公墓誌銘

代作

蓋某邑左氏文獻甲一邑而起家則封公右軒
公實有力云封公伯子侍御君余同籍也往余
令丹陽時侍御君司理鎮江察獄兢兢惟謹庭
中稱平棘林夜聞謂余曰此家大人意也嘗上
壽家大人大人引蘇公敬獄以訓曰願兒以壽
國壽而翁余咨嗟稱善以方雋母王賀云茲侍
御以封公狀屬銘於余余不文何足以不朽公

顧自惟稔封公德且年家子諒不得謝於是頓首載筆焉按狀公左氏諱某字舍夫右軒其號也左氏之先世有隱德不具載自西庵公拮据治生尤力於課子家乃起封公父也封公昆弟三人長封文林郎良鄉知縣首軒公封公其仲也季歷城諭後軒公封公生而俊邁不羣齠年露穎便如鶴立鷄羣距武自別西庵公大器之長受毛氏詩多所獨解啓夕秀之未振童試輒

哀然第一旋廩旣學官已射策數奇則益自奮勵卒業自六經子史及諸名家博覽無所不窺而是時歷諭公亦邃理學聲籍甚兄弟師友議者儼之二陸云 今上歲丙子侍御公領鄉

書公猶下帷不輟人或謂公母自苦公不爲動曰迺公自有志未可以兒輩天幸償也亾何以次當得貢而以次貢生老且貧讓之以故 綸哀有公申讓貢語時督學使特高公義并貢公

蓋以旌異云公性孝友事父母晨昏色養備至
有疾晝夜侍湯藥衣不解帶急或籲天請代
喪哀毀骨立躄踊含歛一如禮王戎死孝和嶠
生孝殆兼之良鄉公蚤歲嘗服賈金陵隨客誤
傷人至死就逮事波及主人獄吏持之急意睥
睨居間而賄不入遂俱逮封公聞之曰可媿春
令詩乎重繭赴之至則慷慨庭白其寃竟出良
鄉公於獄歷諭公強年未息公心憂之而外好

慰之曰弟故醇謹天必不靳與後已而果然公
以手加額曰快事快事其友愛類如此晚歷諭
公解組歸乃兄弟更相治具命子姓輩遞稱觴
上壽爲懽夜分乃罷以爲常三人者自燥髮迄
終八十年無間言里人慕之爲立同胞三壽坊
志美云公課子嚴稱材品教授度其可以經義
顯者授之經其可以武技顯者教以武斐然各
有成就有漢鄧氏風顧獨尤先於行誼曰士君

子以德行為第一義功名已落二層况富貴耶
以故侍御君理郡立朝有忠直大節世其家居
臺以抗疏謫判澤州侍御意封公不懌且戀戀
定省膝下不欲行公趣之曰汝何以吾故遭迴
哉令汝緘口結舌局趣效轅下駒以負 國家
卽立致卿相取金紫還舞斑吾前吾不忍汝見
今日之行吾爲汝甘心矣其卓識尤超尋常俗
伍萬萬公平生有俠骨豁達喜施好振人之困

浙人王姓者被誣坐遣公萍遇之塗靡得其寃
狀憫之立傾橐中裝授之無難色後其人乞言
成軸以報公招邑孫生厄仇令計無復之則望
風歸身於公公爲扼腕者久之卒爲畫計以脫
又執友楊君仗義士也以關說縣利病於公府
將得罪公曰是何辜欲福一縣顧先得譴乎爲
白之郡伯事得釋居恒遇族黨尤有恩調護中
表戚屬視力所至族有睚眦者必解之曰爾輩

獨無木水本源之思何以至此外父商遊川隴三十年莫可物色公爲宵旦經營其家每入其室輒泫然泣下其子壯而翊之跋涉求父以歸劉氏姨蚤寡孤未立公行郈成分宅推食事姨得竟栢舟之節而其孤亦遂成立支門戶矣公家以業儒素且食指多殖漸落公以手編之暇兼躬自持籌拓田服穡家乃給而輒以其餘分人里中貧無以家者輒得廩公家之餘以舉火

嗚呼公真俠烈士也哉公白首窮經雖不爲世用而能以大義懸斷天下事往往竒中邑大夫時造門質問所疑公揮塵談說纒纒清辯無不引經據理中事之窾繫聞者爽然自失邑大夫雖時時啣杯酒接殷勤歡而絕不以故私請謁邑大夫以是益重公里中有訟者公爲分別曲直導以睦姻任恤之義訟者輒意折以去有王彥方之風稠人廣坐人人款語輒人人厭其意

卽有胸藏柴棘立爲破散而逸致翩翩知交會
飲遇公無不淋漓盡歡者有陶李酒態焉嗚呼
公真豪爽倜儻士也哉夫孝友篤於家庭仁讓
孚於里閭恩惠徧於疎戚式穀貽於子孫雖古
所稱明經力行之士何以加焉是可以銘矣公
生卒享年八十有三以子貴封文林郎鎮
江府推官配董氏繼配劉氏竝著婦順齊於鷄
鳴皆封孺人子姓婚姻具如左將以合塋於長

龍崗之陽銘曰

古人不朽先立德懿矣左公德可則孝友于家
儀不忒公車退讓義尤特輕財好施心允塞何
論解衣與推食式穀而子楨 王國 覃恩
綸綍垂罔極長龍之崗開壽域狐兔遠遁魍魎
匿勒石一片歲千億

沈處士憶堂公墓誌銘

余少從先君子談經遊曾館于鹽官之漳溪沈氏沈氏兄弟四人皆異才逸氣如渥洼之駒不可銜勒每伺先君子出輒羣起躍呼爲笑樂忽聞履聲橐橐輒疾走就席屏息蛾伏不敢動已而一人至衣冠古質作色厲聲訶讓且曰吾爲而先生言之則皆避席頓首曰請今後不敢乃去余問此是君家何人曰叔父憶堂公也余時



雖少心竊嚴之曰是必古隱君子有家教能使
猶子輩畏憚如此至今蓋四十餘年於此矣而
其孤朝熙一日過余蹠而請曰先人與公家封
公爲臭味與公亦忘年交惟是窀穸一片石願
惠徼一言以不朽余喟然曰是固余舞象時所
心嚴而慕用之者也敢謝不敏按行畧公諱
字汝弼憶堂其別號沈系劉宋司空慶之後世
居汴至趙宋翰林學士明扈蹕南渡居杭之東

花園三傳御史錦生二子長彥德以元末避兵
徙漳溪傳七世至贈司李就堂公是爲公父就
堂公子三長侍御讓亭公公其仲也就堂公爲
諸生有聲遠遊授業卒于於潛公偕侍御公鷄
斯徒跣輿襯以歸哀毀骨立躄踊中禮時家惟
四壁立侍御公雖文譽大噪尚淹子衿舉七筋
于館穀而母夫人在堂有內顧憂謂公曰吾欲
以母遺弟令吾得安心舌佃且下帷卒業以成

先人未竟之志弟意云何公慨然曰成名以顯親難理家以養親易兄任其難者弟敢不任其易者公於是棄去經生業壹意拮据生事以奉孀母而侍御公果未幾舉于鄉成進士公實陰有力焉侍御公司理南昌清節甚礪尋召入御史臺奉命按秦時家壁立如故而配徐蚤世太孺人春秋高四子皆幼彷徨四顧不忍行公前慰之曰弟在此兄無憂簡書可畏兄其行

乎侍御公乃慷慨登車以去公乃獨操家楸一切內外鉅細之事悉關經紀而所急尤在督課諸猶子卽咿唔少懈矩矱小軼必厚繩之旣而秦中凶問至公驚號幾絕恨不能以身代哀慟如喪贈公時是後憐愛諸猶子益甚每顧而喟曰而父顯而無年事業未竟其在若輩勉之慷慨流漣感動路人而諸猶子亦事之如父公亦四子從兄弟相友愛如同生忘其爲從也昔人

云兒無常父亦無常主公家始近之矣諸猶子
故跣地材卒就幅尺伯季先後取高第致位通
顯歟歷中外聲籍甚雖其材高能自樹乎昕夕
訓勉玉成之功殆不可少也公有至性所以承
權太孺人者備至季弟順堂君出繼于潘誕辰
佳節必呼弟及子姓輩奉卮酒爲壽兒孫羅列
斑斕滿前太孺人爲道爾進觴以爲常太孺人
憐公貧秦中俸賻至欲稍分與公公辭焉曰貧

乃故吾兒固安之居不過容膝衣不過布素食
不過粗糲怡然適也而獨於祭享慶弔曳勉如
禮里中人曰何哉御史弟也兩叅知季父也而
寒儉乃爾而自甘也嘻是可以知公矣一生不
識公庭爲何地有談人曖昧事掩耳而過之倚
勢射利尤所厭薄性質直與人交洞示肝膽詔
過救失僛僛不少諱親朋間或間有齟齬而獨
與先君子雅相欽重蓋公迫欲成就諸猶子以

報侍御公於九京而先君子師模端嚴文行並
進以是深相得云晚年絕不問家人產闢舍後
臨水隙地栽花種竹爲菟裘而老焉猶子少叅
公爲繪漳流竹隱圖遍求名筆以紀勝事性喜
飲興至命酒酒後耳熱長吟雅歌北牕高枕不
殊羲皇間人一日飲劇不復進粒啜水旬餘默
然而逝如蛻化者然配何氏孺家女性勤儉歸
公而食貧井臼之屬身自操作夜則挑燈治女

紅縮衣蔬食意甚甘之事姑禮節甚備內外稱
孝焉善承公志有鹿門龐家風後公 年卒公
生 卒 子四某某

銘曰漳溪之水清且漣傍溪築室地幽偏週遭
手植青琅玕興酣斗酒樂陶然一堂圭組似蟬
聯公獨布衣竹籜冠北窓高枕羲皇天獨寐寤
歌矢勿謖兒孫羅列多且賢子衿文采何翩翩
世人競羨鹿門仙計日丹書耀九原

雲南按察使州來吳公墓誌銘

長憲州來吳公余同年友年少於我才諧倍我以丁卯六月卒其孤延霖手行實扶服稽首以窶中不朽之辭請余咨嗟歎息久之曰天胡縱公以才而郟公以遐壽四十年知交溘焉先露余幸後死請何可辭公生有夙慧四歲口授指點便能誦記五歲善屬對高文端公外大父也聞其能試之應聲而對甚工文端公大奇愛之



九歲喪母哭踊中禮如成人弱冠遊太學大司
成田鍾台先生一見知其不凡雅相器重聲日
起時公父少卿公守丞相史政府聞公名喜謂
之曰君家小鳳咄咄逼人矣會開館修 寶訓
實錄求與茲邈者甚衆政府急欲得公公不
欲政府意堅公乃就因讀書 禁中 訓錄成
例授內閣中書非其好也入山下帷修業辛卯
舉北闈公車報罷益發憤篤古子史百家及宛

委汲冢之藏無不搜獵手輯焉庚子又當上公
申念親老孺戀膝下不忍割少卿公慰遣再三
冬杪乃行比入棘忽心動亟馳而南及沛而少
卿公訃至矣一慟幾絕酸感路人歸而撫棺長
號仆地欲死親戚以大事未襄言強起就聖室
擗踊無節人比之王戎春秋窳窳之事誠信無
憾甲辰中乙榜時史館乏人公用舊遊知名相
國固延之入除 誥勅房辦事乙巳改 制勅

房加俸一級庚戌實授中書舍人公每撰制草相國輒稱善歷四明山陰溫陵福清四相皆然而福清欣賞尤甚曰對仗精工曰典雅莊重得王言體一時綸扉諸彥無敢均席於是聲愈奕奕噪都下直制者密倩代草徵文者麋至輻輳焉久之吏部謂公當遷政府持之會主爵爲上禹朱公故令錢塘素重公能自好過而問曰奈何許久不遷乎公曰政府意也朱公立往謁

政府曰吳君積薪已久殆不可再矣相國曰制詞爾雅無踰此君去則恐難其代耳朱公曰可令終老於筆札乎遂特疏擢公工部虞衡司主事報可時蓋已供奉八年所矣入部卽攝寶源局篆局務凌雜且多蠹孔公不以代庖因循故事厲精綜核頗有所搜剔整頓錢法爲之一清或有以例進者厲色叱去壬子署屯田司員外郎事是歲冬署都水司郎中事會河工告急

泗水縣志卷之三
三十一
廼奉 勅督理淮徐中河初之任三山口決地
字舖等堤潰公亟疏淤築堰以殺其洚洞之勢
水浸平堤完如故漕艘賴之呂梁署干楸之夫
故不額設居民更番爲役男子或他出則役及
婦人甚之有提携子女而踐更者公憫之爲設
額夫若干名以公費給民始得安枕矣歲大稔
人相食公慨然捐俸煮粥哺饑自冬徂春全活
數千人復念水患不常一旦田廬漂沒流離可

矜而孤獨爲甚復置田積粟以收卹兩河無告
之民民德公甚建祠肖像而尸祝焉公餘之暇
進子衿而課之品藻旣精獎率不倦且置學宮
田數百畝以振士之不能舉火者中河例有曠
工之羨公不私國課之外檢藏中尚餘數千金
貯之公帑以佐地方緩急丙辰春秩滿當謝事
去矣適三山口再決公竭蹶修築不敢弛担事
竣乃歸民間公當去狂走借寇不獲解維之日

兩岸哭聲震天河流欲咽有送至江干洒涕而
返者後公報 命及賁捧一再北上取道中河
民指目之曰是吳使君舟也攀號戀戀如前行
河使者而有畏壘桐鄉之慶前此未聞也戊午
論治河功晉雲南叅政兼僉事整飭曲靖等府
兵備公先是偶疾宦情頓灰聞報不欲行會大
司空泰垣沈公時擢撫滇稔公才識欲倚爲左
右手書疏往復再三勸駕不獲已就道抵任適

黔蜀諸土酋蠢動患切震鄰公調兵籌餉先聲
伐謀酋乃蛾伏境上晏然 憲廟登極公以

入賀行甫出境而安酋之難作人始知公有絲
錠之善策云是歲 覃恩大父父皆進秩如公
官大母母晉贈淑人 陛辭南還過曲阜酌拜

宣聖墓壬戌擢雲南按察使公具疏以病請
蒙 予告病痊起用公乃靜息於西湖小築題
曰輞川悠然有終焉之志年僅及艾耳士論高

之公之先爲延陵季子之裔代有顯者入 隆
明世居錢塘之江滸自靜庵公始子怡靜公生
三子伯子謙叔子誠誠貴兩世皆贈大中丞謙
仕將仕郎生璿松江府同知璿生龍江公源登
進士官江西憲副是爲公大父龍江公生光祿
少卿小江公果公父也母高宜人實生公公生
之夕從伯侍竹公夢詣闕繞廡一童子出貌殊
魁秀侍竹誰何之曰宰相堂中客狀元屋下郎

後公草制閣中爲相國所愛重殆先兆云公孝
友敦睦其天性也從兄大本自鬻於翁公不知
也偶從長安道上遇之則從一士客見公欲避
匿且前且卻狀殊可憐密使人廉之始知其故
立白少卿公贖歸時公年未舞勺也後公宦京
十餘年大本僦居糊口之費一切倚公公差出
復爲大本後事慮以十金授居停主人爲殮資
戒曰勿令預知也從兄大懋投張總戎麾下授

百夫長典親兵領兵入淮夜遇標船誤認爲賊
相格聞標船却殺傷頗多坐大辟繫獄公曰誤
耳矢必救之屢北上往來雖逆旅必寄贈囹圄
中及公行河方白其寃於道院乃得釋公喜曰
夙志酬矣其篤于宗族類如此少卿公乞休沐
歸謁憲副公像於鳳山書院堂廡荒蕪至不蔽
風雨徘徊瞻仰泫然涕洟曰葛藟猶能庇其本
根今若此何以見先大夫於九原公跽請曰兒

當爲大人分憂乃走子錢家厚貸而重葺之復
構亭疏泉蒔花種竹差儼辟疆少卿公喜題曰
後樂園而屠長卿爲之記每屆節辰或風景佳
時輒邀集親朋促席飛觴追懽道故以娛少卿
公庶弟四人友愛篤摯推甘割潤雅有田薛之
風念仲弟才或以家累迎之卒業署中又爲猶
子某取婦凡親知故舊待之曲有恩意宦滇時
同籍一人沒久且乏嗣致其弟而餽之金人以

是交稱公長者公長於詩文而兼有吏才大都
寬大劑之以剛斷能除大憝察冤繫淮泗數千
里而遙鞭長不及里中豪如虎傅翼飛而食人
孫三宅其魁也民患苦之久矣公一朝捕而寘
之法民大快驩聲如沸滇人張七十賣漿家也
五更出戶微雨忽聞人語而不見人惟遺破傘
血刀在道越三日川人楊應時告之兩臺張下
獄慮囚者率疑獄寘之久不決公折之曰血刀

之跡安知非故設之局乎乃寘楊輕繫而縱張
七十勒限緝賊久之不得楊自求免緝矣於是
楊坐誣而張獲釋滇蜀稱公爲神明公平生有
山水之好宦遊四十年車轍馬跡半天下每至
名山勝境必捫蘿躡磴探奇窮幽而長吟清嘯
於其間作金陵武夷會稽白嶽等記以紀勝遊
自滇中歸放舟三峽越嶓冢泛漢水望洞庭踰
彭蠡極天下之大觀眼界愈空胸襟愈曠而詩

興亦愈豪故嘗與諸名家如謝曰可屠長卿沈孔真結社騷壇期振大雅而所著強半爲融風收去僅有大雲編傲素軒秋柳諸稿行於世謝公序曰才情構軼染翰千言對酒當歌探鈎覓句咄嗟可辦沈公序曰詩品似高常侍泱泱有大國風屠公序曰冲幽若啜玄醴淒响若叩哀瑟麗情若溪午晴沙夷光出浣逸氣若胡纓裘馬王孫冶遊殆實錄云公諱大山字仲州來其

別號生

卒

享年

延霖將以

年

月

日奉公柩于鳳山書院梅園

之原啓淑人壙而合厝焉史氏曰吳公博物君子也以彼其才而詘一第褊心之人必有一種牢騷不平之氣躍躍眉宇而公廓如也卒之文章政事藉甚人口而內自宗黨外及遠方之人謳歌思慕無窮時視偶拾一第而泯泯無所短長者何如哉晚年忽罹流言詩有之禮義之不

愆何恤乎人言祇足明公之大耳昔蔡邕自言
每爲人作銘輒有慙容惟於郭林宗則否余於
吳公亦云

銘曰季子觀樂聲聞齊魯邈矣高踪寂寥千古
公爲遠裔無忝乃祖駒齒未落已稱繡虎八載
綸扉七年水部文竝天球政如甘雨 天子
陟明叅藩治武淮北滇南式歌且舞制勝堂皇
折衝樽俎晉總紀綱三命而俯忽賦遂初懸車

解組三竺晴峯六橋烟浦載酒賦詩神僊儔伍
條然返真言歸紫府勒銘貞砥夜臺如昨

少叅復初黃公暨配恭人李氏墓誌銘

同年

余得交於少叅黃公昉於甲辰南宮之役時同門兄弟二十人會集間或談鋒颯起或偃仰自如而少叅公彳亍讓步响响讓言僉曰此萬石君家子也比遇事有衆所囁嚅不能決者公徐以片言衷之人人意愜復覘公有幹辦才公生而穎異髫髻時李學博午巖公一見器重因以女字焉卽李恭人是也年舞象補掌故弟子員

負笈遊學淬礪甚銳有三年不窺園之風文譽日進庚子舉浙闈甲辰成進士筮仕息令息在中州爲瘠邑且直歲稔萑苻之警狎至公勤於撫字而偵捕具有方畧朞年盜賊破散逃亾復業民歌咏之公餘之暇進諸生談文課藝振作不倦士用蒸奮先後取高第者若而人主爵才公疏請移治葉葉衝疲十倍於息公下車延問長年以民所疾苦而與之更始一意爲寬恤之

政如貸牛種墾荒蕪捐舊逋緩新征抑公差之需索察郵符之冒濫減過客之供帳種種嫩政不可殫述去之日葉人攀轅軹車不可畱乃伐石鐫功德剏祠肖貌而尸祝之壬子上計課最已而考選知公者皆擬寘瑣闥而公平生雅不工逢迎或有陰尼之者遂得西曹未幾聞艱見星而行見星而止抵聖室一慟幾絕春秋窳窳之事必誠必信無遺憾服闋補工部都水司主

事視節慎庫庫多蠹孔先朝劉清惠公嘗立法掃之久而弛廢至不可問公條上十議不具載大都體認節慎二字無溢出無疎防無聽關說無縱那移令鎔銖悉佐公家之急而不以厭谿壑之欲說者謂清惠公後僅見云尋進秩員外卽荊州權使差以次當屬公公力謝不往時論多之 門殿工起採石於三山公以卽中受事孜孜體 國奉公裁例金時給發役者鼓舞所

節省金錢鉅萬序遷廣東羅定備兵使羅地險要民猥趾錯寬虞詭術急虞挺走公恩威並用且簡材官子而訓閱之以備緩急羅陽以安尋有粵西督學之 命公下條教文期雅正行期馴謹軼者罰士風洒然一變已遷粵東副憲轄雷廉瓊三郡公之任蒞劫汛防優恤軍士尤嚴入海采珠之禁而大指在尚德而緩刑五嶺間帖然安枕且彬彬式化矣癸亥以入 賀行甫

竣事而疾作遂不起非獨以炎風朔雪爲殃實以宦兩粵時詰戎較士心血大耗之故嗟乎公可謂盡瘁報國者矣黃氏之先吳興金華暨陽爲三支其從吳興而遷長興之篠浦則自樂閒公始四傳爲光祿寺署丞閩風公世以耕讀起家族浸大閩風公之子十人仲曰聚川公諱可教繇鄉舉仕閩清令余嘗誌其墓以少叅公貴初封文林郎累贈朝議大夫廣東布政使司

右叅議配朱恭人實生公公諱于郊字君麟號復初聚川公之仲子也配李氏累贈恭人李氏午巖公有家範恭人幼閑女則迨嬪於黃事尊章備極孝謹朱恭人疾昕夕侍湯藥進匕箸衣不弛帶者歷半載如一日朱歿號慟思慕遠近稱孝焉妯娌之間怡怡如也子女卽憐愛甚必正訓之性勤儉居恒綈衣糲食黽勉拮据少叅公子夜蘭膏良朋洗腆迄于績學而成名恭人

實與有勞焉 哀綸有云佐白華於中饋襄黃
卷於下帷煌煌 天語蓋臨鑒之矣繼配嚴氏
封恭人撫前孤有恩公生 卒 子八人伯子
十兆慎重以今歲 月 日奉少叅公李恭人
柩合葬於西山之原史宇曰昔有以文章飾吏
治者史艷稱之少叅公宰邑而民懷筦藏而弊
清詰兵而猺獠伏衡文而士風變吏治斐然可
觀已然治葉葺問津書院爲文千言紀之載邑

乘治羅脩南征書院集諸生講學人比之白鹿
洞在三山有紀勝帙筦鑰之暇著居家要說祖
訓格言開卷竦然文采又何翩翩也然公之大
節不獨在此公性坦夷不設城府立談之間洞
見肝膽一生清白自砥耻爲請謁通籍二十年
田廬不加益而務殖德以貽後人公之規模宏
遠矣今伯子撫諸弟最有恩讓居讓腴雖薛包
不能過余以是信天之報施善人不爽也是可

銘

曰雉城名邦風郁郁黃公養恬獨守樸翱翔天
路佩虎竹梁上懸絲塵可掬車前膏雨常霑足
中州兩粵遍尸祝更有齊眉人並淑雝雝喈喈
比鸞鷲雙璧藏之西山麓余銘斯砥徵芳躅

鴻臚恒所柴公暨配張孺人墓誌銘

武林故多世族然家風孝友首推柴氏而鴻臚

原名世基

文伯士大夫尤交口稱賢文伯之子世臯余辛

酉北闡所薦已復申之以婚姻余因得交於文

伯而并聞其兩尊人恒所公張孺人媿行頗稔

恒所公卒三十余年而張孺人歿文伯將營兆

而合厝焉以尚璽葛公狀屬余誌之余不敏第

矐惟令美又有世講姻親之誼不敢辭按狀公

諱應椿字子齡別號恒所其先汴人扈宋蹕徙
仁和累傳以名德著至淳齋公家浸熾以子醴
泉公貴贈中書舍人醴泉公舉嘉靖丙辰進士
繇中翰擢御史臺持斧按舊京諸郡縣歷副閩
臬皆恬介有聲恒所公其長子也性奇穎八歲
能屬文弱冠受知督學秦公補博士弟益肆力
經史百家擷芳漱潤一時推高才生且神姿朗
徹掩映數人視通顯若掇之耳數奇再試再北

值 神廟初御搜辟耆舊醴泉公以終養在籍
奉 命特起原官公隨侍北上因入太學射策
復落謁選鴻臚官事清暇時時得服綵爲娛以
供子職亾何醴泉公再疏陳情公投組起曰吾
獨非人子戀雞肋而忘烏哺耶亦引疾歸及醴
泉公量後閩中公以家督持榦門庭聞如或言
及請託謝弗應嘗卜築孤山日偕次公仲美與
海內名流結社賦詩減晉叔吳公擇尤極推重

其論詩曰詩稟於法而竅於情情所至母逆而
內閉情所弗至母飾而外傳故所梓觀妙齋集
率本性情而出有王孟之風尋以兩大人敦促
之官非其好也白雲親舍之思時托之吟咏至
今讀推枕依稀驚問寢械書珍重好加餐之句
幾與北山諸什竝傳醴泉公忽謝賓客飲泣三
年如一日低徊北堂孺慕篤問寢視膳闌夜不
忍離左右母恭人虞命去者再弗去也乙未送

女金臺仍補原職雖浮湛冷署乎而博綜今古
擘畫天下事多奇中惜限于格無以自表見著
白髮咏諸篇蓋自傷也嗣後文伯從膠序入辟
雍猶子延喜泊諸曷聯翩鵲起輒千里稱快旋
以餉邊使上谷經居庸土木諸雄勝慨然有封
狼居胥意竣役而南將稱壽虞恭人次汶上疾
暴作至清源遂不起方疾亟時猶課孫世基讀
摩其頂曰是兒必大吾門神氣湛然不亂張孺

人者張太宰恭懿公之孫贈比部郎蔭庭公女也蔭庭蚤世恭懿喜其淑慧命陸夫人撫而育之幼精女紅兼善臨池通內則諸篇大義恭懿不以字凡兒年十六歸於柴時太恭人田持家嚴小不愜於虞恭人羣婢復陰抵其隙醴泉公愚失阿母權幾至脫輓孺人婉曲調護于其間卒之姑嬾相得如故皆孺人力也吳越俗侈孺人生長名胄不喜製鮮衣歲時燕集華袿輕綺

飄飄絢目獨古襦短袖澹樸自如平生靜默與物無忤約指缺忍耐二字終身無厲聲遽色至于事尊章尤極孝謹虞恭人從閩邸歸室中器具不離故處而拂拭如新恭人每語人曰姑在遠而如在家者吾婦也扶襯清源痛絕不欲生恐傷堂上心且如藐諸孤何強起治事時家雖貧必腆贄延師以誨子若孫如尚璽葛公暨庶常胡休復孝廉陸庸成沈無回諸名彥皆在館

穀寧節口約腹以治供具致誠敬焉庶子煜撫
之無異已子煜羸疾多方療治煜亦忘其爲庶
出也文伯服官中外兢兢廉謹家壁立如故食
指甚繁而配孫蚤逝垂白之母操歲筵鑰以紓
遊子內顧之憂朝夕拮据無倦色晚年冢孫世
基次孫世埏相繼登賢書孺人稍稍色喜曰從
此奮迹天路可藉以報爾祖矣諸孫及曾孫具
有文心藻筆發憤下帷行且繼起此孺人敬禮

賓師之效歟享耄齡以天年終可謂全歸者當
與恒所公含笑于地下公生 卒 史宇

曰昔馬卿以貲爲郎然卒以詞賦顯太守郊迎
縣令負弩可謂榮矣以恒所公之才出其唾餘
可以雄霸菽林翱翔雲路卽慷慨賦詩寧詎不
得望馬卿之塵而僅僅以一冷署終其身何哉
楊意難逢漢武不作所遇非其時也孟浩然才
高千古而老于廬山公可知已張孺人以一女

子託太宰屬籍而與夫君僑寓都門絕無一私
于此與德耀何以異內外齊德宜柴氏之昌也
余故誌而銘之

曰胡豐爾材而嗇厥邁胡絀爾躬而裕厥後孤
山之阡鬱鬱葱葱維德克偕介福靡窮

先室丁淑人墓誌銘

淑人丁氏祖鳳川公揚州府學教授父碧嵩公
生平重然諾較然不欺爲鄉里所稱淑人年十
二痘危篤父母已息意矣忽聞異香滿室旁一
老姥合掌曰觀音下救也遂甦余年十五補博
士弟子員外父碧嵩公爲淑人擇配而屬意焉
遂締盟年十七而于歸時余家四壁立外家較
少濫而淑人獨女父母憐愛甚歸而食貧意其

不堪淑人恬然安之室家甚宜歲戊子余射策
報罷先封公曰汝下第曰爲後圖汝年且壯而
未有子將奈何如必待四十而後娶妾不已晚
乎余曰婦尚少兒未恐也先公意不然適鄰家
有女願爲側室儀聘之淑人初聞之微若不憚
旋即豁然親料理聘具治酒食絕無難色後庶
生男輒殤而淑人先後舉二子皆長育殆容德
之報云淑人器宇端凝壺政嚴肅事尊章必恭

必謹子女雖極鍾愛必正訓之不令穉驕余凡
事與之商確大都有遠識持大體多所補益辛
卯余舉於鄉甲辰成進士濫竽庶常淑人不色
喜第以孤踪遠客爲憂乙巳隨任於京邸節縮
淡約有甚於未第時顧獨睠念舅大人家中甘
旨或不豐潔也蓋先公以燕地苦寒不欲就養
淑人乃留一二臧獲曉事者以供奉於家而常
虞不稱每便郵傳耗必囑筆丁寧云庚戌龜淑

人偶感寒疾沉昏不知人事者凡七日時余正請告得旨治行淑人少瘥諄諄倩余束裝余簡其笥中別無長物惟敝衣數事補綻不可數余泫然曰猶幸而生耳假令遽爾逝去而覩此遺物可勝慟哉抵家復淹床第者數月家務從枕上指授無不井井淑人有心計一切喪祭婚嫁大事及米鹽瑣屑悉關經紀雖烹飪之務婢子輩時或不辦往往自起受封之後猶

然余每兀然而憐且歎曰已冠帔矣猶下親婢子事耶至甲子冬始傳家焉時年六十有三矣居恒每訓兒輩自我來汝家卧榻一楹上漏下濕糠覈麥飯所飽嘗耳幸汝父沾微祿始免於饑寒風雨之苦每一追念倍覺酸辛汝輩勉之毋侈費毋好逸修德進業毋墜家聲可矣余乙卯以後之官不以家隨二子捷戶卒業庶幾不得罪於鄉閭雖本先大父以來世守之家法淑

人之庭訓亦與有力焉丁卯三月余罷官而歸
淑人迎勞之曰君隻身遠宦良苦吾固日夜望
君之歸也是後朝昏會聚談家常道邸事栩栩
然樂也不意嘉平三日淑人偶爾伏枕意其體
中小惡卽起耳忽鐘兒白欲迎醫於遠地余驚
曰病可虞乎鐘兒曰固也余急入診其脈若雀
啄然余大懼所延醫不至需二日別一醫來云
是傷寒之症勿憂藥之卽汗汗卽起矣醫故知

名意謂可仗也不謂發泄之藥多而元氣索至
七日之亥刻逝矣先是余在京時喪一女淑人
出淑人恐余過哀相見無戚容而枕上時有淚
痕至是鬱火大發一發而脉大數而醫誤以爲
傷寒也遂不療嗚呼痛哉淑人天性勤儉初嬪
十餘年室無一婢兒女生乳哺懷抱悉身任之
而以間治女紅旣而職中饋操家槁事紛拏矣
而女紅自若比老而傳則益親絲枲不去手余

每慰勞之曰何自苦乃爾答曰我今無他事性
不耐閒耳一生無貴麗之飾無華綺之衣無珍
奇之味月必持齋若干日第不念佛尼姑屏絕
不及門余通籍後三遇 覃恩淑人以丁未封
孺人辛酉晉封宜人甲子晉封今稱淑人惟庚
戌自京邸歸一御命服朝家大人卽鑰之笥中
不再御在妯娒中人不知爲命婦云生 卒
享年六十有子 二男孫 五淑人以

月 日葬於魯松塢之陰

銘曰惟我室人來殯自丁旣貞且穆克儉克勤
敬事舅姑宜其家人三承 綸命不改冲襟胡
不毫耄未及稀齡松塢之阡負丙向壬淑人往
矣以妥厥靈



國家圖書館
第 三

二 八



駱太史澹然齋存稿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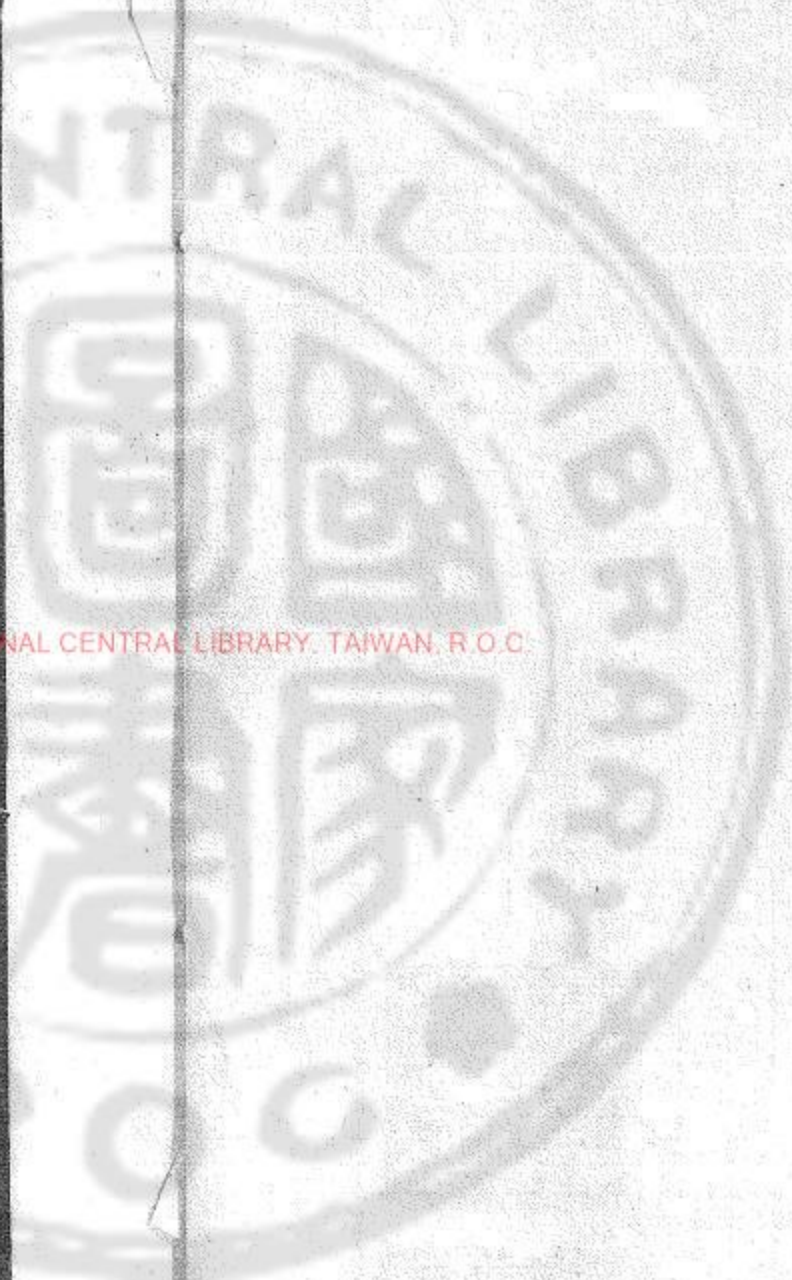
武康駱從幹乾沙甫著



墓表

致仕長汀令曾城丘公墓表

公姓丘諱民貴字伯畏初號仲鶴改曾城以孝廉仕長汀令被譖鑄秩以子祠部郎元禮令商丘滿考 推恩 予還原職致仕先世華亭人至公徙嘉禾曾王父定一公定喜行善嘗亭道



井焚逋券定一公生東隱公用東隱公生小峯
公國賢恂恂長者娶曹氏生三子公其仲也公
質慧而好學初受章句匡坐朗誦如成人爲文
落筆作驚人語津津有弘正間風度蓋自髫髻
時同舍生已莫敢均席矣弱冠補邑諸生督學
關西喬公甄簡精嚴拔公首選自是每試輒冠
多士名籍甚羔鴈踵至爭北面稱弟子王郡守
爲其子再三請而公先已諾陶氏約堅謝不往

張令三試皆首不一私謁於是公遂以文章氣
節凌駕一時知名士無不推公祭酒而公愈益
折節下帷窮年矻矻六經子史百家無不淹博
辛卯舉浙江鄉試公車罷相繼丁內外艱哭踊
致哀窀穸之事拮据竭力旣襄事榿戶卒業如
初戊戌上春官中之榜選蘭谿論蘭谿士故以
夙譽輻輳向公至則戶外之履滿矣公日與揚
扈不輟兼亦自課因得目疾庚子祠部君魁賢

書公遂不復偕計尋擢令公廉潔愛民外溫而
中有執首裁一切供應不經之費以蘇民困金
布出內不知其毫釐倉粟腐折重爲典守病條
上五議報可而此役始不病民連城浮糧殆萬
令故從蘭臺出得請于上官分派七邑皆望風
唯唯公獨力持不可辯牘媿媿上官不能奪并
連城悉蠲之八邑德公皆肖像而尸祝焉葺書
院以課諸生談經校義鼓舞不倦又建浮屠巽

隅以輔學宮之勝汀之科第久是科雋三人自
是春秋登榜者纍纍不絕郡守吳監司孫皆雅
重公深相慰薦而後來者啣公落落不相中卒
爲所短毀以去先是公覺之曰吾視此綬腐鼠
耳甲辰計竣乞休之牒具矣而胥輩從者泣挽
甚哀公弗忍乃止不發抵家堅臥不出胥輩涕
泣徘徊間而汀人之迎公者相屬曰公尚臥耶
民幾公且莫至若嬰兒之望慈母也而公尚臥

耶因相守不去所以求居間勸駕者百方久之
公弗忍乃強起復之任撫循勞來益勤公不知
勞公病汀民狂走禱巫四出聞引疾投劾復在
走乞留于當路當路爲民留公強會病已復強
起視事而前銜公者終不釋撫拾無所得毀公
才不稱令宜還青瑣耳時公方捐奉建石梁以
濟病涉聞之欣然賦歸來曰固吾志也獨惜不
竟此出疆之日攀轅者甚衆車不得前先後立

生祠三公自是懸車不復出歸田之四年庚戌
公六表祠部君成進士乞歸稱觴里中榮之公
無得色第手錄名臣言行可法者以勗祠部君
又八年戊午六月卒公性孝友篤于故舊喜拯
人之急諸生時廩餼修脯悉進之太公無私財
之官必奉先像懸之堂出入肅揖歲時奏食每
祠部君捷書至輒泫然痛二親之不及見也兄
孟鶴弟季鶴怡怡終身不析箸孟鶴公歿于汀

署櫬歸徒步送之江干遺孤四婚嫁田廬壹是
仰公季鶴天婦矢節不嫁姊姒共案食者垂三
十年故人陶令寧都未幾歿帑金詘八百益守
藏者乘間乾沒云公聞命元禮往元禮承公指
殫心調護陶以不累而旅櫬得遄歸焉故事郡
中童試孝廉得薦一人公却介金請者而爲故
人子吳生引手錢生某郡試見擯公以故知戴
星走百里而爲之援真如寺殿圯東塔寺災各

施五十金皆公故讀書處也卽于陶時跛者吳
酷貧而鰥二子牽衣啼饑無以應計無復之將
自經公憫之爲度其子於僧寺而量割修脯以
資跛老遂活其父子舟中見一尸浮水面惻然
貸金買舁而瘞之蓋公之仁心天植類如此自
奉甚約而親故緩急叩門無不應且不厭再三
與人交坦易直亮有過面折之退無後言自鄉
舉至林居曾不以私干有司郡李某公校士遲

公薦牘獨不至遣問謝無有李乃公之年家子也平生無他嗜好投林之後齋居一室花竹成行圖書四壁焚香啜茗展卷諷誦興味悠然一切世俗耳目之玩徵逐之樂求田問舍之事皆不關念嘗一赴鄉飲觀者指目公曰是真不愧此典者嗚呼公之品從可知已公生卒元禮卜葬公念里橋祖塋東之阡有日而謁余表其墓余媿不敏與公同年舉元禮又余分校南宮所薦誼不可辭謹詮次其大者勒之隨道使過而覽者徵實錄焉

先府君太史暨先妣兩孺人行畧

不肖從字得 請南還而抵子舍蓋庚戌
十一月也嗣歲辛亥七月遂罹於大故蓋七年
遠遊而九月歸侍耳而是時伯兄自海鹽奔歸
及侍湯藥十日離膝亦一年所矣每兄弟相對
長號自傷爲子無狀生不如死已伯兄低回飲
泣語不肖曰大事未襄何以乞靈於當世鉅公
以不朽吾父則又從苦塊間飲泣叙次先太史



行誼大畧以口授不肖而命之曰汝職載筆其書之不肖每抽毫輒流淚被面痛不可支輒閣筆而止今寔期迫矣大懼不克襄事以重罪戾乃按兄所叙次而枚淚手錄之成行畧先府君諱濟吉字汝錦號象封駱之先相傳系出齊太公後太公仲子名駱其子孫因氏焉繇內黃徙義烏賓王其著者也其再徙武康自宋寶祐間烏程尉免始入國朝處士公諱鎔有隱德生

泰州公諱仕隆中永樂癸卯科浙江鄉試以誼誤坐謫尋舉明經至京同舉者合三千七百人上親試之稱旨者十公與焉遂擢用歷官泰州知州九載致政歸橐無長物泰父老相率送至家涕泣辭去子大使公諱嘉生處士公諱亨處士生養晦公諱文明府君之大父也以序貢選廣西州吏目性孤勁與從伯比屋居伯素侯尚奢麗公獨敝衣蔬食或不能舉火絕不

肯脂其毫忽養晦公生夫父封山公諱任遠配
六母姚氏實生府君封山公氣節高亮讀書甚
苦夏夜內足嚙中挑燈卒業雖如廁必挾書選
貢入太學中嘉靖丁酉應天舉人領薦十年片
刺不干公府年僅五十齋志以歿士論惜之時
府君年纔十八耳府君自幼警敏有識度舞勺
時卽好讀古史每夜篝燈司太父臥輒取綱目
觀之頗曉暢其義成敗得失頗有概於中爲大

父所器愛年少生不習戶外事而孤於是睥睨
不逞者乘之齟齬百出一婢子浣衣溺死以抵
罪告府君見閉郵舍中五日夜而解傾產十三
君亡何又一婢子病死復告如前府君知捕者
且至不爲周章獨坐廳事前閱書待捕捕者至
卽與詣縣至則收獄獄中多鬼每子夜圍扉中
瓦石砂礫之聲甚厲不絕就視無有而府君素
有腴疾輒夜起如廁每府君起則寂然無聲但

有嚴霜皎月而已嗚呼痛哉府君在繫更冬春
寒朝以水頰面橐餽不時椰榆時有備極折辱
而府君意氣整暇讀書不輟嘗作雨後詩有讀
書堪自樂之句夜靜朗然呶唔聲徹外聞者感
歎令尹午槐程公賢令也初至視獄具得府君
冤一鞠立釋而破產已強半矣府君被繫三月
餘既歸省覲大母畢立入書舍發憤治經生業
而以其餘料理生事策應叫囂皆辦里中人口

誰謂駱家兒少壯夫不如也年二十一而母孺
人胡氏歸焉又一年補邑諸生母性故惠和外
大父隱君子也有家範故我母女德甚修既歸
府君婦道甚備先大母治家嚴家人小不稱意
旨譙呵不少貸獨母能候司顏色迎承意先具
得其懽心居恒朝夕上食惟謹衣履衷和親紉
緝而進之大母病晝夜扶持衣不弛帶粥餌湯
藥必手以進至爲滌廁踰府君每爲不肖輩談

及之未嘗不泫然也府君性方而峻而母以柔道順承亦相得甚懽諸姑姊姒之間怡怡如也馭臧獲以寬卽府君有所怒咎輒緩頰解之自奉極約而遇族黨比鄰曲有恩意梨糝之屬必以分人人人親悅時家徒四壁且廢箸又二姑先後出嫁資送蕭然母承府君意悉脫簪珥佐之時叔未析箸而奩具盡傾無幾微介人愈益賢之無祿歸我僅十五年得脾疾以卒卒之日

內自親戚外至鄰里無不人人感傷噓歔咨嗟歎息不能已已時不肖僅四齡猶記母瞑時不肖在別寢睡中間哭聲覺而起兩手據牀窺視則府君抱就尸前慟哭不肖呱呱啼極哀嗚呼痛哉府君意不欲更娶已燕居深念以是藐諸孤誰爲護視令吾得安意館穀無內顧乃踰年而聽親知強而續母孺人丁氏合卺之夕府君持不肖兄弟泣因携之別榻共寢焉嗚呼痛哉

丁氏母疑重寡言晰大義又知府君意雅哀憐遺孤乃壹意爲慈甚得母道而不肖最幼尤有耶翼恩府君携不肖兄弟糊口於外而丁氏母秉家節嗇谿刻數米而炊量薪而爨每乏絕捲衣質米布袍數事往往在子錢家處之宴然處家大都獎美覆過雍容雅鎮得大體府君每語人吾時命多坎壈獨先後兩室人皆賢有天幸云府君痛大父功業未竟每用感憤肆力績學

爲文以骨力勝初免大父喪一再試傾其儕偶郡公嘗集一郡士合試之得雋異十二人府君名在第五籍甚一時然數奇每試郡邑輒哀然高等試督學使輒不前率鴈行以進而射策輒報罷久之喟然顧不肖兄弟語曰力田而不逢年將無在若輩小子勉旃歲辛卯不肖叨舉於鄉府君無喜色第稱述大父清德以訓曰小子庶幾繩祖之武乎已三上春官不第已又丁母

丁孺人艱不得與計偕府君亦無愠容第曰遇
合有時而第修業以須之耳巳甲辰不肖成進
士讀書中秘縣尹來賀府君報謝往府君是時
年巳七十有六從水濱至縣治可四五里許不
輿不騎徒步往返而巳里人嘖嘖歎服以爲美
談乙巳兄領歲薦丙午入試 大廷兄戀戀不
忍割去府君特示躩蹶狀以慰勉而遣之曰而
兄弟各努力功名令吾得藉口以復先人地下

可矣勿以老人爲念丁未不肖授官翰林院編
修先是乙巳 覃恩 詔令庶吉士授官日補
給至是府君封如不肖官兩母皆贈今稱 命
至府君一再御冠服輒鑰之笥中蓋自不肖通
籍以後府君屏迹公府無論省郡卽縣公希得
覩其面非公禮隻字不相通縣以鄉飲賓請使
命三四反堅謝不往曰吾德薄不足以辱大典
旣而府亦以飲賓請時府主爲筠塘陳公爲人

冷峭鮮所許可獨心儀府君必欲延致爲賓筵
光寵亦堅謝不往曰縣之辭而府是赴乎筠塘
公益歎服高致云初不肖選庶常迎府君就養
京邸府君不可曰道遠風高無溷乃公爲也及
是拜官卽欲請告歸計定未發而家報適至
則府君逆知其且歸也而止之曰我眠食幸無
恙且尢在家能適我汝慎勿遽歸姑俟滿考歸
歸未晚也而謂承顏孰與順志哉不肖得書巡

不果庚戌兄謁選授訓導海鹽去而不肖書滿
得告還見府君肌肉畧減而神氣不衰食飲
如故疊疊談家常問邸事移時不倦不肖心竊
喜幸謂百齡可期不意辛亥杪夏脾疾大作殊
不欲食屢更醫不效最後一醫至府君峻謝不
得診視曰吾所嘗方藥已多矣而效可見矣必
欲強吾腹中所不受而幾幸得生何其不達也
不肖輩泣強之不能得竟不起嗚呼痛哉嗚呼

痛哉不肖兄弟伏苦思之自母胡孺人歿府君
顧復備至襦袴之微悉關經紀蓋以父而兼母
家貧不能負笈一字一句悉出庭授蓋以父而
兼師罔極之中又罔極焉乃不肖輩成人以後
或遠遊教授或待詔公車或留滯官邸計承懽
之日曾不得十半猶冀歷算尚長娛侍未艾而
今長已矣嗚呼痛哉府君平居多思慮無鉅細
遠近事事經思少而侮禦長而食貧老而爲子

孫計深遠矻矻皇皇以至於盡無一日之優娛
而今不可復作矣嗚呼痛哉府君爲人端方介
決尚氣節所處涼儉而志操凌厲一生無些微
點染束修矜嚴雖燕居不見褻容居家蚤起攝
衣冠而出子若婦輩畢揖見無敢後先生男四
歲以上卽繩束以禮不得稗驕一受書終歲不
得輟一日閨閣之內不得聞嬉笑叱咤聲家人
廩廩奉教令惟謹少不率厲聲呵讓或據案不

食家人惶恐相戒毋再得過府君未娶時一少婦見挑拒不內行路直婦人覺其少必俛首背立須過乃行其方正如此嘗赴里中飲會暑甚坐客數十人皆願解去外衣第衷衣就坐便府君正色不可曰非禮也一坐竦然皆流汗霑衣不敢動竟席肅然府君性峭直旣厚自匡持亦欲以禮操人立談之間卽語言猥褻或跛倚失容輒拂衣去之見者無不懍懍若嚴師焉遠近

聞府君名爭延致臯比曰公不獨經師抑人師也對門弟子甚莊課皆有條教卽業不中程或小軼桀尺輒數之氣形於色或加夏楚焉弟子輩頗有先後取高第致位通顯者相見鞠脛啓居司察言色如受業時見憚如此府君秉心長厚舉動光明與人交較然不欺知交談集言必依德義敦廉尚耻以名行相砥勉無諧諛之談人或偶及人帷簿輒默不應每誠不肖輩曖昧

之事有無不可知一語污人令終身不得湔洗
大可恨也初某以死婢發難取賂不訾後某家
亦一婢縊里中人譁曰可以償矣某亦心恐欲
有所錄以爲壽府君急止之曰是者公所爲吾
豈效之哉里人歎息稱善唯某亦慙服當某發
難時一功親青衿辯口力能制之顧反我與之
交關操戈相向恐嚇強取我負郭田若干畝已
又內我叛奴府君心望然無可奈何其後府君

已立而功親死子孱有欲甘心焉者府君銳身
營救任怨不顧乃得免是後其子倚府君如怙
恃人以此益多府君愈益敬事之歲庚寅學使
行郡戒諸生得衆共推擇賢有行者庭舉旌之
諸生獨舉府君數十百人如一口蓋爲鄉評所
推服如此府君性喜儉節誇布之服不單敝不
更進膳有二味輒作色不怡推案而起曰吾欲
以儉遺子孫法而若輩徒以口腹區區事我乎

所居不蔽風雨怡然安之然親戚有緩急未嘗不應外大父久殯未葬府君力吏之葬捐金佐之丁外大母卒喪事不辦及外弟婚具不給府君皆有所振施無吝色皆約口節腹所餘也里中業陶故不稅已稅已驟加倍額於舊里人告病府君爲移書令長蠲之如舊額曰吾幸藉父老蔭蒙恩叨竊衣冠卽里中有利病吾第引嫌自同寒蟬不爲一陳說父老其何賴焉府

君故耻請謁一刺不出及是輒慷慨爲里中言除所苦人以此愈益嚮往府君望之如景星慶雲云府君嘗書古語於座右曰人要高處立平處行濶處坐不肖輩竊窺府君生平大都符合此三語伏誦勅詞有云方廉自性篤厚爲操怨德如忘彌盡心于敦戚有亡不問獨正色于閑家天言赫奕實照臨之矣府君性不善酒無他嗜好自幼能五七言詩觸景感懷時有吟

咏晚年惟杜門兀坐涉覽詩史興至或長吟古
詩或自寫襟抱昏莫集子姓輩論說古今因示
勸誠暇則散步田間與田夫野父商晴較雨或
偕二三朋舊追歡道故間手談爲樂而已府君
丰骨稜稜精神矯王年七十餘猶能燈下蠅頭
書病旣困猶強起櫛髮正冠匡坐屬誨不肖輩
皆深長之計切中窾係之言小有處分悉中節
度一從子貧卽前操戈者子也呼來分與之金

曰吾不復得視爾矣自得疾至易箚神色槎然
絕無呻吟愁苦之狀顧不肖輩戟手自快曰吾
一生不作欺心事防風之神知我蓋里中以防
風氏爲土神故云嗚呼非束髮砥修白首彌篤
不欺暗室不慙衾影能於垂絕之時爲是言哉
是可以知府君矣府君生卒享年八十有
三子四孫男七曾孫男四兩母
先後塋於唐家塢之麓茲卜今年十二月

日扶府君柩啓母窆而合焉嗚呼哀哉府君媿
蹟懿行不可殫摩乃不肖輩所爲嗚咽流涕而
歎其難之難者當大父在時府君一婉變處子
耳一旦離膝下寘身鋒鏑間犴狴幽囚備嘗楚
毒假令神氣稍不鎮定非憤激呼晷卽於邑悲
哀兩者皆足以傷生迨久繫得出非有孤騫遐
舉之氣方且追寃遯痛柔情萬種金石爲之挺
解況暇理經生業乎而府君初摧剛爲柔艱貞
用晦已奮柔爲剛浩氣干雲卒之白璧自如青
瓊無恙曾大父以來清風亮節纘承光大而闡
繹其圖書以遺之後人藉非勁骨貞心百折不
屈噫難言之矣竊謂如府君者庶幾有剛毅風
而未敢據爲徵信也惟先生長者哀而賜之片
言以爲勗華衮先人不朽諸孤不朽孤寰宇等
不勝哀懇

祭文

祭胡中丞文

曰蓋聞西州策扉而慟哭武昌折棟以發哀絲
今茹昔情事豈不誠然乎哉滌余舞勺負劔辟
呬窺豹偶覩其一斑而公遂題之以國士逢人
說項駑駘駟旣而鹽車躑躅仰坂長號而公
顧之而低回噓之以緒齒暨乎晚序溝斷被文
而公喜動于軒眉誨切于提耳寧靜淡泊之誠

簡恬自愛之旨檢墨猶鮮尚金雙美胡天之遽
奪我典刑而不獲長侍公杖履若乃辟宇隆寬
開襟坦洞比谷王之受宗擬大圓之併幪分不
漏于疏昆好永敦于伯仲夜半扣門而不辭山
鬼跳呼而不動遐邇僉曰仁人婦豎知爲麟鳳
云胡不吊兩楹踐夢若乃秉節忠亮才誇茂明
爽鳩著直刺郡廉平等兵而逆酋受索長轄而
江漢肅清建牙錫穴商秦并寧天潢弄刃咄嗟

就纓朝邦籍之綱紀 旒黠倚爲老成胡不憖
遺忽隕歲星嗚呼此夫叩扉之慟倍于西州而
折棟之哀百于武昌者也若乃非熊埒箕嚮用
集釐蕙叢百畹玉樹千枝弓冶綿其華貫青箱
世其淹奇無德不報抑不我欺則羊曇或爲之
罷淚而謝鯤庶幾乎解頤嗚呼一棺甫戢溘焉
逾碁撫思慷慨不其潛而葆幢縹緲駟虬奚之
將緱氏之山頭抑三洲之水湄采蘋兮斟酌長

蹠今陳辭爲余迴轅而來下爲余凝睇而留綦

祭中丞項老師

曰嗚呼若吾師者誠所稱亭亭獨上大雅不羣者耶師弱冠登朝歷宰四邑而最後爲華亭華亭繁難甲天下先後令無一不仆去而師獨哀然以治行異等徵入給事金馬門遂長六垣言路崢嶸妖狐黠鼠掃迹潛形于時輔臣意見相迂門戶各分入出主奴雖賢者不無依傍而師

獨挺然特立天柱孤撐煩言如闕角距朋與越爲質的鷺羽齊飛而師獨皎然如雲中白鶴緇垢不能點而矧弋不能侵爰辭瑣闥晉秩寅清荐膺特簡開府金陵中朝咸喜謂東山且出鐘鼓有靈而師獨膏肓泉石堅臥長林唾終南之捷徑誦北山之移文賢哉大夫處醲而志彌淡身隱而名益轟皤皤黃髮國之典刑一丘一壑威鳳祥麟胡昊天不弔而奪我老成邦閭輟

春而罷市簪裾相對而沾巾某等質慙溲淳謬
厠參苓聆德音而笥玉奉大治以象型丰容久
隔夢寐常親忽耳騎箕魂魄震驚山陽之悲何
極西州之慟倍深悲莫悲兮哲人甫耆而遽逝
羨莫羨兮音徽閱世而猶新矧青箱奇博玉樹
嶙峋明霞高懸乎壟栢赫羲長徹于夜扃亦何
傷乎還初而返真山川修阻病骨逡巡欲矢歌
而先咽馮一介以薦蘋蓮華峯頭月西明山上

雲師騎龍而逍遙容與乎其 upper 其鑒茲而來臨

奠朱相公老師

於惟我師稟靈自昴晁采比溫秋旻似皎東杼
讐經北門視草細旃廣廈從容論道伯夷典禮
山濤署考遐不作人有德有造 廷鳳方儀冥
鴻獨矯十載林泉閉門却掃人惟求舊簡在

帝心蒲輪應 召作礪作霖何以酬知夙夜惟
寅封還 內降補牘以陳以弛稅政以疏積薪

密贊爰立四輔咸賓羣情未厭衆口鑠金 天
子葵之眷顧有申乞骸孔哀未遂抽簪積憂成
瘁卒殉以身嗚呼邦之老成士之綱紀四方多
虞 廟謨攸倚胡不憖遺以襄郅理某等樗櫟
凡材辱收桃李教之以忠惟躬是砥太山其頽
伊誰仰止云胡爲報報 國已矣靖共有位正
直是與奉以終身勿渝斯軌靈兮洋洋庶幾監
只

奠黃聚川年伯文

蓋聞菰城山水清遠而故鄣實居強焉烏瞻幽
曲而深邃顧渚曠野而平芊罨畫亭泓而襟帶
箬溪甘冽而流澗故生斯土者俗力本而慕義
士挺發而貞廉仲文蜚英蕤于大曆魯望寄散
朗于茶煙若乃廉而不剗義而不惰散非舒傲
實在華先是惟我公之天駉兮絜庶美兮得全
幼豁靈胸長酣西策文舉忘年元禮獎識文采

陸離賢書奮迹鑢邪鈍而鉛刀銛歛鳳苞而颺
鳧舄黃叔度來何莫閩有田疇公與之植閩有
子弟公爲之課裡峯崱兀分名與齊梅溪潺湲
兮澤俱播父兮母兮胡不我留轅耶轍耶以攀
以臥源遠兮流長儲積祐兮發祥峩峩令子起
草明光象賢仙令世德彌芳載陟含雞之省軒
眉神駿之驥龍文游錫天寵發皇公胡不引之
髦願以膺金紫之貴而第三餘傳筭僅垂絲綬

之章蓋鴻寵之有竣其申耀爾于泉壤某等締
盟賢胤耳習高風皤皤黃髮仰止惟願訃音忽
至我心有忡雲山遼邈掛劔奚從徒臨風而雪
涕愧炙絮之未躬薄陳辦香兮遙遙靈之來歆
兮融融

祭鄭封君文

維靈息競崇恬去華存質德義取豐浮名取嗇
行表於鄉賓筵秩秩源濬之而綦深本滋之而

彌實流也用長枝也乃茁峩峩令子美秀而文
南宮高步秘館特掄抽思石渠之觀載筆金馬
之門展矣惇史簡在帝心爰褒式穀寵以絲
綸謂引而年命自天申胡不憇遺溘焉露
零嗚呼期頤大齊總歸于盡貽燕克宗歷笑靡
疆繫夔龍之業可佇而蘭蓀之叢政芳其永綏
于後祿且孔賁而泉壤某等締交太史飫耳高
蹤皤皤黃髮仰止維頤歛焉聞訃雪涕奚從雲

山遼邈奠酌未躬聊薦悵兮瓣香靈之來兮融
融

奠曾城丘年丈

惟靈齷齡對日弱冠蜚英辭壇執耳公車抗聲
振鐸蘭水綰符長汀穎瓜梁懸范甌塵生亦曰
衆母亦曰神君連城嫁賦以去就爭骨節不媚
直道取憎厥施未竟厥後丕承峩峩胤子天上
石麟魁掇大邦香携上林循良發軔晉秩司禮

遡功式穀 帝眷方申胡不憇遺而萎此大椿
豈飛魚之乍厄抑 帝命以修文嗚呼生有永
譽沒有長年新羅口碣世其不鐫身後 榮綸
爛其駢闐吾惡知夫期頤之非促景而稀齡之
非大千從宇夙誦懸書幸聯譜末竊挹清光解
予饑渴嗣得英昆定交一日兩世通家金蘭諠
切展也良朋天胡我奪竭來聞訃心焉如割白
馬素車載脂載牽陰陽爲患行行且輟泫然雙

涕一介是將何以酌之束芻瓣香何以唁之九
原故鄉雲端隱隱控鶴相羊乃眷我顧右茲一
觴

祭張公鳳芝文

惟公灑氣英姿綜今茹古天上石麟人間繡虎
試必冠軍傾其儕伍射策明光剖竹畿輔治行
第一聲聞天府惟 帝曰都予之繡斧臣慝汝
糾袞闕汝補代予巡方以綏東土堯舜在上有

苗弗格桓桓于征長子失律公曰禘之無俾辱
國隼在高墉終焉弋獲簡在 帝心賜環復
秩爰擢罔卿以旌葵赤 前星初耀慶衍 天
潢廷臣四出以告萬邦公當之蜀險阻備嘗公
曰驅之君命是將緋衣玉節曰賓于王使事告
竣過里徜徉猿鶴無恙松菊依然菟裘可戀吾
將老焉我圉孔棘開府需賢雲中特遣綸綍已
宣親朋勸駕簡書孔嚴公曰休哉組解車懸息
偃無何玉樓趣記跨鶴騎箕溘焉長逝九京可
遊樸忠未旣中朝諫草讀之堪涕某等幸附金
蘭辱在臭味忽聞訃音愴然欷歔一束生芻雙
淚是寄靈其居歆我思不闕

奠楊西畚文學

惟靈系出華胄生領慧質就食推梨未齟對日
舞象雕龍風雲落墨青青子衿環橋物色亦曰
鳳毛亦曰鵬翮西穴肱肩蒲編映雪才大數奇

霜蹄屢蹶應龍泥蟠荆壁抱泣豈必問天達人
遠識曾是腐鼠而堪我嚇王壽焚書卞彬投憤
六橋柳枝兩峯煙月吾將老馬芒屨白氎胡姬
當壚朋舊促席浮白持螯酒後耳熱仰呼烏烏
子歌我拍而或湘簟疎簾藤蹊蘿栢松濤轉韻
黃鸝弄舌調鶴呼猿理絲對奕素頂丹顏神僊
丰骨短彼大齊矧云耄耄乃青藍永舒而飛魚
乍厄少微掩炷玉樓趣筆嗚呼哀哉王謝家聲

河東名哲位不敵材壽未匹德胡不憖遺溘焉
超忽所喜庭前玉樹森列長夜赫曦 天章且
錫九京稽首臣可以歿從宇世講締知葭莩屬
戚揭來訃音憮然太息薄言躬耐載脂載率行
或尼之爰命弱息詞愧楚些心懸塵拂一縷瓣
香靈其來假

祭某太孺人

沙麓之墟瑤星毓秀光啓婉嫕秘儀景冑七戒

是鏡四德是依修能彤管練要璇閨曰紉秋蘭
曰扈薜芷陸離其芳紛若內美剛以柔克靜以
義成節姱師憲行懿女貞中饋攸宜徽音罔忒
沼沚宣勞琴瑟叶德旣傲雞旦仍和熊丸遂成
先志嗣啓後賢奮跡承明燃藜天祿國之黼黻
家之鸞鷲 帝用爾嘉溯維慶源絜實母訓

封璽推恩鳳詔鸞箋玉珈象栴以報劬勞以旌
淑惠母氏燕喜旣壽且康大官分饌醴齊盈觴

云胡寶婺忽焉失魄雲駟翟茀逍遙恍惚國亾
淵令世覆冲華寧惟不弔戚于而家嗚呼痛哉
惟梁有光厥亦隱德惟缺有妻未聞母則卓哉
令媿太母獨全福備名完曾何憾然某等盍簪
哲嗣詞館同升道義骨肉綢繆至情登堂拜母
夙欽聖善皇天不憖遽違夙願生芻一束薄言
荐之撫輓靡繇俵風長悲

祭魏恭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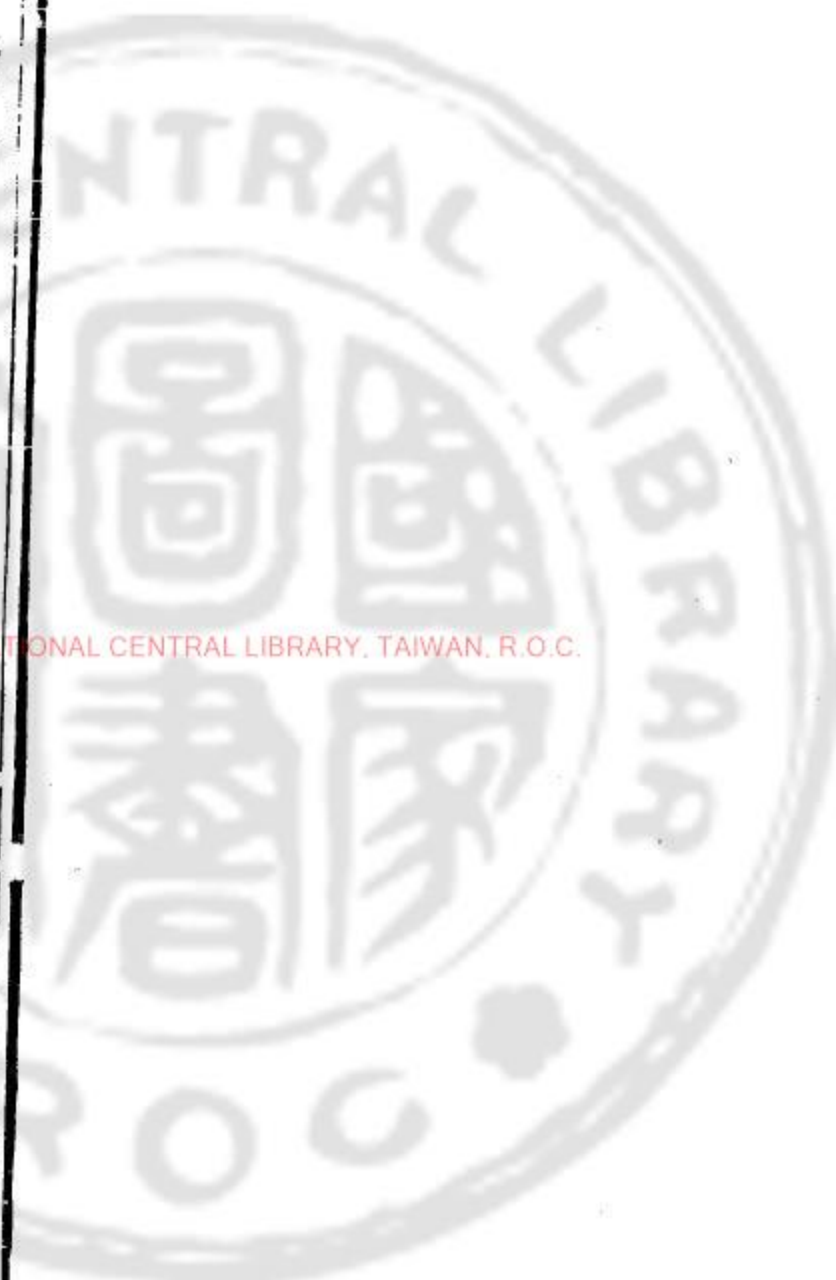
蓋聞母愛而誨婦順而共故詩稱解佩傳美九
熊倬彼婦道與母儀閱千祀而芳不窮於美恭
人閨房之秀視昔徽音克嗣靡疚相夫而夫駿
樹誨子而子遐就赫赫夫君萬夫之英彈冠柱
下晉秩中丞三河頌德載陟夏卿有其勲之女
曰雞鳴亦有胤子實維繡虎金玉其相敏而好
古讀書石渠蜚英天府疇實成之和丸特苦
鸞章游錫翟羽孔揚貴而能勤儉德是將於古

誰匹周姬齊姜幾青藍共永舒胡飛魚之乍歿
笑從夫君於地下寧聞愛子之悲傷婦紅欲罷
婺宿寢熒豈靈輝之好匿繫壺範其奚望某等
屬籍通家式欽聖善歛焉聞訃我心輾轉河山
阻修闕如疇莫曰爲改歲甫此蘋荐遙遙瓣香
靈其余監

誥勅

巡撫南贛汀韶惠潮郴桂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唐世濟并妻 誥命一道

制曰開府專制一方而虔州控連四省自非兼
資文武具彈壓之壯猷孰是不著恩威奏救寧
之茂理有其稱任可後璽褒爾巡撫南贛汀韶
惠潮郴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世濟材資軒
爽器識沉深花封蜚馴雉之聲柱後振神羊之



采批鱗寧憚徑尺折檻風裁射隼輒于高墉觸
邪天性巡方積伐作士升華爰仗節鉞於東南
特建纛牙於章貢而爾新膺簡命矢竭弘圖嶺
海湖湘履四遐而形如指掌民苗將吏當八面
而治若運斤戎行之簡練有方旌旗變色牖戶
之綢繆務密鎖鑰嚴扃驩動轅門狀聞魏闕是
用賈恩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今天下封
疆多故民易生心矧爾所治地險而遙民靡而

悍或者有鞭長不及之憂焉爾初政旣洒然易
觀矣尚益殫老謀以襄壯事若除蔓乘其未芽
若守堤窒其蟻穴務莫此方隅勿煩朕顧以需
峻簡懋哉

制曰國資秉鉞之臣撫安函夏家藉同心之媛
默佐勛勳恩宐從爵以均疏法得濡綸而竝耀
爾巡撫南贛汀韶惠潮郴桂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唐世濟妻累封宜人錢氏毓貞望族作儷名

賢人欽尹姑之風規里式郝鍾之典則蘭膏續
檠襄藻業於三餘茹慮崇恬贊清標於五緘睠
爾夫允文允武安攘成名繇爾德如山如河翺
翔倣旦坤裳允叶與命宐申是用加封爾爲恭
人三命游膺彌顯六珈之麗百年偕老永承竝
貴之榮

父母

制曰朕嘉巡方綏靖之績必遡趨庭佑啓之功

矧有腹笥菁華韻追風雅乃不獲顯榮於當世
而卒之光大於聞嗣有善必彰時惟天道爾贈
奉政大夫大理寺左寺丞唐守和乃巡撫南贛
汀韶惠潮郴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世濟之父
胸襟靈澈藻思從橫試輒冠軍雅負雲霄之翮
詩成刻燭兼登騷墨之壇迺璧水曳裾甫觀光
於上國而玉樓趣記竟委馭於中年無恙遺經
克開翼子睠此建牙之鴻伐繫誰式毅之燕貽

是用加贈爾爲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龍章彪炳庚三錫而彌光馬鬣鬱蔥倘九京之
可作

制曰勞宜于國慶覃于家匪獨體報本之情實
亦表發祥之自況功高斧鉞慕切懷棬尤軫惻
于朕心宜亟馳以盛數爾贈宜人慎氏乃巡撫
南贛汀韶惠潮郴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唐世
濟之母稟型無遂職饋有齊警爛規勤旣相夫

于豹隱和丸課讀復穀子以龍驤栢舟矢皎日
之操揚芬女史封鮓成清風之譽昭德母儀祿
逮釜鍾斑舞豸綉欣尋盟于地下長留問于人
間是用加贈爾爲恭人同穴偕榮益起松楸之
色崇枋未艾竚申琬琰之章

廣東布政使司右叅議黃于郊并妻 誥

命一道

制曰國家星羅藩服以控制天下而東粵地當
嶺海趾錯民獠屏翰爲難保釐匪易所倚毗於
叅藩者綦重有其宣力分猷稱朕意褒寵必先
焉爾原任廣東布政使司右叅議黃于郊宏才
亮節卓識淵猷一對大廷再更劇邑爰以公車
高等累陞望郎尋用華省名賢出叅東服而爾

能布六條以式化廣四慎以昭虔慕陶侃之情
分陰克勤乃職比吳隱之咏泉水不易其心巡
方者廉爾治狀以聞朕甚嘉悅茲以覃恩授爾
階朝議大夫錫之誥命夫賢者寵至而益懼貞
臣宦成而彌共爾以新命棟文衡以往績受上
賞國家所以簡叙功能似不薄矣爾其拂拭藻
鑿瑩精品題如李膺識國士於牛衣歐陽變文
體之輕薄迺足多耳陳元父子粵產也嘗尸諸

儒之牛耳矣勿以遐方才乏而易之朕且有厚
倚於爾欽哉

制曰朕惟從爵之典時乃彝章矧國家重甸宣
之理特褒異勞臣以彰勸而正始之賢儷墨然
於九京致足恤已爾原任廣東布政使司右叅
議黃干郊妻贈孺人李氏儀比珩璜範遵圖史
佐白華於中饋菽水傾歡襄黃卷於下帷蘭膏
必繼縞綦表崇素之風雍肅得宜家之體公車

甫對遽藏鸞鏡之輝
鄉澤猶清應被翟霞之寵
是用加贈爾爲恭人
松楸揚紫誥以增明綸
綽賁黃壚而不夜

制曰國資藩屏之良家
倚婉婉之秀勞施於國
者報之華褒而德著於家
者恡之並貴斯令甲之所
不載也爾原任廣東布政
使司右叅議黃子郊繼妻
封孺人嚴氏巽順嗣徽坤
貞埒懿撫前孤如已出雅
追翟母之風視造子無異
慈不

滿姬妃之度閨庭絕嗃嗃
之聲中表蜚溫溫之譽爾
夫節峻羔絲爾贊儉功高
薇省爾韞卷此臣良宜旌
婦順是用加封爾爲恭人
副笄耀新寵於六珈倣旦
懋舊勞於一德

父母

制曰朕聞水瀦則盈火宿
則壯士有胸含異藻才裕
肩鴻乃不得大展於厥躬
而竟克昌於其子也蓋其
潛且宿者厚已爾原任福
建福州府

閩清縣知縣進階文林郎黃可教乃原任廣東
布政使司右叅議于郊之父至性過人髫年馳
譽白雲在望幙囊爲萬里之遊鄉秀是掄彩筆
奪三秋之色爰縮符於著邑特表茂於循聲俗
易風移不中斷腸之草疲蘇瘠起聿多集澤之
鴻緣奉諱而懸車雅好施以種德爾子宰二邑
稱衆人之母叅兩藩作百郡之師誰實穀之可
不褒乎是用贈爾爲朝議大夫廣東布政使司

右叅議煌煌揭偉行於明綸久久想遺徽於拱
木

制曰凡母之愛子也欲其貴賢母之愛子也教
之忠若乃貴歷叅藩忠抒保障而蓼莪隕涕杯
捲興思匪籍王章曷伸子惻爾贈孺人朱氏乃
廣東布政使司右叅議黃于郊之母毓貞望族
作配聞人竭滂澆以承尊明彰婦順篝膏燈而
佐讀卒就夫名逮下弘樛木之慈課兒慕斷機

之教子以升華爾先不祿廼閨儀之未墜宜寵
命之游頒是用加贈爾爲恭人絲綸昭令善之
光寵夢被麗明之照

監督天津糧儲戶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

施鵬并妻 誥命一道

制曰國家轉東南之粟以實京師而天津其咽喉也特設衛置軍以守之庚癸一呼咽喉立塞而屬河伯不靈漕艘時梗又軍興間議截留運不必時至至不必如額筦儲者不亦難乎爾監督天津糧儲戶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施鵬性資沉毅才識澄泓一對大庭兩膺師帥爰晉司

農之署能籌盈縮之宜秉素尚以爲標襟懷月
朗塞漏卮以杜耗雀鼠霜清旣主計於津關益
宣勞於握算外弭脫巾之變內消梗塞之虞睠
此忠勤朕心嘉悅茲用覃恩授爾階奉直大夫
錫之誥命今天下誠公私兩困之時也籌國者
咸蹙額計無復之矣意酌盈濟虛自有調停之
遠畫或汰浮裁冗可攄均節之深心爾在署在
津皆著廉幹聲能已見於天下矣尚益殫良圖
務規兩利以副朕倚注之意欽哉

制曰夫士也三冬卒業而四壁蕭然有同心者
焉曰我機而子讀也庶幾子韋而我佩乎迨旣
顯而回腸遺語恫何如矣爾監督天津糧儲戶
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施鵬妻贈安人何氏少
閑女則長式閨型室若磬懸脫珥簪以佐七宵
焉星爛效規倣以襄勤庭無謔誅之聲壺有肅
雍之範將荼茹蘖誰實御窮戴鳳披霞爾先不

祿是用加贈爾爲宜人祇承紫綉之榮永麗玄
扃之耀

制曰婦處約時勤儉固其所佩璫垂珞通籍之
後而能嗣前人處約之徽斯其志識宏遠矣爾
監督天津糧儲戶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施鵬
繼妻封安人楊氏稟規姆誠儷美儒英從宦而
得首蓓之齋恬怡自若升華而入錢穀之府冰
蘖允甘絲麻與管蒯奚分珈笄共縞綦並麗爾

夫夙夜宣勤羔絀表儉爾有力焉朕甚嘉之是
用加封爾爲宜人重荷六珈之寵益修四德之
媿

父母

制曰蘭之生也多於幽崖澗谷間寂如也而其
芳自遠士有抱璞含貞若有用若無用而卒能
種德以昌其子矢夙夜于王家芳未歇也爾贈
承德郎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施天慶乃監督

天津糧儲戶部河南清吏司員外郎施鵬之父
植性樸忠守終純固失時蓬蓽躬稼可以承懽
得趣恬嫠敦倫自能範俗倒橐囊以振急誼重
鄉評課咕啤以傳經謀貽式穀爰啓亢宗之子
爲予籌國之良是用加贈爾爲奉直大夫戶部
河南清吏司員外郎敷明命於楓宸表幽光於
蒿里

制曰夫令妻壽母詩人侈歌之廼有儲齊魯

相入於豹隱篝燈課讀成子之龍驤以一人兼
之者問詩亦不足侈已朝亟褒焉爾封太安人
周氏乃監督天津糧儲戶部河南清吏司員外
郎施鵬之母令族毓貞高賢作合其儀不忒表
內則於有齋維德之行謹外言於無遂傾奩而
不色恡大事用襄主饋而無內憂遠遊克慰爾
子式士而向風持籌而裕國非此母不生此子
是用加封爾爲太宜人聿章聖善之光且迓岡

陵之社

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王念祖并妻
勅命一道

勅曰留京豐鎬地六官皆稱茂簡而刑曹乃率
又棊燹之是寄失出失入皆足以召戾干和故
明允之選朕特重之爾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
主事王念祖英標亮節卓識通才擢對大庭筮
官潛宰四知自凜揚清白之家聲百蠹皆釐起
神明之輿頌築堤勦盜方推安堵一方執法興

讒何必折腰五斗青瑣不惡璧水尤清爰含粉署之香雅稱明刑之任茲以覃恩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朕讀禹謨曰刑期于無刑朕心識之爾治潛八列薦剡茲初入西曹有欽慎名亦旣哀然表著矣尚益矢虔共訖威訖富以稱朕刑期無刑之意朕且有崇畀焉懋之哉

勅曰士當下幃卒業日不園窺之時而不有賢媛以爲之繼蘭膏佐短檠其能肆力焉迺御窮

而不借達致足恤也爾南京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王念祖妻章氏稟規圖史協度珩璜字而未歸卽矢靡他之志豐而適約能追出汲之風潔蘋藻以將虔脫珥簪以佐餒方舉齊眉之案遽逢掩鏡之悲匪錫明綸曷伸幽惻是用贈爾爲安人聞譽傳芳於彤管天章增耀夫玄扃勅曰朕有臣長民而民和帥士而士化明刑而刑清雖俊良之自樹茂也然亦必有一德之助

焉從爵之賞所自來矣爾南京刑部廣西清吏
司主事王念祖繼妻陳氏穆紹前徽夙嫻內則
食貧無茹苦之色從宦有崇淡之風弘逮下之
仁嗣徽樛木均屬毛之愛比德鳴鳩允稱婦順
之明章可靳綸褒之孔赫是用封爾爲安人祇
承珈笄之榮益飭佩環之度

父母

勅曰砥行種文之士不獲弘宥於厥躬而卒之

食報於其子蓋瀦則必流鬱則必勃天之道也
故國家亦以子之貴貴之爾舉人王舜卿乃南
京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王念祖之父慧質天
成德心性植橐囊不問惟承嫠母之懽修脯無
私但佐同生之急守嚴一介氣逼五雲茂齡登
藝苑之壇晚序簡鄉書之秀而公車兩罷遂修
地下之文胤子獨賢卒騁天衢之步睠斯往彥
宜荷新恩是用贈爾爲承德郎南京刑部廣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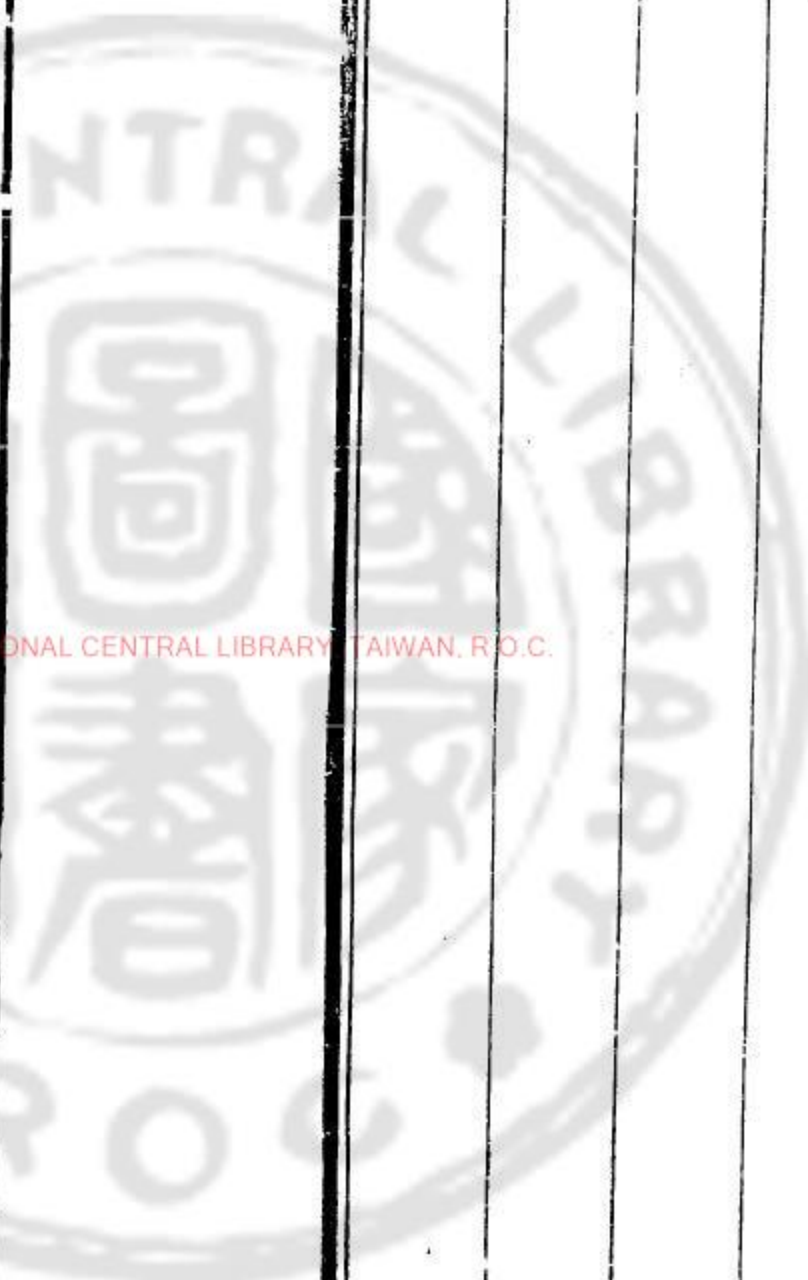
清吏司主事燕貽欣闕闕之昌鸞綉賁松欽之
色

勅曰朕以孝治天下凡臣之爲朕宣勞者亦必
體其親親之情焉矧母而父母而師比其子之
成名而母已違養尤朕所致愍也爾謝氏爲南
京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王念祖之母閨儀夙
習竹素旁通奩橐可捐褰孝友睦婣之德葳蕤
持鑰甘米鹽屑瑟之勞舉七箸以機絲授詩書

於荻畫旣副藐孤之托旋從地下之盟貞順寡
儔絲綸宜賁是用贈爾爲安人承斯琬琰之章
少慰蓼莪之慟

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郎文喚并妻
誥命一道

制曰士大夫砥節奉公以功名顯者不乏試質
之衾影而不忤者幾前史若阮長之不侮閭室
趙抃事必告天朕讀之咨嗟稱善庶幾遇焉爾
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郎文喚幼有賢豪
之風長聞性命之學明經妙簡當宁首掄丞新
昌令興安兩邑懷畏壘之憂倅畱都擢水部諸



艱奏明之之功貧乃益堅千仞振衣之氣象行
惟自信萬夫必往之胸襟服官十有九年省已
百無一疚媵修茂樹簡在朕心業擢爾守澂江
矣茲以覃恩睠惟往懿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
誥命朕知爾才品不宜出守郡尤不當寘遠藩
惟是川蜀告變滇黔易騷特允推擇賢守爲百
城之望其以固吾圉也爾尚表師僚屬綏靖民
夷以竟前勞激卽遠在天末朕視猶戶庭耳豈

其忘之勗哉母廢朕命

制曰子大夫力學成名服案著績雖其自砥亦
籍內襄焉如樂羊以斷機卒業許允以出誠賜
衣可考鏡也朝是以有從爵之賞爾南京工部
屯田清吏司郎中郎文喚妻封孺人栢氏天植
孝慈性成淑慎短衣操作效少君出汲之勤白
首相莊舉德耀齊眉之案湘蘋繁以助奠潔棗
脯以承尊夜必篝燈佐三餘之藻業食惟脫粟

贊五絨之清風蕙質先摧蘭芳未歇是用贈爾
爲宜人洵被六珈之寵式章四德之光

制曰夫御窮之婦澹泊其所習也迺有出自豐
門歸於仕宦而無違清德加從吏焉其識度遠
矣爾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郎文暉繼妻
王氏夙閑姆訓穆踐閨型戚畹名家薄豪華
而崇素有齊季女主中饋而克共體前人毛裏
之情曲加恩意相夫子友于之愛力贊解推庭

無諛諛之聲壺有肅雍之範是用封爾爲宜人
祇承鸞緯之華益勵雞鳴之警

父母

制曰漢有孝弟力田之科風最近古朕歲遣巡
方使察廉篤行以聞其有孝友大節哀然閭左
者不斬下璽書褒之矧種德發祥穀乃子以若
予工者爾贈文林郎江西廣信府興安縣知縣
郎世淋性行光明襟期磊落范像拜母孝已著

於孩提吮毒救父事更難於剖股嶺回暴虎天
假瘍師徵至誠之感神洵大德之必祿而且植
孤讓屋積義還金信同柳鼎之風里式彥方之
化居然隱德透啓名賢是用加贈爾奉政大夫
揚前徽於既往矧後命於方來

制曰人臣爲國家宣勞內外徼寵絲綸有母而
不得事際此當倍惻國家亦爲勞臣計之疏榮
之典 所從來矣爾贈孺人徐氏乃南京工部

屯田清吏司郎中郎文喚之母毓秀儒門夙聆
庭訓執績似樂閨之婦饁耘有冀野之恭事三
姑而皆竭承懽撫猶子而各爲授室以身請代
起夫君於危疢之中用誨成慈穀爾子爲請共
之士遺杯猶在母範未湮是用加贈爾爲宜人
洵承珈笄之恩用慰蓼莪之慕

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劉之柱并妻

誥命一道

制曰朕觀虞庭命官者九工居二焉若垂若益
四岳咸薦而皆稽首推讓不敢任難可知也矧
大工甫肇百蠹叢生勞怨駢肩爲國家收節縮
之效爾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劉之柱圭組
盈門世稱王謝縑紉滿架經紹韋劉自擢奏於
明光遂縮綸於畫省初歷虞署旣宣綜覈之聲

晉副繕曹益奮精明之采飲水茹檠裁瑞豎之
漏卮教護屬工煥臯門之壯麗勤施於國朕實
爾嘉業擢爾正席望郎出守襄郡矣茲以覃恩
睠焉往績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今川變
未平黔中復告襄爲楚蜀咽喉或者有震鄰之
恐焉爾尚正已率屬務撫循百姓以固人心繕
城濬池練兵積粟以防豕突詩不云乎無棄爾
勞以爲王休爾之勞見於郎署矣豈以治郡而

棄之懋哉毋廢朕命

制曰士撻戶砥業四壁蚩然有爲之主饋續膏
殷殷相勞苦者無亦曰子敦我佩乎比升華而
不偕老少原之思惡可已也爾工部營繕清吏
司員外郎劉之柱妻贈安人謝氏圭璋雅度肇
悅令儀孝而能共佐白華於五飴溫而克礪襄
藻業於三餘甫含鷄舌之香遽戢鸞輝之鏡睠
言舊懿可靳新綸是用加贈爾爲宜人洵承有

赫之章庶慰無年之戚

制曰繕部爲金錢出入之府有宵旦庀鳩之勞
匪籍同心賢媛若古之規拾金警視夜者不足
以佐介而襄勤從爵疏榮時惟彝典爾工部營
繕清吏司員外郎劉之柱繼妻封安人張氏範
遵圖史德叶玠璜蘋藻于湘媿有齊之季女酒
漿是幕稟無遂之閨型縞綦成素絨之風夙夜
勵戴星之節夫君哀然著譽爾實與有庸焉是

用加封爾爲宜人再服六珈之寵益昭四德之
光

父母

制曰朕嘉良臣宣序之績必遡其庭模式穀之
功矧有表表姪修皤皤黃髮固將下璽書褒之
者而適以子貴法得貤恩其愛尺絲不以章者
德爾封承德郎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劉承誦
乃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之柱之父道與之

貌人飲其醇冠蓋蟬聯獨秉鹿門之雅尚箕裘
武接克開鳳彩之馨兒評高曾閔之風里式彥
方之化行且祝哽祝噎崇更老於虞庠特先如
綽如綸下天章於漢闕是用加封爾爲奉直大
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膺斯琬琰之章益
衍岡陵之壽

制曰人臣出而樹庸於國入而報劬於親陟屺
之詩所爲徘徊瞻顧而形諸歌也朝廷亦兩存
而曲暢之俾無鬱伊于下爾封安人龔氏乃工
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劉之柱之母毓貞望族
作儷高門孟案齊眉相夫君於豹隱柳丸課讀
穀令子以龍驤人稱尹姑之家風亦曰郝鍾之
令範匪籍爾胤疇若朕工是用加封爾爲宜人
天休方至爾年正長其光佩之以需後命

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劉永錦并妻
誥命一道

制曰今天下東南民力竭矣職版曹者上籌國
計下恤民窮公私兩利之策非媵修強幹臣不
辨矧豐邑重地尤朕所軫念有其宣勞稱旨可
靳褒嘉爾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劉永錦
器識淵閎才情高亮賢科奮迹李署起家稔聞
明允之聲音服民曹之采而爾能澡躬剔蠹廣



儲於不涸之倉酌盈濟虛善用其調停之畫無當之卮旣塞有盡之力自寬雅譽日聞朕心嘉悅茲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邇來閱章奏謂國家當三空四盡之時朕憂形於外得孜孜奉公之臣圖久長之計收補捄之功爾旣著有令緒矣尚益殫忠猷務規永利以佐度支之不逮朕且有茂簡焉尚勗之哉

制曰錢穀之司事瑣牘鉅勞倍於他曹故必有分勞於家者乃可合勞於國至於並勞而不偕老朕心閔焉爾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劉衣錦妻贈宜人孫氏夙傳女誠恪奉閨儀茹苦羞甘孝將於五飴侍膏執績業足於三冬蘋蘩旣潔更有解佩餘風澣紉自安毫無食貧私怨夫已筮仕成名爾乃含悽掩鏡睠茲往懿宜霈新恩是用加贈爾爲宜人繫象服之重華迓鴻章之游錫

父母

制曰士有豐材而竟嗇於遇通籍而未究其施
人或嘆焉至以青緇裕後蘭署蜚聲而人盡知
有子人盡知有父也斯亦積厚流光者之明效
已爾原任直隸永平府通判贈承德郎劉東注
乃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劉衣錦之父少
負食牛之氣長成變豹之文試輒冠軍期搏風
於萬里數竒不偶僅簡秀於明經振鐸橋門升

而首着之恬風不改羔絲之儉德益彰
高標陶然泉壑獨表太丘之雅化
彥宜申天寵之章是用
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郎
事宜歿後有華衮之榮

一簡惟一種慈祥溫厚之氣最足以領
命於物而延慶於後人矧坤德惟順母道主
慈得全全昌固朝廷所以介之祉福也爾封太

安人李氏乃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劉永
錦之母植性惠和秉躬淑慎鳴機軋軋襄素業
於三冬宿編垂垂贊清標於二簋庭有穆雍之
範室無諄諄之聲旣相夫子以成名復穀英昆
以佐計壺儀猶炳褒寵宜隆是用贈爾爲宜人
特疏再命之華永作重泉之賁

廣西柳州府象州知州劉尹鶴并妻 誥

命一道

制曰象郡於粵西爲勝游而猺獞出沒不時錢
穀動稱匱乏吏茲土者拮据良不易已若廼撫
循勞著救靖功高旌明錫祉其有靳焉爾廣西
柳州府象州知州劉尹鶴學世青緇材同白璧
賢書簡秀邑序橫經爰從郡李之良擢典州牧
之重而爾遊亦有餘釐剔貽百年之利理絲無

擾袴襦興萬井之歌清風凜節于懸魚化雨蜚
聲於馴雉犬羊弭耳有橐弓臥鼓之安婦子含
哺絕頭會箕歛之苦茲庸歲閱兼以覃恩特授
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民夷易釁荒逃難
綏粵卽遠不下萬里以朕視之猶輦轂下耳爾
旣雅有令聞矣尚永堅乃心益懋乃績朕將有
進此者倚爾欽哉

制曰士起窒衡而領方州稱刺史亦云通顯矣

入室而思御窮之配有餘恫焉矧正始之先敦
宜褒綸之首被爾廣西郴州府象州知州劉尹
鶴妻贈孺人方氏柔嘉有則淑慎無違井曰親
操虔佐白華之孝榮膏侍績力襄青簡之勤夫
以成名爾旋不祿致可念已是用加贈爾爲宜
人式籍珣笄之重薄償幽惻之徽

制曰繼室之義齊於元配安定魯國其人竝艷
史冊已乃未久而從前徽於地下褒循吏者豈

其遺之爾廣西柳州府象州知州劉尹鶴繼妻
汪氏秉規姆訓儷德儒英孝敬篤於尊章雍睦
敦乎娣姒潔藻蘋以佐餽美媿有齊服綦縞以
襄廉儉侔曷澣卷言往懿宜霈新恩是用贈爾
爲宜人佩此明綸光於幽窆

制曰良吏綰符遠徼夙夜宣勞蓋必有淑媛以
治內而後得壹意於奉公錫命疏榮端不是靳
爾廣西柳州府象州知州劉尹鶴繼妻封孺人

姜氏明昭閨範穆踐女閑撫前孤如已出脫珥
丸熊從宦邸若衡門飲水茹檠爾夫以治行受
賞而爾與焉亦國家所以勸婦順也是用加封
爾爲宜人再命六珈益修四德

父母

制曰朕設制科以網羅天下才雋而迺有抱璞
含輝老於膠序者迨其蔚起聞嗣揚芬牧守而
始知菑畲之竟厚穫也爾贈文林郎廣西慶遠

府推官劉一鵬乃廣西柳州府象州知州劉尹鶴之父資材韶令識學淹通試輒冠軍雅負搏風之翮經橫函丈門多立雪之英孝友同乎曾閔鄉閭比之彥方雖名高延閣綦未騁於雲霄而業啓韋編志卒酬於弓冶惟予剖竹之賢實爾趨庭之秀是用贈爾爲奉直大夫廣西柳州府象州知州緊再錫夫龍章尚重光夫馬鬣制曰天之開賢胤也必先女士子之有茂豎也

必先母儀匪綸綍之崇褒曷杼機之食報爾贈孺人顏氏乃廣西柳州府象州知州劉尹鶴之母夙閑女誠謹奉閨型庭無謔誅之聲室有肅雍之化解佩褰勤蔚菁華而展譽裁絲式穀啓符竹以流聲今爾子三年報政一郡推良誰實鍾之而養弗逮夫萱帷思特厓夫捲慕是用加贈爾爲宜人重揚琬琰之光薄慰蓼莪之慟

江西九江府同知王恭已并妻 誥命一
道

制曰江州跨彭蠡襟帶上流盜賊時或出沒一
不戒鯨鯢輒恐人藉丞之重內詰戎行外防竊
發非強明廉幹臣弗辦有稱任使其斬壘褒焉
爾江西九江府同知王恭已大器長才英標亮
節賢書擢秀樵李橫經爰分下雋之符循聲遠
炳晉刺潯陽之郡茂樹尤奇獷豕之牙非豎望

風斂手遊魚於釜庭中秋月懸空茲用歲叙授
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間者歲比不登又以
軍興賦繁人心眷眷思亂雖江上不波未可狃
以爲安爾司樞湖關能制繡斧所不能制風裁
已著矣尚一乃心益懋乃績朕行有崇畀于汝
制曰人臣宣勞劇郡歷久愈勤必有克相之家
者而後在公之節不分功旣並矣寵亦均焉爾
江西九江府同知王恭巳妻封孺人馮氏毓德

儒門作儔彥士秉肅雍以弘範竭孝敬以宜家
夙儆鷄鳴克守箴圖之訓迨膺象服益敦茹蘆
之風睠忠猷於守貳徵襄贊於閨賢是用加封
爾爲宜人欣寵渥之再新揚芳徽而彌邵

父母

制曰朕歲遣持斧使察舉篤行以聞其有孝義
大節哀然表著者朕不難下璽書旌之矧以經
術行誼式穀其子而爲朕宣猷佐郡者乎爾贈

文林郎湖廣辰州府沅陵縣知縣王天爵乃江西九江府同知恭巳之父雅志儒宗力敦雅尚推梨讓棗至性篤於家庭履墨蹈繩風規式於閭里卽韋素之文未展而丘園之賁長新爾子令湖北載石畱牀刺江城懸魚痊鹿人謂顯親之教天其奉爾之餘是用加贈爾爲奉政大夫江西九江府同知再命之絲綸旣炳百年之窀窆重光

制曰母道主慈亦有義以成慈者丸熊畫荻蔚起聞嗣夫旣已顯母之教矣可無以報母之勞乎爾贈孺人孔氏乃江西九江府同知王恭巳之母賦性端莊褻躬淑慎孝潔蘋蘩之饋勤登機杼之功閑家以惠和至毫不聞謔諄訓子以廉恕服官雅著循良杯澤猶存鼎茵不逮是用加贈爾爲宜人再服笄珈之寵益章泉夜之輝

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葉榎并妻 誥
命一道

制曰國家倚鹽筴以佐計而桀黠徒日鑿弊孔
爲姦利商民疲於牟削國課詘於漏卮其在閩
海尤甚勝厥任者惟曉人廉幹者稱焉爾福建
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葉榎器資凝遠才識通明
擢秀賢書歷官粉署緣蛾眉之招妬服騏驥於
鹽車而爾能砥操懸魚勵精剔蠹賦無乾沒肅



清狐鼠之姦額有常盈永畫官民之便招流移
以復業萬竈謳歌勗社學以興才四遐綰誦嘉
乃丕績可靳褒綸是用歲閱兼以覃恩特授爾
階朝議大夫錫之誥命方今疆場糜沸民心易
騷私販之民皆不逞之徒也挺而走險其變難
量爾視篆以來齟政洒然清辨矣尚一乃心貞
乃節蚤計消萌毋令蠢動勗後效以竟前勞朕
則懋簡汝

制曰士稽古成名服官表暨蓋必有同心之佐
焉如游學砥於裁絲斷獄平反於執燭內助胡
可少也疏榮所自來矣爾福建都轉運鹽使司
同知葉梗妻封宜人毛氏質稟惠溫性敦澹素
家惟四壁脫簪珥以羞甘用足三冬繼蘭膏以
佐讀捍患有丈夫之氣宜家見婦順之章桂子
成行克謹荻熊之教衾裯廣胤更均毛裏之恩
鸞鏡藏輝雞箴在耳是用贈爾爲恭人祇承紫

綽之榮永作黃墟之賁

父母

制曰士有弘涵濬蓄蔚爲國華而不竟其用有子焉起而光大之而乃知菑而播者卒坻而藏也爾原任南京國子監博士贈奉直大夫刑部山東司員外郎葉世治乃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梗之父祥徵夢日志負搏風奮賢書而振鐸橋門却贅脯而力周貧士爰升華於胄鹽業

厠選於蘭臺而樓成趣以修文長轡誦於短晷獨留名德人傳曾崗之芳徽兼有遺書大闡程朱之秘奧睠爾亢宗之子伊誰式穀之功是用贈爾爲朝議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三命之絲綸洊煥百年之後偉猶新

制曰朕以孝治天下宣力之臣必體其顧復之思焉矧母儀令善所當亟褒者乎爾封太宜人陳氏乃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葉梗之母夙

稟柔嘉習聞大義承尊璋婉婉饋食必共敦戚
諗以解推傾囊勿惜室無繒綺之服夜有機杼
之聲竹素旁通書斷壘之事以訓子瞿曇可悟
修淨土之業以還真是用贈爾爲恭人壺範遺
彤管之輝鳳誥播玄扃之耀

直隸徐州碭山縣知縣蔡一熊并妻 勅

命一道

勅曰碭巖邑也界三都會盜多而易匿河流湍
激城善圯地僻俗僿黷官之門庶祠宇不治屬
以歲時之不易饑民嗻嗻非循令不辦治此爾
直隸徐州碭山縣知縣蔡一熊器識深沉才諳
敏練蜚英藝苑擢對大庭初筮政於郟城尋量
移於茲邑而爾能矢心茹蘖勵治戴星璧水改

觀比文翁之化蜀萑苻弭警似虞詡之縫裾煮
粥以哺饑哀鴻集澤釐姦以寬賦碩鼠潛踪陽
侯戢悍於安瀾雉堞增雄於設險嘉乃丕績可
靳褒綸是用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朕
閱圖志亾碣藪澤間故多奇杰士今封疆不靖
民心易騷爾尚益殫撫字母令生心且察其可
當干城者心識之以備緩急是以民功而兼國
功也朕且有特簡焉欽哉

勅曰昔巫馬期治單父星出星入而單父治令
之不遑私可知也朝倣夕庇惟內子是籍乃恩
暉垂及而朝露溘先朕尤憫焉爾直隸徐州碭
山縣知縣蔡一熊妻陳氏少閑女則長奉壺儀
四壁蕭然澣統以資七箸三冬足用續膏以佐
伊唔推哺娣姒之孤不殊已出從宦交徐之邑
無改素風鸞鏡沉輝雞箴在耳是用贈爾爲孺
人祇承珈翟之榮薄示閨賢之報

父母

勅曰語云大隱隱朝市夫士有遠襟市廛猶丘壑也矧胤子多於五常而伯爲白眉哀然擢制科稱茂宰啓佑之弘聖朝亟褒焉爾蔡養中乃直隸徐州碭山縣知縣一熊之父天植樸忠人稱長厚口不二價韓伯休之風規性雅好施范希文之梗概子已成名於鄉秀爾猶秉尚於故吾祭酒推尊醇醪飲德睠此雉馴之化聿追燕

翼之功是用贈爾爲文林郎直隸徐州碭山縣知縣祇服明綸之寵永章幽隧之光

勅曰昔鄭子產稱衆人之母而漢良吏亦曰杜母夫母則主慈耳令不純任慈而能破盤牙節目以安全良善是爲大慈本母之教也宜顯褒之爾謝氏乃直隸徐州碭山縣知縣蔡一熊之母賦性堅貞教家肅穆機聲達旦不辭井臼之勞桂子成行克佐義方之訓潔脯修以尊傅傾

滄然肅有和
言來
箱皮以助施爾子令兩邑皆能除大憝剪大盜
以安民繇爾有丈夫之氣故子有剗斷之能是
用贈爾爲孺人閨儀遺彤管之芳愍册播玄扃
之賁

直隸常州府靖江縣知縣劉志斌并妻

勅命一道

勅曰朕嘉與長吏噢咻吾民昭登郅理而屬以
封疆多故徵求芻午所至騷然爲今者欲上紓
國恤下撫民艱非潔守通才不辦治此爾直隸
常州府靖江縣知縣劉志斌白璧瑋材青萍利
器擢英論秀振鐸環橋衡文服藻鑑之明剖竹
著循良之譽巫馬期戴星出入寒寒匪躬吳隱

之酌水賦詩亭亭物表閭左無追呼之吏公家有應聲之征碩鼠潛踪蜚鴻戢翼巡方者交章以爾治狀聞朕心喜悅是用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靖巖邑也孤懸大江之中波濤渺渺保無伏戎歟爾視事以來江不波而民不沸亦旣雅有令緒矣尚益矢忠和而民母令生心修而備母令啓侮以底乃績乎朕且有清華之簡在

勅曰士下帷發憤目不園窺朝倣而夕庀繫內子是籍迨蜚聲茂宰徼衮明綸而正始之儷寂然于九原致足愍已爾直隸常州府靖江縣知縣劉志斌妻陳氏夙閑女誡曰嬪儒英井曰親操克佐映螢之業棗修致腆能寬負笈之遊作勤比樂之裁絲好德效鄭之解佩乃搏風少後而朝露溘先壺範猶新褒章可靳是用贈爾爲孺人服斯有赫之章庶慰無年之戚

勅曰勤儉御窮之婦耳若乃奮迹賢書領符壯
邑夫君亦旣顯矣而約處自若內則可知也從
爵故事況其賢者爾直隸常州府靖江縣知縣
劉志斌繼妻王氏柔嘉有則淑順無違竭操作
以承權篝膏燈以佐讀曳綦宦邸襄載石之清
標廣惠衾稠嗣小星之雅化爾夫成名于雉異
縣爾效警于雞鳴不有褒綸曷彰閨勸是用封
爾爲孺人尚益懋夫坤貞竚海頒乎巽命

父母

勅曰砥行領聞之士或艱於逢時而究能世其
青緇以開哲胤豐門廣簿昭烈令緒而加之以
光明所得不亦多乎爾生員劉廷川乃直隸常
州府靖江縣知縣志斌之父少孤有成人之志
弱冠游博士之門孝友發聞效薛包推腴取瘠
清貞絕俗似子廉飲井投錢好施則囊橐可傾
就養而布蔬如故爰啓亢宗之令子鳳彩聯翩

克揚柱後之家聲豸冠生色睠焉鶴髮得稱朝
簪是用封爾爲文林郎直隸常州府靖江縣知
縣祇承綸綍之榮益介岡陵之祉

勅曰人臣爲國家宣序民事茂樹國庸臣節著
矣子情豈其忘之匪下龍章之寵曷伸烏哺之
私爾袁氏乃直隸常州府靖江縣知縣劉志斌
之母毓秀名宗于歸華胄屏鉛華而不御手緝
緝以食貧白首相莊雅有肅雍之範青燈課讀

竟成蘭桂之芳婦紅不輟于潘輿清白丁寧于
陶鮓母儀鮮儷壺範可風是用封爾爲太孺人
陞金鳳于六珈引玉鳩之雙壽

通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胡自獻并妻 勅
命一道

勅曰朝廷世賞之典固以章前勩也亦欲程後
功焉益必有象賢之胤宣勤於國克世其家而
後於君親兩不負否則不稱茲爾通政使司經
歷司經歷胡自獻乃原任撫治鄖陽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心得之孫器資清惠識鑑開明璧水
曳裾雅蓄搏風之志萱闈待祿爰懷就日之思



初掌記於春官尋受書於檢院而爾飲冰自凜
綜務有餘贊一人喉舌之司出納惟謹通四方
敷奏之路夙夜在公蹇斯繩武之良克顯貽謀
之哲是用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爾
祖歷事 三朝剏歷中外垂五十年清風亮節
至今猶在人輔頰豈獨以制科顯抑亦以勲履
卓也爾砥操服官哀然有聲矣尚益矢乃忠懋
乃績以無忝乃祖之休問朕則汝嘉且不以資

洛域汝

勅曰簪纓之胄雅能其官而家聲籍以不隕雖
其克樹亦必有同心之助焉從爵之章厥惟舊
矣爾通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胡自獻妻張氏出
自華溫于歸閥閱而能力敦約素喜執婦紅孝
奉節姑克謹管箴之佩敬事夫子適襄泮藻之
英爾夫從事銀臺賢聲鵲起籍爾不難解佩效
警雞鳴是用封爾爲孺人竟爾內宣尚需後命

父母

勅曰國有慶典凡百有位皆得疏榮於禰廟矧上承前庥下啓後喆兼光裕而有之者乎其愛尺絲不以章潛懿爾生員胡胤昌乃通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自獻之父韶秀能讀父書俶儻雅稱國器甫離舞象卽挾藻於橋門夙志攀龍期嗣徽乎弓冶而長轡詘於短筭雄文竟於玉樓無恙遺編克開翼子睠此納言之佐可忘垂裕

之賢是用贈爾爲文林郎通政使司經歷司經歷祇膺綸綍之華永作松楸之賁

白北山之詩不云乎不遑將母夫三年在懷卽爲報朕方以孝治天下其有靳焉矧母而

父母而師尤所心惻而亟褒者爾卓氏乃通政使司經歷司經歷胡自獻之母青年砥節白首流慈當天崩地坼之時肩受遺撫孤之担烝烝隻影呱呱五齡屏鉛華而永矢勿御質簪珥而

黽勉食貧腆贄延師篝燈課讀卒啓虞庠之彥
爰觀魏闕之光而爾荆布自如效陶家之封鮓
織紵不廢謝潘氏之板輿賢哉母也可以風矣
是用封爾爲太孺人服此明綸以介祺壽

題東泉蕭公行樂圖贊

有引

蓋余同籍蕭平湖每爲余言其伯東泉公
云公先籍盧陵以功世襲衛百戶因家燕
蓋二百禩於此矣公爲人嶷然端重而就
之又溫惠以和敦信尚質有古人風伯子
襲爵擢中軍仲郡增生翩翩美秀而文斯
亦足以發明公之能世其家而績德食報

矣披圖向往爰爲之贊

曰誰謂介冑而文彩不彰誰謂純綺而姓字不揚維平乃格爾年用長維積乃裕爾後用昌皤皤黃髮肅穆易良見兆非熊載閱四霜桓桓伯子實長戎行青青子衿仲也鴻翔克世其家載錫之光有鹿啣杯有鶴送觴介爾止瑞朱草中唐天胡爾私曰德是章公其韞文於武闇媿而芳者乎

項贈君頌

有序

諱森處州遂昌人
贈吏科都給事中

先生以孝友大節好施高義著於鄉沒而祀于瞽宗昭往勸來禮也學士大夫聞而榮之皆爲詩以志其美惟是睢渙揚瀾文章斐疊諸體彬彬備矣小子宇屬籍門下尤篤向往敬賦頌四章敢云發潛德之光聊以志私淑之思云爾

業業西明赫赫厥靈神之篤之生此碩人其心

廣淵秉燹樹惇尺椹取義歸母斯寧厥德靡晦
以迄于令

維孝友于爾家儀于爾邦乃任乃恤施也黜忘
立彼餓夫枯骨以藏彬彬義塾峩峩石梁匪身
後名是謀義問孔彰

燁燁采草生彼中唐天錫爾純嘏厥後克昌鳳
凰于飛和鳴鏘鏘伯兮傑兮殿 天子之邦

王命爾于九原章服斯皇

奕奕黷宮有恤其宇伊誰云祀碩人俛俛潔我
齊明旅我簋簠以妥以侑考鐘擊鼓凡百君子
式先民之矩